孤劍奇異門

柴田錬三郎 著
蘇 遠 謀 譯

孤劍奇異門

柴田錬三郎 著
蘇 遠 謀 譯

孤劍奇異門 下

柴田錬三郎 著

大展書系 ⑥

孤劍奇異門

•本書簡介•

夢殿轉由於涉及强暴將軍女公主清姬的罪嫌，被關進浜御殿的地牢業已二年了。身爲幕府(密探)的他，其實正是二十九年前被綁架的琉球國中山王的嫡子伊舍堂王子。唯一知道這個秘密的是怪盜默兵衛。夢殿轉終於越獄成功，和命運坎坷的信照尼一起逃出，但在他面前所展開的是……

全篇有爭奪天皇帖及大奧帖所展開的凄慘決鬪及香艷情節，故事千變萬化，高潮迭起，是日本大文豪柴田錬三郎的精心遺作。

劍俠叢書

孤劍奇異門〈下〉

柴田錬三郎 著

蘇 遠 謀 譯

明德書局 印行

〈作者簡介〉　柴田鍊三郎，於一九一六年出生於日本岡山縣，原名為齊藤鍊三郎。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時代他就開始在「三田文學」發表小說。一九五一年作品「耶穌的後裔」獲得26次直木獎。其後發表「無賴眠狂四郎傳」的一系列作品，自創"圓月劍法"，把劍術昇華到玄妙、哀怨、悽慘而具有芭蕾舞般的完美感覺，一躍成為著作人人爭睹的作家。他的古裝小說尚有「只有劍知道」、「荒城浪人（美男城）」、「遊太郎傳奇」、「最後的勝利者」、「赤色的人影」、「猿飛佐助」、「決鬥者宮本武藏」、「孤劍奇異門」等作品頗多。

第三章　風

一

其名為風卷研堂，是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蒼蒼的白髮，飄飄的長髯，使這位高齡的老人顯得仙風道骨，具有一股飄逸的神韻，令人肅然起敬。

書齋建築得古色古香四壁皆書，一旦入內，即可察覺書齋主人為一飽學之士。

幕府有關方面一旦遇到各種典禮規範上的疑問時，定會由禮賓司派人，專程前來請教。

夢殿轉就在這間書齋裏耽了一整天。

像這樣一間堆滿了書的房間，若倏地來場地震，正在齋內讀書的人，很可能因此壓死在書堆裏。

研堂老人坐擁書城數十載，從來沒想到這個問題。

艷陽穿過花雕圓窗，照耀在研堂老人長及胸口的銀鬚上，顯出一片晶瑩的光輝。

老人正專心地翻閱一堆古書……。

「有了！」

夢殿轉特來請教的，是松平中務少輔直元的家世，是否隱藏有幕府不願放過的事？

「這位松平中務少輔，是深溝松平一系的後裔吧？」

「似乎是的！」

「他現在的領地，是島原藩吧？」

只問了這兩句，研堂老人就查到了松平一家的家譜。

所謂松平一族——。

新田義重之四子爲德川四郎義季。義季之後代，有一名爲世良田右京亮有親者。有親之子德壽丸從小寄居於三河國松平村的村長處，成人之後，即名爲松平泰親。

松平泰親有二子，即是信廣及信光兩兄弟。信光成人後任和泉守，育有子女四十餘人。因其子息繁多，故當時人多以「三河的十八松平」稱之，而以其所居之地加以區分，如二形原松平、能見松平、深溝松平、長澤、藤井、大給、櫻井、……等等。

其中的深溝松平一族——。

和泉守信光有一子名爲松平大炊助好景，好景因攻掠了三河國的深溝一地，而移居於該處。其後，好景於善明堤一役中陣亡。

好景之子名爲主殿助伊忠，亦是位忠貞不二的德川家之臣，在長篠之役中，陣亡於鳶巢城。其子主殿助家忠，也是位不亞於父祖的武勇之士，於慶長五年八月朔日，伏見城大戰一役中，連同家將家兵八十五人一起陣亡。

祖父、父親、兒子三代，都亡於重要的戰役之中，可說是無可比擬的忠臣世家。

主殿助家忠之子家利，繼承了歷代相傳之地——三州深溝，年領一萬石。而家制之弟，亦亡於大阪夏之陣一戰，眞是一門萬傑之家。

直至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執政時，特移封松平一族於肥前國高來郡的島原藩，領有七萬石之地，以迄今日。

中務少輔一職亦稱主殿頭，在德川家平定全國之前，其舊屬的衆多諸侯中，是赫赫有名的名門。

「松平家移封於島原後，一直到第六代，還一直充任取締異國船隻的任務。」

「原來如此。」

「而船隻上所沒收的貨品，皆由松平家全權處置。」

「這樣說，松平家可以任意挑選上貨，自己留下？」

「當然，其中若干貴重之物，還是得呈獻給皇宮或幕府大內……」

「皇宮及幕府大內？……」夢殿轉聽至此雙眼不由一亮，發出閃光：「這些進呈之物

，應該有些記錄？」

「是的，他們命名爲——天皇帖及大內帖，極爲謹愼地保藏著。」

「可以查出松平家歷代所緝拿的異國船隻之數嗎？」

「就是此事有點怪異，照說應該有記錄的，但是目前却無由查起，可能當時就有意隱瞞，故交待不清……不知是出於幕府授命呢？還是松平家欺上瞞下——？」

「……多謝前輩指點！」

夢殿轉正待告辭時，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警鐘聲——

「失火了！」

「嗯！失火處似乎就在附近——」

江戶市民一聽到火災警鐘聲，本能地就會豎起耳朵，全神貫注地判斷起火地點的方位。

一年四季，整個江戶城的火警似乎從沒有間斷過，市民門久經訓練，只要一聽到警鐘聲，多半就可以猜得出來火災的地點，以及火勢的大小。

現在他們在書房裏所聽見的鐘響，是兩下之後暫停一會，又急促地連敲十下——這是最緊急的警鐘敲法。

二

須臾——。

城市各火災觀測台的警鐘聲都一起響了。

「這是侯府消防隊的警鐘……莫非是那幢鬼屋燒起來了？」研堂老人喃喃的說。

「鬼屋？」夢殿轉不解其意。

「離此不遠的岔路街旁，有幢大房子，原爲專用於招待皇上勅使的行舘，後來幾經易主，一度淪於大阪一位富商之手，直至最近才由一位薩摩藩侯將其買下，但是一直空著。房子過大，又沒有人住，所以市民們都呼其爲『鬼屋』……這是一幢化爲灰燼亦不足惜的房子！」

× × × ×

火災，是江戶城的歷史，可以說是由火災積成的。

江戶城位於一望無際的武藏野之一隅，四周既無峯巒翠疊，亦無茂竹修林。舉目遠眺，只是一片邈邈的平原。

江戶城面海，海風時刻吹送著，街衢上不時地捲起陣陣黃煙，一有人馬經過，更是塵砂滾滾。

在空氣乾燥的季節裏，只要有一間房子著火，立刻就會順著風勢燒過去，頃刻之間，蔓延成一片火海。這樣一座都是木造房子的城市，一燒往往就是好幾里。

明曆年間的「振袖火災」。

元祿二年的「地震火災」。

元祿十一年的「勅額火災」。

這幾次火災，每次都燒掉了幾萬戶人家，死傷人數多達十餘萬人，災情空前慘重。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幾次使一町或一整條街化爲焦土的大型火災。

而另一方面——。

江戶的市容，由於連年火災却愈發地整齊了。

幕府當局有鑑於此，三番五次研討各種消防的問題，諸如統一屋瓦的品質、牆上塗以厚泥……等等，奈何却無人能防海風，亦無人能想出比木材更方便的造屋材料。

這兩項因素一日不除，江戶則一日不能免於祝融之災。

因此，充任消防滅火重任的人，逐漸被比擬爲前往沙場的勇士，這些滅火隊員們多講究義氣，重視體面，以「江戶漢」自居，四處炫耀他們鐵石般的體格。

在江戶市民來說，「失火」是家常便飯，就像「三社祭」一樣，是各種大拜拜中不可或缺的小熱鬧。

消防隊的組織，大概如下：

保護江戶城本身的旗本消防隊、保護自邸的諸侯消防隊、以及市井消防隊三種。

諸侯消防隊依藩的大小，所負責的範圍各有不同，因此有「八丁消防」、「五丁消防」及「三丁消防」等之稱。

這天——。

火燄四起的這幢房子，確是「鬼屋」無疑。「鬼屋」是薩摩藩所有，因是空屋，並沒有自己的消防隊，鄰近又沒有諸侯府，一幢偌大的行館，就在頃刻之間化爲灰燼。

黑煙一捲捲地往上衝，朵朵的火花飛落在四周的庭院裏，幾陣强風吹來，火花越過高牆，往牆外的民房延燒而去。等在一旁的市井消防隊，這才扛著梯子，拎著水桶，呼囂著去救火。

在嚴格的階級制度之下，市井消防隊員是不能隨意侵入諸侯內府的。這種規定固然對諸侯內府是一種保護，但是一旦遇到火災，却變成了一種缺憾！

團團黑煙像龍捲風一般，呼捲著衝上西方的天空，熊熊的火舌吞噬著柱樑，只聽到屋瓦崩塌的轟聲此起彼落。火光和火焰跳躍著，彷彿正慶祝一場祭典。

原以爲是空屋，意外的却也跑出來幾個人。

是幾位身裁魁偉的武士，臉上絲毫沒有驚慌之色，從從容容的走出來，被火光映得火紅的面孔，居然還露著奇異的笑容：

「媽的！這棟鬼房子早就該燒掉了！地牢裏的陰魂，恐怕也變成了灰了！哈哈！倒也

乾淨俐落！」

「咦！梶見大人那裏去了？」一個黑臉膛的漢子問道。

「昨晚就不在了！大概到三田去了！」

「哈！這小子狗運倒好！」

幾個人就在哈哈大笑聲中悠然地離開了火場。

這場大火也不知道燒了多久，只見火花四散迸落，舉目望去，到處都是殷紅色的火堆。

滿浮火塊和炭屑的小河裏，忽地——

浮上一個人頭，接著，又是一個——

原來是默兵衛和二階堂庄之助。

默兵衛機警地往四週看了看，說道：「快！快點——馬上到岸了！」

「默兵衛兄，加枝、加枝怎麼樣了？……」庄之助臉色蒼白，勉强地撥水前進，一邊喘著氣說。

默兵衛回頭拉了庄之助一把，說道：「我已經查看過了，什麼地方都沒有，可能被帶往別處去了，也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

「唉——」庄之助絕望地嘆了口氣，默兵衛見他已呈虛脫狀態，立刻將他馱在背上。

半響，庄之助嗚咽著說：「我怎麼對得起加枝？我也不要活了！」

「說什麼傻話……你是二階堂一家重要的後人，無論如何都該活下去，加枝等於替你死亡，你更應該爲她活下去……懂不懂？」

一到岸邊，默兵衛立刻用他那忍者特有的耐力，輕快地將庄之助拉到草叢裏去。

三

無風亭——。

千枝正坐在品茶室裏點茶，闇齋之妻坐在對面，等著千枝的奉茶。

陶壺裏的水開了，發出呼嚕呼嚕的松風聲。鳥兒的吱吱喳喳聲從庭院深處傳了過來。

「請——」

「多謝——」闇妻雙手捧過茶碗，依禮將碗內的茶，分三次飲畢，再將茶碗遞還給千枝，說道：「妳到這兒也有半年了吧？」

「是的……多承老爺夫人的照顧，就這樣住了下來，心裏實在過意不去。」

「妳別這樣說，照顧妳是應該的，妳來這裏，就像是我們的女兒一樣！」

千枝低頭微笑，忽然——不大對，庭院的那頭似乎有人！

一回頭，千枝不禁驚叫了一聲！

不錯！一位白衣人正靜靜地立在那裏。這個人什麼時候進來的？爲什麼連點聲息都沒

有？

白衣浪人像個幽靈一般地站在那兒，動也不動。微風吹來，一隻袖子空幌幌地盪了幾下，削瘦的軀體散發出一股屍臭般的氣味；那陰森森的面孔上，有一隻眼射出冰冷的光芒，令人不寒而慄。

「請問尊姓大名？」闇妻平靜的問道。

「小名十六夜十兵衞，是個窮浪人！驚擾了二位的品茶，非常抱歉——」

「請問來此有何貴幹？」

「想見無風亭主人！」

「我夫正巧外出，不在家——」

「何時歸來？」

「很難說，他有個習慣，一旦外出，總要兩三天才回來。」

「小的既然來了，就在這兒等吧！」

「是否可由我代勞？」

「很抱歉，這件事必須當面處理？」

「請說吧！也許我能辦到！」

十兵衞冷笑了一聲，陰陰地說道：「我要無風亭闇齋的頭！」

「……」闇妻和千枝同時嚥了一口口水。

「哈哈哈！妳要代勞嗎？」十兵衞狂笑著，踏上了板廊，旁若無人的坐了下來。

「你爲何要奪取我夫的性命？」

「受人之託！」

「原來是玩命的刺客！」

「對，公恨和私仇都不值得我拔刀，要殺就殺毫無關係的人！這是我的人生哲學！」

十兵衞又狂笑一陣，對千枝說道：「雖是不速之客，但遠從千里而來，請賜茶水一杯吧！」

四

沈寂無聲中，隱約透著一股令人喘不出氣來的陰森之氣。陶壺裏的水又開了，發出松風般的聲音。

小鳥却不再叫了！

千枝默默地沖水、泡茶，闇妻坐在一邊，低頭不語。

十兵衞以他那怪異的獨眼，逼視著千枝的動作。那黑暗陰沈的眼神，彷彿一把銳利的匕首。慘白的面孔上浮著一抹妖異的冷笑，千枝雖與他隔著一段距離，却覺得十兵衞身上寒氣逼人，宛如一具僵屍。

千枝默默地將雲鶴茶碗放在十兵衛面前。闇妻輕輕地站了起來，走出品茶室。

十兵衛捧起茶碗，默默地喝著。飲畢，又說：「請再賜一杯……」

千枝依言，再沖了一碗，慢慢遞向十兵衛面前。

就在這一剎那——

沈重的刀聲割破了空氣，一股劍氣往十兵衛頭上劈來——。

換了常人，必死在這重重的一擊之下！

千枝忍不住閉上了雙眼——闇妻的刀法她是見識過的，此刻，她一點也不懷疑面前的這個十兵衛馬上就會血濺五步！

「噗！」的一聲之後，一切又歸於寂靜無聲。

千枝小心翼翼地睜開了雙眼——

「啊！」眼前只有一隻業已劈成兩半的茶碗，靜靜地躺在草蓆上。

闇妻直挺挺的站在千枝前面，倒提長刀，盯著千枝的身後——，

千枝回頭，見十兵衛飄飄然的立在自己身後。

——敢情這人是在夫人一刀劈下的那一剎那，越過自己頭上？眞是快得可怕的身形！

「想砍殺一個前來取自己丈夫首級的人，這是故妻子的常情，我知道妳也是個高手，心裏十分敬佩——妳拿的是長柄大刀，在屋子裏不好使用，我們到院裏去吧！」

十兵衛說完，身形一閃，就到了庭院。

闇妻跟了過去，在離十兵衛六七尺的地方停下來，長刀一晃，擺出了「藍天架式」。

這是一種兼具攻與守的刀式，十兵衛一看，凝笑道：

「看來妳學的劍術，也只不過如此……這是妳的不幸……妳要是不來這一招，還能活著替妳丈夫收屍，現在……」話尚未說完。……

「嘿——！」闇妻大喝一聲，右腳一伸，左膝靠地，一招藍天刀式已經使出——

十兵衛隨著刀鋒轉身，一剎那又退了三四尺遠。

「想不到妳雖是位老婦人，身手却是不凡，不過……」

「咻！」

闇妻又是一劍斜劈過來，只見刀才向右，忽又回左，十兵衛左右一躲，刀尖又迎面而至……

在此凌厲的攻勢之下，十兵衛削瘦的身影就如一葉秋楓，在片片刀光劍影中飄動。

千枝驚懼交加，不敢再看。

——當初寄居無風亭時，闇齋已再三警告過自己，無論他們夫妻發生什麼事，自己切不可捲入其中！

——在此緊要關頭，就算自己以懷中七首前去相助，說不定連自己的命也送掉！

「啊！」千枝混身顫慄，不敢再想。

也不知過了多久——。

十兵衛已陰沈沈地站在自己前面，白衣長衫染上片片血漬……——夫人？夫人已死在此人刀下了？

千枝欲起立探望，可是，四肢却不聽使喚，千枝只覺得眼前一黑，幾乎要暈過去了。

「請再賜杯茶水——」十兵衛冷冷地開口。

「……」千枝無力地抬起頭來，驚愕地楞在那兒。

五

千枝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摸索著去拉紙門。

——趕快走吧！逃命要緊——！

手才一碰到紙門，十兵衛單手一扳，將千枝整個人扳回來。

「啊！」千枝驚叫一聲，腰帶已被十兵衛扯斷了！出於女人的本能，千枝雙手護胸，拼命往後退。

十兵衛獨臂持刀，刀鋒一挑，內衣的腰帶滑落了下來，千枝此時恐懼已極，奮力抵擋，十兵衛霍然起身，一拳敲在千枝的麻穴上……

千枝應聲倒地，軟綿綿地癱在草蓆之上。

十兵衛伸手將那柔軟的軀體抱了過來，撥開業已披散在臉上的如雲黑髮，露出來的，是一張秀麗的面龐——

「嗯，美極了！」

十兵衛在劍魔生涯中，從來沒有接觸過美麗的女性。他雖是個殘忍成性的人，可以面不改色地砍殺無辜，但是對於女色，却一向敬而遠之。

就是今天，若闇齋之妻不從後偷襲，雖然也會被千枝的美貌所吸引，但却不至於引發佔有她的慾念。

也許是見到了闊別已久的鮮血，因而產生了無以抑制的衝動！十兵衛以他微微痙攣的五指，像爬蟲一般地在千枝清純柔軟的女體蠕動……

外衣早已脫落，白綢的長內衣亦已敞開……

十兵衛的手指顫動著、滑行著，享受那光滑細膩的肌膚，……那豐盈高聳的雙乳，更使他愛不釋手……十兵衛不覺閉起雙眼，細細品味一隻手在乳溝間游移的快感！

五指滑到了凝脂般的腰際，輕輕一扯，粉紅色的腰布無聲無息地滑落了——！

十兵衛喘息著，貪婪地撫摸著那柔軟的腹部、滑石般的大腿……

千枝雖已失去了意識，但下肢却仍緊緊地合著。

十兵衛的獨眼注視著那女體最隱密之處，吞嚥著口水，一隻手顫抖著，從豐腴的大腿

漸漸地往上移……

那柔軟的、濕潤的山谷之地，使得十兵衛一顆心猛烈地跳動著！

——讓我慢慢撥開那……

「好了，你停手吧！」庭院傳來冷冷的聲音！

十兵衛反射般地從蓆上躍起，這一晃，長刀已操在手中。

無風亭靜靜地走上板廊，雙手抱著的，正是闇妻的屍體。只見他一雙眼睛閃著黑光，眼底，是無盡的憤恨與悲痛，他將屍體擱在板廊，沈聲說道：「我見過你！」

「何處？」

「石川的空屋，……當你的『青眼破』劍法敗在夢殿轉手下的時候！」

「噢！」十兵衛悶哼一聲：「原來在那緊要關頭之際，大喝一聲的就是你！」

「不錯！我那一喝，使夢殿轉得到契機，劍勢轉至忘我之境；而你，却因而受到阻扼，劍勢沈滯不上……這是因爲你兩心際不同所致，我那聲清嘯，可使善心更澄，惡意轉濁……」

「閒話休提，比劍吧！」

「我妻業已喪命，即使得勝又有何用？再說，你很可能先刺殺那姑娘……這位姑娘是故人所託……」

「你待如何？」

「你先告訴我，到底是何人要你來取我性命？」

「好吧！讓你死而無憾，是薩摩府的梶豪右衛門。」

「原來是他！」

闇齋業已獲悉：薩摩府亦加入了「天皇帖」及「大內帖」的爭奪戰，而奪走清姬的，亦有可能爲其所爲。

不錯！梶豪右衛門確是一位長於奸智、心機狡詐的人，但是，究竟爲何要滅自己於死地？

——自己以爲隱居於此，可望無風無浪，不意仍被發現，追踪而來。知道自己捲手於此爭鬥的，只有中御門織江及大久保房之進兩個人。

——房之進這廝說不定爲了要奪回清姬，故向梶豪右衛門告密！

一旦發現自己長年的知友居然背叛了自己，闇齋不禁心灰意冷，再一望蓆上的妻子，更是心如刀割……

「十六夜十兵衛，你現在就走吧，我們另定決鬥之日！」闇齋兩眼茫然地看著前方，聲音中透著令人無法抗拒的漠然與冷意。

「也好！看在你正處於喪妻之痛中，我不願乘人之危，但是我今天亦不願空手而回……

……」

「我妻之命已給了你，你還想要什麼？」

「拿件寶物與我，就當做是換取這位姑娘性命的贖物吧！決鬥之日再還給你！」

十兵衛獰笑著，一個字一個字的說著。

六

遠遠傳來報時的鐘聲——正是午夜三更。

一艘小船穿過濃濃夜霧，由上游直奔往下。小船上，坐著夢殿轉及一位名叫片柳又四郎的幕府密探。

這位年輕的武士雙眉緊縐，抿著的嘴唇，刻劃出那深刻的仇恨——其母在其幼小的時候，被將軍强佔爲妾，其父憂憤而亡——若干年來，又四郎時刻難以忘懷的，就是這亡父奪母之仇。

大力推薦其母與將軍的，正是御史總座，本多甚左衞門。

夢殿轉獲悉此事之後，認爲罪魁禍首正是本多，又見片柳又四郎終日鬱鬱寡歡，便力勸又四郎行刺本多以了却多年怨恨——今夜，便是行動之日。

兩人默默地划著槳。又四郎一心一意要殺仇人，手心滲出冷汗，牙關緊咬，彷彿仇家就在眼前。

夢殿轉却心如止水，空虛異常。

來到一河口，夢殿轉右手一撐，小舟已滑入一運河之中。

「我沒有見過本多甚左衞門，你見過吧？」夢殿轉心中一動，低聲問道。

「這就是這個人的怪異之處了，見過他眞面目的人很少！」又四郎答道。

「這我也聽說過，這位身任御史之職的人，至今尚未公開露過面，御史院中，幾乎沒有一個看過他的面貌，難道他入幕府朝見將軍時亦復如此嗎？」

「這就不得而知了！兒台也應知道，御史台專爲監察及彈劾政官之職，幕府有令，除近親之外，不可與其他官吏來往。本多甚左衞門身爲總領，更不可違犯此令！聽說他行動異常詭異，從不在城門開閉之時出入，以避開衆人耳目。」

——御史之職固須隱密，但此人却異乎尋常的怪戾，十分可疑！

片柳又四郎續道：「據我所知，至今只有一人看過其廬山眞面目！」

「這位本多大人是否與其他的御史官吏不合？」

「並非如此，御史院中人人畏本多如虎，避之唯恐不及，那敢與其爲敵？過去曾有數位官吏欲排擠本多，結果反遭不測。」

「由此可見這人擁有極大的生殺大權！」

不久——。

小舟已行近一宏偉府邸之護城河外的石垣邊。此石垣皆由大如房舍之巨石排列而成。

「我們由此進去吧！……好久沒殺過人了！」夢殿轉漠然地說道。

七

——奇怪？

兩人潛進府邸後，站在一條幽暗的通道前，四周一片漆黑，通道似乎潑過了墨汁一般地，流動著沈滯陳腐的氣味……

——廣大的府邸裏，竟然一個人都沒有！

沒有錯，這是一座空屋。

夢殿轉憑著他從事多年的密探經驗，稍一傾聽，即知這棟沈寂無聲是夜深人靜後的平靜，還是闔無一人的死寂之聲。

所有武士的住宅，隨著其官職的大小高低，府邸的格式均有一定的格式，這座大院，看其門窗的構造，大門的氣派，以及府外圍成一圈的石垣，在在都顯示這是一座不同凡響的諸侯大宅，食祿至少在幾萬石以上。而一個御史總領，照理沒有如此豪華的居所才是。

或許本多甚左衞門替幕府保管此一居宅，暫居在此也有可能。

即若如此，這末一座深宅大院，也應有相當的僕役，但是——此處却暮氣沈沈，毫無生氣。

多方打聽之下，方才探知本多居於此宅，不料却只是個幌子。本多甚左衞門，果眞是個老奸巨滑之輩。

一旁的片柳又四郎，似乎也察覺到了其中的怪異，低聲對夢殿轉說道：「怎麼回事？」

「既來之則安之，我們幹我們的吧！這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你搜樓上，我搜樓下！」

按一般的規矩，諸侯王公之家，主人的寢室皆有一定的方位，但是在這一所無人之屋中，却無從查起。

既然本多是一個謎樣的人物，那麼，其住宅必然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想到這裏，夢殿轉充滿了自信。

「一有危險，就用忍術笛打信號！」

「好！」

夢殿轉離開了又四郎往通道的右方走去。經過一整排闃寂陰暗的房間，依然毫無人影！

依常理來說，這麼一座宏偉的建築物內，走道上每隔一段距離，就應懸有外包鐵絲網的燈籠。

但是，此處却靜寂黑暗得彷彿陰曹地府。穿過走廊，是一片花木扶疏的天井，再進去，就是內苑了！

不錯——這是一座侯府，否則不會有這種佈局與氣派！

一道厚重的杉木門出現在眼前。按規矩，內苑的大門上應懸掛幾串鈴子，若有人推動，鈴聲就會叮噹作響。

夢殿轉繞過廻廊，一把抓住杉木門，用力一推，跨了進去。

鈴聲緩緩地在內走廊之間回響著，在黑夜中聽來，也帶著一絲詭異。夢殿轉繞了一會，驀地——

有個房間透出了燭光！

一定是聽到方才的鈴聲，才點燃了火燭！夢殿轉悄悄地靠了過去，一手摸上了紙門。

——咦？

傳來一股濃郁的嬰兒奶香味——有嬰兒？

夢殿轉的緊張突然之間緩和了下來，對這個日日處於腥風血雨之中的天涯浪人來說，那一股奶香，無異是甜美鄉愁的回憶！

夢殿轉在一陣恍惚中，拉開了紙門。

「碰——！」耳中傳來一聲鎗響，夢殿轉只覺得左腕一陣劇痛，

——糟！太疏忽了！

從被褥裏探出半個身子，手上舉著長鎗的，是個年輕貌美的少婦，晶瑩澄清的眸子中，毫無畏懼之色，蒼白細微的面孔，透著冷漠的神色。

少婦身畔的嬰兒，像受了驚嚇一般的號啕大哭。夢殿轉看了一下左腕，仍待舉步往前……。

「你再動！我就打死你！」

「妳是本多甚左衛門的夫人嗎？」

「……」少婦抿著嘴，不作聲。

「這樣一座豪華的侯府中，爲何連一個丫頭也沒有？」

「……」

「實在令人生疑！」

「爲何深夜侵入此宅？」少婦冷冷地問。

「我要找本多甚左衛門！」

「家父不在這裡！」

「啊？原來是你的父親。」夢殿轉不由得深深地注視著這位秀麗的少婦。

「他不在，請出去！」

「那有這麼簡單——」話還沒說完，樓上突然傳來一聲淒厲的慘叫聲——

八

夢殿轉飛也似地穿過外走廊，跳上往二樓的木梯，三步併成兩步地往前衝去——

「……嗚……」彷彿骨肉被硬生生扯開的慘痛呻吟，箭一般地刺進夢殿轉的心中。不錯，正是又四郎！

夢殿轉放慢了脚步，慢慢地往呻吟聲靠近。

「啊？」

只見又四郎混身血淋淋地躺在一扇業已塌在走道中的紙門上，房內幾隻燭光晃動不已……

「又四郎——！」夢殿轉絕叫了一聲。

——要不是自己的再三鼓動，這年輕有爲的武士，怎麼喪命於此？

夢殿轉看著又四郎因痛苦而歪曲變形的面孔，心中不禁一陣絞痛，但是，這一陣絞痛在頃刻之間，又化爲滿膛的憤怒——又四郎，我要爲你復仇！

夢殿轉一抬頭，只見走廊的轉角上，出現了一位手執長矛的中年武士，武士盯著夢殿轉，暴喝一聲：

「來吧！」

長矛一揮，矛尖指向夢殿轉的頭上一點。——

——是個厲害的高手！

夢殿轉心意一動，這不是無邊流的「裏霞」矛術嗎？這是盲劍客山田無邊齋所創的矛術奇招！

相傳——

有一次，山田無邊齋向宮本武藏挑戰，激戰數十回合之後，無邊齋的長矛震掉了宮本武藏雙刀中的左刀，武藏立刻用右刀砍向無邊齋。無邊齋長矛一撐，只聽到清脆的一響，矛柄一折爲二，斷了！

宮本武藏就在那一剎那躍向道旁的屋頂，低頭一看，長矛已牢牢插在自己的下袴上，一驚，立刻飛也似地奔竄而去。如果宮本武藏不趁勢一跳的話，那矛尖早已插入背腹之上了！

所謂無邊流的「裏霞」矛法，就是故意讓敵人砍斷矛柄，使飛脫出去的矛尖深深地插入敵人體內！

「你是本多甚左衞門大人嗎？」

「不錯！來者何許人也？」

「原任幕府密探，編號第七！」

「啊？……何故到此？」

「陪那位倒在地上的年輕人來的！」

「那人又是誰？」本多雙眼一瞪，沈聲問道。

「也是幕府密探，名爲片柳又四郎，大人是否記得，十年前，曾强迫一位名爲片柳又右衞門的旗本之妻去侍候將軍，結果使得這位旗本氣憤而死……現在這位片柳又四郎就是來報此奪母亡父之仇的！沒有想到出師未捷身先死，老天爺未免太沒有眼了！」

「……」

「反過來說，是大人你的狗運太好了——！」

「你可以走了——！」甚左衞門冷冷的說。

「我爲什麼要走？」

「正如你所說的，這個年輕人運氣太壞了，你是見證人，應該把他的屍體帶回去！」

「那有這麼便宜？」夢殿轉搖搖頭。

——如果不是自己極力慫恿，片柳又四郎也不至於到此地來送死，我如果不替他報仇，又四郎死亦不會瞑目！」

「放聰明點！快逃命吧！」

「我是個笨人，主意已經打定，不會再改！」

「你是要比劍嗎？」

「正是——」

「好，來吧！」

甚左衞門絲毫未有推諉的態度，對又四郎的死因，也不願多加解釋，昂然的站著，擺好了架式。

夢殿轉也向後退一步，徐徐地拔起佩刀，擺出一付「陰式」的架式，雙手一撐，才發現左腕派不上用場，剛才的鎗傷，正泊泊地流著鮮血。

「你叫什麼名字？」本多甚左衞門問道。

「沒什麼好說的！」

「既然是正式的比武，彼此還是應該報知姓名！」

「好吧！我叫夢殿轉。」

「什麼——？」本多一臉的驚愕之色。

夢殿轉也嚇了一跳，對方聽到自己的名字，爲何臉色驟變？

若換了別人，很可能乘此機會偷襲，但是夢殿轉却非乘人之危的小人！

正在此時——夢殿轉忽然覺得後面一股殺氣！

「絲路！等一等！」

本多朝後喊了一聲，但是鎗聲就在這個時候響了——夢殿轉就在那一剎那縱身一跳——。

九

子彈掠過夢殿轉的脚下——

「啊？父親！」開鎗的人尖叫了起來。

只見本多甚左衞門身形晃了一下，膝蓋一彎，撲倒在地，奔上前去驚叫數聲的，正是方才所見的少婦。

「父親！父親！」

「絲路——這就好了——」本多呻吟著說，鮮血不斷地從其腹部湧出；夢殿轉輕輕地躍下板廊，正待走過去，忽地——。

絲路一把搶過本多的長矛，反身往夢殿轉身上猛刺。

「絲路！不可以！不可以殺他！」本多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叫道。

「爲什麼？」

「他……他是我們的少君！」

「少君？」絲路現出一臉的疑惑：「怎麼會？」

「你聽我說，這位少君……」講到這裡，本多頭一偏，氣息已斷——

「父親——」絲路撲在本多身上，厲聲喊叫，但是，本多已聽不到了。

……。

燭光搖曳的房間內，平躺著兩具屍體。

夢殿轉和絲路相對坐著，長久，兩人都不說一句話。

天，漸漸地亮了。

夢殿轉很想開口說點什麼，但是，喉嚨却彷彿被箍緊了一般，異樣地沈重。

反而是絲路先說了一句：「我父親怎麼會稱呼你爲少君？……我怎麼想都想不起來你是誰？」

「……」

「我從來沒聽父親提到過『夢殿轉』這個名字。」

「我這個人有名字就很幸運了——」

「……」絲路看了他一眼，半晌，低頭看著兩具屍體，說：「父親這樣說，一定有原因的……」

「我想關於我的身份，這樣就算了……我能否問妳，令尊身爲御史，爲何過著這樣的生活？」

絲路只靜靜地回望著他，並不回答他的問題。

十

夢殿轉趁著絲路去照拂嬰兒時，離開了內苑，走出外走廊。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

又四郎和本多都死了，自己心裏却一片空虛！爲何事情到頭來會演變到此地步？

——爲何本多稱呼自己爲少君？

——我這個天涯無依的人，怎麼是個少君？

但是本多却說得清清楚楚，絲路和自己不可能同時聽錯！

——我怎麼會是個諸侯之子？

從懂事的時候開始，自己就是武藏野鄉下多摩河北岸神代村古刹深大寺的小食客了！深大寺是座名重佛界的古老寺院。隔著一個山谷，和深大寺遙遙相對的，就是深大城。

寺裏所供奉的，有：

本堂神、庫裏神、大師堂、天滿宮、白山權現祠、大黑天祠、深沙大王祠、吉祥天女祠、福滿童子祠、八幡宮、八劍大權現祠、東照宮……等諸神諸祠。

寺院旁的溪流雖小，但淙淙水聲却終年不斷；寺院前的小池塘內，養有可愛的小鯽魚，樹林子之內，滿是鳥兒的啾啼之聲。小小的夢殿轉就在這片園地裏長大，從來不覺得無

處可去。雖然寺院內的住持禁止他和鄰近的農家小孩玩耍，也從來不帶他到任何地方去，但是，夢殿轉却有著愉快的童年。

十四歲的時候，寺院方面讓夢殿轉到湯島聖堂求學。在此以前，夢殿轉唯一能和他談天的伴侶，是位專門打掃庭院的老僕。老僕告訴他的寺院歷史，是夢殿轉童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點綴。

這深大寺——

聖武帝之時，現在的佐頭村當時還稱爲柏野之里。

柏野之里住著一位富翁，這位富翁生性喜愛狩獵，因一心一意享受著這種嗜好，時至壯年，才想到要娶親。但是挑來挑去，都沒有中意的姑娘。

不久之後，地方上來了個年輕女子，名爲「阿虎」，阿虎生得十分美麗，富翁十分喜愛，就娶其爲妻。阿虎心地十分善良，經常勸導富翁不可殺生，沒有多久，富翁就放棄了狩獵的嗜好。

幾年之後，兩人生下一女。女兒逐漸長大，亦長得美貌溫柔，附近年輕男子趨之若鶩，其中一位名爲「福滿」者，經常投以情文並茂的書信。父母認爲女兒年紀尚小，就在清渭湖內的小島上蓋了座小房子，將女兒送到那兒去。福滿知道後，想盡辦法要到小島上去，奈何沒有船隻，只得站在河邊默禱上天垂憐，並立下一誓，說：若能渡過此河，日後定

終身祭祀此水。就在此時，說也奇怪水面突然浮起一隻烏龜，向著福滿頻頻點頭。福滿於是跨上龜背，順利到達小島，並娶了姑娘。

福滿夫妻生下一男，此男聰慧過人，長大之後剃渡出家，後又渡海往大唐學習佛法，深研大乘法相，學成後方才歸國。

此人便是深大寺的開基之祖。

夢殿轉聽到這個故事，內心深深羨慕的，不是別人，而是那位送信給少女的福滿——

「我爲什麼會在這個寺院裏？」

老僕每次聽到夢殿轉這樣問他，都搖頭說不知道，但是有一次，却指著前方的山城說道：

「小少爺，你是那個深大城城主的後人唷！」

夢殿轉一直記著這句話，成長之後，也尋遍古籍，打聽深大城的由來。

「北条五代記」上記載著：

山田原比条氏奪取了江戶城，武州川越的城主上杉朝定之父朝興憤死於天文六年。朝定爲報父仇，重修深大城，在此招兵買馬，而立下了日後繁榮之根基。

另有一種說法是：

上杉朝定所修築的，並不是深大城，而是位於前樹郡子機附近的片倉神大城。

不管其眞相如何，夢殿轉調查過深大寺，也調查過深大城，可是始終無法查出自己的祖先來。

爲夢殿轉主持成人儀式，又介紹其充任幕府密探的，是幕府將軍的寵臣星野駿河守，夢殿轉未及探詢自己的身世之謎，駿河守就已經去逝了！

一直到現在，夢殿轉已經放棄了探索自身身世的希望了！

——即使知道了自己的出身，又有什麼用呢？

「我這個人有姓名就已經很幸運了！」這樣對絲路說，是不含一絲虛僞的。

十一

夢殿轉來到圍牆旁邊，望了四周一眼，只要出了後門，就可以到達設有石垣及木梯的小碼頭。

忽然身後傳來一陣忽促的脚步聲——

「夢殿轉大人，請等一等！」那是絲路的聲音。

夢殿轉回過頭來，沒錯，絲路抱著嬰兒一路跑著過來。天色已經全亮了，樹林迷漫著朦朧的白霧，絲路就站在那一抹白色濃霧中，更顯得那一張面孔細緻潔白。

「請你帶我走，好不好？」絲路輕綻櫻唇，小聲的說。

「妳別忘了，我是妳的殺父仇！」

「不！」絲路急著搖頭，「家父的命運是註定了的……我早就知道，終會有這麼一天！」

「……」

「再說，家父曾稱你爲少君，雖然我不知原因，但相信你一定和我們主公家有關係……」

「不可能，我是一個沒有親人、沒有家、沒有錢……一無所有的窮浪人，我有的，只是敵人！如何能照顧妳這個帶有嬰兒的女人……這是無法想像的！」

「夢殿轉大人，我已無處可去……」

「可是……」

「如果在路上你覺得我是個累贅，就把我給丟了，我也不會有半句怨言，現在只請你帶我離開這兒！」

「……好吧！」夢殿轉不得已的答應了。

絲路母子坐在小舟上，夢殿轉忙著划著槳……

吱嚕……

吱嚕……

過了護城河，就是寬大的河面，槳聲遠遠地蕩在河面上……。水色十分清澄，似乎還

在沈睡之中，黎明的晨曦照在河上，閃出金色的光輝，映在絲路的臉上，更覺娟秀雅緻。

「我能否問妳……」

「什麼事？」絲路抬起臉來，輕聲答道。

「這位嬰兒的父親現在人呢？」

「不知道！」絲路搖了搖頭：「這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

「不是！」

「既然是別人寄養的，爲何不還給人家？」

「父親抱回來的，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家的孩子…」

「這……」夢殿轉不覺啞然。

「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可以照顧他……」絲路說著，吻了一下懷中的孩子，眼神中充滿了慈愛。

——我小的時候，一定也是被什麼人抱到深大寺去的！……這孩子比我幸運，還有個女子像母親一般地照顧他，而我……。

夢殿轉不覺深深嘆了一口氣。

小舟來到大河後不久，遠遠地，駛來了一艘相當華麗的客舫……。

船身靠近之後，夢殿轉仔細一看，船頭和船尾各立著兩名寺院武士。客舫上的艙門敞開著，夢殿轉特意凝神看著：是一名年輕的女子，用頭巾蒙著臉，但是眉目却是露出來的……

這是……？

——毘沙門派的女頭目！

夢殿轉不覺心頭一震！毫無疑問地，這是在深川木場古寺墓地遇到的那名女子！

——幸好自己也蒙著面，她大概沒認出自己！

客舫和小舟擦身而過。

——帶著寺院武士，要到何處去？

——算了！還是少管閒事爲妙。

等客船逐漸離去，夢殿轉才轉過頭來。客舫已朝著新大橋下去了。

「請問……」絲路說了一聲。

「什麼事？」

「你有沒有房子讓我們住下？」

「我沒有房子……這樣好了，你知不知道多摩河北岸有座古刹叫『深大寺』？」

「聽說過……」

「那好，妳……」話還沒說完，突然那頭傳來猛烈的鎗聲，響澈了清靜的河面。

夢殿轉一回頭，只見三艘小艇圍住了那客舫，每艘小艇上，都有好幾位蒙面武士。

——糟！

夢殿轉一慌，剛才還想著的少管閒事，此刻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既然見到這種光景，夢殿轉實不可能袖手旁觀，飛快地划著小船往岸邊靠。

一上岸，很快地對絲路說：

「你先到深大寺去，只要說出我的名字，他們會讓你住下來的。快去！我有事……」

說完，飛也似的跑向新大橋。

一到橋頭，客舫已經穿過橋下了，首尾的寺院武士已無踪影，船艙的紙門緊閉；三艘小艇左右及後方跟著，操縱著客舫的方向。

——那名女子一定也被俘擄了！

就在此時，客舫轉向河峯，駛進了運河！

夢殿轉一愣，——難道要到方才的侯府內去？

夢殿轉迅速的穿過大橋，沿著石塊砌成的碼頭跟踪過去——眞是意外，客舫正停在昨夜自己停泊之處！

——本多甚左衞門已經死了，這些人把客舫逼到此處，到底有何用意？

——這明明是一座空房子，如果來人是本多的部下，昨夜爲何不在府裏？

正想到這裏，忽見那一整排的石垣，發出隆隆的響聲，其中一塊巨石，徐徐地往下沈，片刻間卽露出一個黑暗的空洞。客舫慢慢的駛進去之後，水面上一陣波瀾，空洞又漸漸地合攏。

——這道護城河竟然設有這種石門！這座侯府一定還有極其隱密的設施和機關。

這個秘密機關和前幾天默兵衞所侵入的追分鬼屋湖內小島上，所裝設的地下洞出入口，完全一模一樣。

夢殿轉立刻掉頭，往停靠著三艘小船的木橋邊跑去，在欄干邊探出頭去，大聲問道：

「喂！你們是御史本多甚左衞門大人的部下嗎？」

蒙面武士們抬起頭來，看著夢殿轉，沒有人回答他。

「說話呀！你們剛才的行爲我都看到了，快說：是不是本多大人下的令？」

蒙面武士們仍保持著沈默，一語不發。

十二

「你是誰？」終於有人厲聲回問道。

「我原爲幕府密探，編號地之七。」夢殿轉毫不隱瞞的大聲報上自己的身份，「現在是個窮浪人，名叫夢殿轉！」

那羣蒙面人似乎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姓名，但仍保持著死般的寂靜。

「你少管閒事！」說話的還是原來那名武士。

「如果是本多大人下的命令，各位可能就白費心思了！」

「什麼——？」

「本多大人死了！」

「……」蒙面武士面面相覷，似乎覺得很可笑。

仍然沒有人理會夢殿轉。

——奇怪！

「我跟你們說，本多大人死了！死在我手裏！」

「……」還是毫無反應。

——難道昨天晚上的中年武士不是本多甚左衞門？

——難道那位沈聲回說：「不錯！我是本多？」的人是個替身？

難道那侯府中一個人都沒有！

就在此時，橋下響起了鎗聲，一顆子彈掠過夢殿轉的耳旁，夢殿轉笑了一下，繼續說

「原來本多大人躲在別處，這座侯府不過是個幌子！……好，請你們回去告訴本多

大人，說他的行爲根本不像是一位御史，終有一天，我夢殿轉一定要將他的醜行公諸於世！」

夢殿轉說完，邁著大步向前走了！

「小子！慢著！」蒙面武士說著，一下子跳上來五六個人，團團圍住了夢殿轉：「好狂妄的傢伙，這樣就想走嗎？」

「不然怎樣？」

「把頭留下來！」

夢殿轉只覺得體內一股燥氣浮了上來，——好吧！來吧！讓你們吃點苦頭也好，你們這批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傢伙。

「殺——」衝過了一個小矮子，長刀霍霍，直向夢殿轉的頭上劈了下來！

一旁的蒙面武士只見那名同伴向前猛衝，越過了夢殿轉，突然一頭撞進河裏去了！

——怎麼啦？爲何衝得這樣猛？

旁邊的蒙面武士均感訝異，因爲夢殿轉全身動也不動，仍站在原地。

但是……倒提在夢殿轉右手上的長刀，刀尖上却沾滿了一滴一滴的鮮血……

再一回頭看水面上，啊！水面上正浮蕩著一圈又一圈的血水！

「下面是那一位？」夢殿轉看著這一群面無人色的武士，冷冷地問道。

沒有人敢動，剛才的那一幕情景已經讓他們深深的懾服了！

十三

客舫通過長長的水道，直往前駛。

中御門織江僵直著身子坐在船艙裏，一張臉白得像張紙似的。

爲了求取自身的自由，織江接受了本多甚左衞門的條件，親自去向輪王寺宮親王借三萬兩。拿到錢之後，織江如約前往浜御殿，沒想到中途遭到攔截。

船停了。

「這是什麼地方？」織江厲聲問道。

「不用告訴妳！」一個蒙面武士冷冷地回答。

船經過新大橋的時候，還有逃走的希望，但是滿船的銀子，就讓他們劫走嗎？

織江從紙門空隙望出去，是一個碼頭似的地方，手提燈閃著微弱的光，碼頭上站著一列蒙面武士，更顯得黑影幢幢。

織江下了船，四面一望：這是一個巨大的地下室，寬廣的水面足夠停靠好幾艘大船，燭影和燈影交錯晃動著，所造成的巨大陰影在室壁上形成奇異的黑影。

「快走！」蒙面武士大聲在後面催促著。

織江慢慢地從舢板上走上碼頭，看著那些武士們將一箱一箱的銀子搬上去。

織江默默地跟著武士們步上了通往地面的木梯，傾聽著武士們的交談。

「我們一到，倉邊典馬就死了……他女兒絲路也抱著小娃娃走了……首領如果知道了，我們要怎麼交待？」說話的，是提著手燈的一位武士！

「剛才解決掉的寺院武士，屍體會流到下游去吧？」拿著手鎗的人問道……

——首領？他們的首領會是誰？

石階的盡頭，出現了一道厚重的鐵門。

武士伸手一按，鐵門緩緩開了，出現在眼前的，是一道鋪有石板的走廊。

——這樣一個地下室，會有如此規模的構造？看樣子其規模之大，絕不是自己所想像得出來的！

走廊的盡頭是一大片石壁，一位武士在上面按了一下，石壁就毫無聲響地開了。織江一踏進去，不覺一陣目眩！

這是一個四壁佈滿了織金壁氈的豪華大房間，幾十隻巨形的雕花蠟燭將室內照耀的如同白晝。

「請在此稍候！」

武士們將一箱箱的銀子堆在織江身邊，就出去了。

織江一個人坐著，心裏忐忑不安，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一會兒，進來一位侍女，在織江身邊的小几上，擺了一隻花瓶，花瓶內是一枝樹葉繁茂的露甲花。

不久——。

織江背後傳來了一陣窸窣的衣裳摩擦聲，一回頭，只見掛有山水橫軸的那扇壁面已轉了開來，一位包著頭巾的高大武士，正緩緩地走了過來。

「謝謝妳帶來了三萬兩，辛苦了！」

「你是誰？」

「薩摩藩，梶豪右衛門。」

「你搶我的錢，有何目的？」

「這是什麼話！」梶豪右衛門吃吃地笑了起來：「公主殿下，我知道妳有很大的抱負，想推翻德川幕府……當然，受點挫折是免不了的，我知道幕府御史本多甚左衛門趁機威脅妳，妳一口答應替他借錢……呵呵呵！這對我們來說，眞是無比的幸運。」

織江聽到這裡，不禁一陣胆戰。

——這個人什麼都知道！

「所以，我們決定要這三萬兩，妳要知道，我們的目標和公主一模一樣，讓我們一起來推翻德川幕府吧！這三萬兩，就當做是起兵時的烽火費吧！」

「太過份了！」織江狠狠怒道。

——這個人的聲音好熟悉，好像在那兒聽過似的！

「公主殿下，妳想想看，妳是要把這三萬兩送給本多呢？還是我們？他是幕府的友人，我們是幕府的敵人。其實也不用考慮了，公主深明大義，還是乖乖的把錢交出來吧！」

「……」織江雙目盯著對方，嘴邊浮現出一抹冷笑，——錢已經被你們搶來了，還問我願不願意？

梶豪右衛門也盯著織江，銳利的目光彷彿兩道利刃，直直的刺向織江蒼白的面孔。

織江只覺得一陣昏眩，正想低下頭來調整一下呼吸，誰知心頭一陣猛烈的悸動，手腳軟綿綿地，使不出一點力氣來。

——怎麼回事？爲何全身如此虛脫？

勉强抬起頭來，四處一望，啊！是了！是那枝露甲花，一定是那枝露甲花，它所散發出來的香氣，含有迷幻藥物！

「惡徒！」織江使出全身的力氣，抓住那枝露甲花，狠狠地丟向梶豪右衛門，但是這一擲，絲毫產生不了任何作用，露甲花輕輕地飄落在地上，宛若一枝羽毛。織江整個人也像跌落在棉花堆中的羽毛一般，軟軟地癱在地上。

十四

惡夢……這是一場惡夢——！

織江從夢魘中掙扎醒來，四肢就像已經脫離了身體似的，一點感覺都沒有——！

啊！自己的四肢爲何如此狼狽地攤開著？

織江勉强抬起沈重的眼皮，只一眨，又無力地閉合起來。啊……

……重！

身上突然有極重的物件壓了下來——！突然——

身體深處一陣疼痛，織江奮力抵抗，可是，一點作用都沒有——宛如有一枝堅硬的物件，猛崁進身體之內，停留在那裏，動也不動。

——啊！

織江清醒了，她完全地清醒了！

羞恥、憤怒、悲傷混合而成的旋渦，瘋狂地襲捲著織江——半晌，那物件終於離開了身體。

織江閉著眼睛，一動也不動，她可以想像出自己的模樣，是如何地可恥，可悲以及狼狽。

自己的外衣、內衣、腰帶都是敞開著的，是的，是完全赤裸的！

受辱後的痛楚仍一陣一陣地襲擊著自己。織江一動也一動地，不想改變這難堪的姿勢

。

——讓我死去吧！就這樣靜靜地死去吧！

「起來——」是梶豪右衛門的聲音。

織江睜開了雙眼，……這隻野獸！

梶豪右衛門已經穿上了衣裳，包好了覆面頭巾。

「……沒想到妳還是個處女！——

「……」

「就讓我做妳的丈夫，也沒什麼不好！」

「……」

「我知道妳不甘心，但是，若把我看成妳的丈夫，就沒有什麼了，對吧？」

梶豪右衛門變不在乎地說著，隨手抓起了一件衣裳，蓋在織江身上：「既然不想起來，就躺著想一想吧！」

說完，就走了——！

一陣無法控制的悲慟湧了上來，織江的淚像突發的泉水，潺潺地冒出眼眶——……

此時，在地面上的一個房間內，十多個武士正七嘴八舌地交談著。

「死去的倉邊典馬是個旗本嗎？——

「大概不是吧？他只是這座大房子的管家，可是，怪神秘的哪！」

「他那個女兒倒生得很漂亮！」

「就是嘛！我還以爲我們那個伙伴有本領得到她哩！」

「那有這末容易，那個女孩子不簡單哩！」

「咦？對了，她那個小娃娃是那兒來的？」

「誰知道？」

「不是那個姑娘生的吧？」

「胡說八道……你們的消息太不靈通了！」

「噢？那你很靈通嘍？……說來聽聽吧！那個小鬼是那裏來的？」

「……唔……」自認爲消息靈通的武士，咬著牙不說話。

「吹什麼牛？我看你根本不知道！」有人激他。

「哼！我要是說了你們不嚇死才怪！」

「死龜井！你到底說不說？」原來這個武士叫龜井。

「好！讓你們大吃一驚！……嘿：那是去年嫁給松平中務少輔的將軍家千金清姬公主的孩子！」

「嗄——？」十多個武士倒眞是吃了一驚。

「龜井，這可不能亂講唷！」有人這麼說。

「我爲什麼要亂講？一點也沒錯，那是清姬公主的私生子——！」

「那個男人是誰？」

「這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我們首領可能曉得……聽說那個小孩是在御史殿生的，幕府的重臣永井美作守大人護著她。我們首領就是受永井大人之託把小孩帶回來，交給管家去養……永井大人不是個尋常人，大概不會告訴別人小孩的父親是誰……」

十五

默兵衛帶著清姬，在淺草區內的一個後巷裏住下。

這一帶，可說是江戶城中的貧民區。大排大排櫛次鱗比的木造長屋，緊緊地貼在一起，幾十年來，從來沒有整修過，破爛不堪的長屋，就像貼滿補丁的舊衣裳，滿目瘡痍，慘不忍睹。

貧民區裏的住民，都是些販夫走卒之流，有兩國廣小路的小攤販、賣藝人、菜販子、挑夫，當然，也免不了有些小偷及扒手混雜其間。

清姬剛到此處時，被住民們好奇的眼光、刺耳的喧囂聲，以及無可名狀的臭氣……弄得幾乎要發狂死去。

「公主，住在這裏的，也是有生命的人哪！妳見識見識，也算不虛此生！」

默兵衛時常如此鼓勵著苦不堪言的清姬。

清姬住在此處，也像其他的市井姑娘一樣，穿著布衣，繫著粗棉小花的腰帶，但是，一襲陋衣却掩不住她那麗質天生的姣好面貌以及遺傳下來的高貴氣質！

默兵衛也毫不隱瞞的對鄰居們說：「這是位身份高貴無比的公主哩！」

在衆人驚羨交加之中，默兵衛也坦率地表示出請大家多加關照。當然，熱心純樸的鄰居們，難得見到如此高貴的麗人，因而他們所付出的關懷和照顧，出乎意外的熱烈。

——原來世上還有如此濃厚的人情味！

在清姬來說，窮得一文不名，是她從來未曾想像過的，她過去的生活，都是受著嚴厲規律的限制，不得有分毫的差錯。雖然是錦衣玉食，但是，却冷酷得令人胆寒。

而在這個陋巷裏，所有的只是陣陣的噪音與臭氣，居民們除了吃飯睡覺之外，沒有一件事是合乎禮教的。但是，在此低微卑賤的生活方式中，却有著無比的溫暖人情。

清姬提著水桶，來到了井邊。

女人們憐惜著這一位出身高貴的公主竟能努力適應這種操勞的生活，紛紛過來幫著替清姬打水。清姬趕緊行禮致謝，面對著這些善良和睦的小老百姓，她實在不知如何表達心內的謝意，雖然這群人言語粗鄙，毫無禮節可言。

清姬曾對默兵衛說：「多承你的幫忙，我才了解了人性的可愛！雖然大家的生活是這

樣地清苦！」

「嘿！如果公主和轉大人一起的話，也許要過一輩子這種生活！」

「我會很高興的——。」清姬由衷的說。

× × × ×

「呀嗬嘿——買獎券唷！智仁勇三達德！嘿嘿嘿！就是把老婆給當了，也不能錯過這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呀！」一名年輕的工人，跳躍著走進了巷子。

「搞什麼鬼！阿政！你買了什麼獎券？」

「呵呵呵！發財的獎券呀！」

「算了吧！那裏會中獎，少做白日夢！」

「你懂什麼——！」阿政白了那人一眼，走近井邊，大聲說：「你們看哪！這一次的編號完全不同，我特地給二王門的算命仙卜過了，他說智仁勇會中獎，懂不懂？智仁勇呀！」

「什麼智仁勇——？」

「笨蛋！我這張彩券裏的編號，有智仁勇三個字呀！算命仙說的，就是這幾個字會給我帶來好運呀！」

「算了算了！那個算命仙不可靠，去年我去找他卜卦，要他給我算算花街的吉原姑娘

那裏去了，他說溺死在水裏，胡說八道，她是吊死在山谷裏的破廟前啦！」

「那也沒錯，反正都是一死！來來來，誰要跟我合夥？我們二一添作五，一塊兒發財哪——。」

無論是那個朝代，「發財」永遠是小市民們的最大希望。阿政手上所拿的這種獎券，是由寺廟發行的。

享保十五年，一些神社和佛寺，爲了籌募建廟的經費，就由京都御室仁和寺首次發行這種彩券，收入中的部分充作獎金，其餘用來建廟。這種方式一年一年地盛行，後來僅是江戶一地，就有三十多座發行彩券的廟宇了！

當時聲勢最浩大、獎額最高的，是谷中的感應寺、目黑的泰叡山寺、湯島的天神廟，號稱「江戶三彩」。

開獎的方式是——

寺院先做千枚彩券，和千枚木牌成爲一對。木牌稱爲原牌，紙券稱爲影牌。將這些影牌分成若干組，或松竹梅、或春夏秋冬、或天干地支等不等，分別編號排字。

出售的是影牌，也就是彩券。而所有的原牌，都收在一個大箱子裏。

代銷彩券的店舖可以收到一點佣金，窮人們多半是數人合購一張，冀望著發一筆橫財

上述「江戶三彩」所發行的彩券，因爲獎額高，往往成爲大家搶購的目標，供不應求。市民們也有以此下賭注的，成爲彩券之外的另一種發財夢。

抽籤日當天，寺廟方面將裝有原牌的大箱子搬到正殿上，公開抽獎。先搖動木箱，再由木箱上的小孔上伸進一隻尖尖的錐子，刺一張原牌抽出來。中獎的彩券有一百張，依次排定獎額。

「混帳！沒有人要跟我合夥嗎？他媽的！每個都是窮光蛋嗎？只要買了我的彩券，哈！立刻就可以坐著珍珠船雲遊四海啊！來吧！來發財！」

阿政滿嘴說的天花落墜，但是，得不到一點反應。

「嗨——！都是些沒有希望的窮鬼，算了算了——咦！妳不是我們的公主嗎？來，我送妳一張好了！」

說著，阿政把獎券托在掌心上，往清姬面前一遞。

「哎唷！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慷慨了！」旁邊的人嘲笑著，阿政回過頭來，扮了個鬼臉，說道：

「你懂個屁！你看我阿政那有什麼智仁勇的德性？像這種好彩券，應該送給像小姐這樣好人品的人，才有中獎的希望呀！」

「說得好！阿政！眞是個男子漢！」衆人拍手叫好。

清姬不知道什麼是彩券，大家七嘴八舌的解釋著；這位生長在似海侯門內的千金，那裏曉得會有這種變錢的花樣呢？

「啊！」清姬終於聽明白了，笑著說：「這麼寶貴的東西，我怎能接受呢？」

阿政抓著頭皮，尷尬的說：「小姐，妳收下吧……嘿嘿！我阿政那有這份閒錢去買彩券？我是在路上撿來的呀！哈哈哈……」

「可惡！阿政，你還想拿來賣錢哩？」大家嚷著，有人作勢要打阿政，阿政又叫又跳，與衆人鬧成一團。

「既然這樣，那我就收下了，如果眞的中了獎，我們大家來分吧！」清姬笑著，收起了彩券。

十六

「什麼？彩券丟了？」

谷中感應寺的副殿內，住持日尙和尙愕然失色。

感應寺，是江戶城內高級女官熱烈支持的法華宗寺。

當時江戶城中，東宮的女官們都信仰日蓮宗，而西宮的女官們都信仰淨土宗。由於信仰方式的不同，唸經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漸漸的，東西兩宮的女官們遂形兩派水火不相容的情勢，彼此之間的明爭暗鬥，全寄託在對寺院勢力之爭上。

谷中一帶，日蓮宗寺院特別多，信徒們多爲將軍的左右，亦有東宮的女官們。這些人大力支持著寺院，使寺院的香火異常鼎盛。尤其是這座感應寺，不久卽將升格爲將軍的祈禱之廟，其勢力之增加，是指日可望的。

感應寺原爲法華宗寺院，但在元祿初年時，因犯了不賑災之罪，其住持以及三田的中道寺、田谷的自證寺等的住持們，都被判處充軍，廟宇暫歸上野御門主大明院宮公弁法親王管轄，改奉天台宗。一百四十年後，又改奉日蓮宗。這種更變，完全有賴於東宮女官的鼎力相助。

東宮女官們之所以大力支持著感應寺，可能是想佔有這座有「江戶三彩」之稱的寺院吧！

感應寺的彩券，按月發行，發行年額達三十萬兩。

東宮女官們不只想獲取銷售彩券的利潤，亦想在開獎時從中舞弊，將一箱箱的千兩錢箱佔爲己有。

而丟掉的，就是這種作弊用的彩券。難怪日尙和尙會如此驚慌不安了。

坐在和尙對面的，是——

自稱爲「天之三」的幕府密探：

「知道是什麼人偷的嗎？」

「就是察不出來，只知道賊子直接潛入大內……這人一定知道彩券的秘密！」

「會不會是西宮的人來偷？」

「很難說。」

「我們不能停止開獎啊！……這眞難爲老僧了！」日尙嘆了長長的一口氣。

「現在最令人躭心的，倒不是損失大額金錢的事，而是萬一讓民間知道了開獎時有機關，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如果這個偷彩券的賊子目的就是在揭發此事，我們還是得設法暫停開獎。」

「不，這不行，反而會使人懷疑……我看最好的方法還是如期開獎，然後再看誰中了獎，把那個中獎的傢伙抓起來，拷問一下，不就得了嗎？」

「對！應該這樣做——！」

× × × × ×

數以千計的群衆蝟集在感應寺前的大院上，一片熙攘，好不熱鬧！

設在正殿的開搖機邊，站列了一排和尙。

群衆們引頸望著那開獎機，七嘴八舌地談論著。

「怎麼樣？昨天做了個吉利的夢吧？」

「是呀！夢見中了一個千兩箱。我帶了八幡區的茶室女郎到兩國的客舫上去了，雲雨

巫山一番之後就做了這場夢。你要知道，那個阿仙可不得了喲！冷若冰霜、艷如桃李，誰都拿她沒辦法，只有我弄得她服服貼貼的，哈！你們說，我這種人不中獎誰還會中獎？」

「少吹牛了！你八成是喝多了，一定是給狐狸精騙了，要不然呀，就是倒在路邊，抱著塊磚頭睡了一覺吧！」

「嘿嘿嘿！羨慕吧？少說風涼話了！我這根指頭可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喲！哎唷！我掀起那薄薄的粉紅色內衣，伸進那又軟又嫩的大腿裡——一邊祈禱著明天讓我中獎吧！呵！一邊就用力的進去——阿仙還咬住了一隻袖子，不敢出聲哩！哎喲！那個滋味一想起來，我就混身火燙哪，眞受不了——」

這兩個登徒子正興高彩烈的談論著昨夜的艷遇，旁邊的人噓了他們一聲，只見一位穿著金欄衣的老和尚出現了，手持唸珠，口中唸唸有詞……

大庭院裏立刻鴉雀無聲。

就要開獎了！所有的人都屏住氣息，貪婪的注視著那位拿著一把錐子的和尚。

從大箱子上面的小洞裏刺進去，拔出了一塊木牌，高聲宣讀上面的號碼。每讀一次，就要引起一陣騷動。

中獎的彩券有一百張，所以這把錐子要刺進箱內一百次，拉出一百張原牌。最後一次獎額最高，可得一千兩。第一次到第廿次，獎額都是兩百兩。

「哇！中了！中了！他媽的，從今天開始，老子要改信日蓮宗了！每天唸經，再也不信別的了！」

中獎的滿口胡言亂語，大叫大吼，只差一個字號的，不免也要搥胸頓足一番！

「他媽的！我買了四十九次，一次都不中！日蓮和尚這傢伙死了幾百年了還不放過我！我前輩子欠他什麼不成？」

默兵衛毫無表情地站在人群中間，懷裏有一張清姬交給他的彩券。

不久——。

「開最後的大獎嘍！」

隨著這大聲的宣佈，群衆揚起一片歡呼聲。運氣好的話，自己手上的彩券便會變成一千兩。

一千兩！

可以讓一家人一輩子不愁吃不愁穿了！

「南無妙法蓮華經……」祈禱的聲音此起彼落，一些愛湊熱鬧的人，還帶了大鼓，當場就敲了起來。

拿錐子的和尚高舉著雙手，擺出一付隆重的架式，庭院內頓時鴉雀無聲！

「千兩彩牌——」唸牌號的和尚，先大喊了一聲，然後接過拿錐子的和尚手中接過原

牌，高高舉起，大聲唸道：「松組、七百八十七號——」

反覆唸了三次，到第三次時，群衆嘩然，已經聽不清楚了！

群衆們左顧右盼，尋找自己身邊是否有那中獎的人，每個人的眼睛，都閃爍著好奇、羨慕與妒忌的眼光。

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走上前去——

「喂！喂！喂！那一個中了頭獎？別賣關子了！快出來吧！」

「是不是樂昏了，倒在地上了？」

「出來吧！我替你搬千兩箱！」

「會不會這個人買了彩券之後就病死了？」

始終沒有人出來——。

人潮逐漸退散了……。

默兵衛這才慢吞吞的走進了正殿，朝著和尚們說：「我的彩券是松組七百八十七號！」

一個和尚接過去，仔細的看了一看，說道：「不錯！」一邊向旁人使個眼神。

千兩錢箱搬來了！

默兵衛扛起了錢箱，慢慢的走出正殿。他不知道那圍牆之上，正有幾對鷹眼般的目光

尾隨著他！

十七

走了又走，還是整排不斷的寺廟土牆！

——眞是的，蓋這末一大座廟，堆的都是些死人骨頭！

默兵衛埋怨著，邊對一旁的轎夫說：「馬上就到了！」

轎子是在寺院山門門口僱的，千兩箱太重了，一個人扛著走很慢。

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默兵衛突然一陣緊張。這位經過了無數次出生入死的忍者，具有不可思議的直覺。

在感應寺接過那千兩箱時，默兵衛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有生以來，幸運之神從未降臨到自己身上過，今天竟然中了大獎！

聽到排號的那一剎那，不禁在心裏呼喊著：「高貴的公主！都是託妳的福，我才有這種好運！」

去領獎的時候，心情意外地平靜，但是手一接過那千兩箱時，却有點疑惑。

——這就奇怪了。

默兵衛原是個專偷大戶人家的盜賊，不知道搬了多少次的千兩箱！

可是今天却是以如此正當的方式，公公然然的搬走一箱錢！想起來眞是值得仰天大笑

一番：

想到這裡，一抬頭，啊！十字路口兩條路上出現了好幾名蒙面武士！

——原來如此！

默兵衛自窈笑——自己還是沒有正正當當搬走一箱錢的命！

轎夫一見苗頭不對，放下了轎子，飛也似的逃走了。

默兵衛直挺挺地站在原地，毫不畏縮。

「小老百姓！」一個武士走近，問道：「你這張彩券是在那兒買的，快說！」

「你是在問我嗎？」默兵衛慢吞吞的回問著。

「少嚕嗦！你那張彩券是怎麼來的？」

「哦——很簡單，有人沿路叫賣彩券，小的恰好有一些錢，就買下來了！」

「少裝佯，我看你身手倒變伶俐的，這張彩券一定是偷來的！」

——這個武士還有兩下子，知道我有些身手！

默兵衛倒眞想誇他兩句！

「大人是說，我這張彩券是偷來的？」

「不錯！你潛入大內偷來的！」

「這未免太抬舉我了！」默兵衛雖然這樣笑著說，但心裏却一驚——這其中一定有內

幕！

「要不然就是你和大內某個侍女勾結……」

「唉！大人！」默兵衛口氣一變，說道：「你不可能如此粗心大意地把自己的秘密計劃告訴一個毫不知情的人吧？」

「什麼？」

「哈哈哈！……領到這個千兩箱時，我就覺得箱子重得不像話！」默兵衛說著，一腳踢翻了轎中的千兩箱。

千兩箱滾落在地上。

「你們聽……這不是石頭的聲音嗎？」默兵衛一說完，回頭就走。

「混帳，別走！」兩名武士拔刀喝住了他。

「你們才混帳！」

「閉嘴！」一名武士已舉起長刀，準備一刀劈下去！

默兵衛已經將懷中的手銃掏出來了！

「好傢伙！」幾名武士不由得退了幾步。

小小的一把銃，竟然把六名壯漢牢牢地釘在地上，不敢越雷池一步。

「對啦！對啦！就這樣乖乖地站著，不會受傷的，你們的家人也不會哭……這個裝著

石頭的千兩箱就送給你們罷……不，不行，我還是得帶走，好歹我的彩券是中了，總要拿點證據回去才可以……」

默兵衛說著，從容不迫地抱起了地上的箱子，經經一躍，就上了路旁的屋頂，飛也似的奔脫而去——這種速度，就是空著手的人也趕不上！

× × × × ×

「哎——眞的中了！」清姬歡愉的叫著。

默兵衛却搖搖頭：「先別高興，我看都是石頭！」

「石頭？怎麼會？」

「我抬過多少次千兩箱了，沒有一個這麼重的……妳知道，我覺得這其中有陰謀！」

「還是打開看看吧！」

箱蓋一掀——

一剎那間，一陣耀眼的金光散射而出——默兵衛和清姬只覺得金光閃閃，一時眼睛都睜不開來！

——這那裏是銀子？是一枚一枚貨眞價實的金幣！

也不是當代的金幣，每一枚都彫著張牙舞爪的龍，精美細緻，令人愛不釋手！

默兵衛拿起一枚，在手中仔細觀察。

——我曾經也有過同樣的金幣！

那是由一位叫新太的扒手處得來的，曾給夢殿轉看過。當時新太是說，在山谷的塩八堤防邊的菜圃內撿來的。而這枚金幣，和大內帖封皮上所畫的金幣一模一樣。

——到底怎麼回事？

「公主，妳看到這些錢，有沒有連想到是怎麼回事？」

清姬也捧著一枚金幣，凝視片刻，回說：

「很久很久以前，我好像看過……可是，太久了，我想不起來了！」

默兵衛雙手環胸，怎麼想也想不通，感應寺的和尙怎麼會把這些古代金幣放進千兩箱中呢？

如果是和大內串通的話，那就表示編號早就做過手脚，中獎的人，也是早就內定了的！

難怪自己領了錢箱後，會有人來中途攔截了！

感應寺的金幣是那裏來的，是自己的？還是受人之託運送的？當然，大內門禁森嚴，要運進一箱金幣進去是絕不可能的，只有藉中獎的名義運進去。

但是——這其中一定有著驚人的內幕的！

「只有等夢殿轉大人來解這個謎了！」

但，夢殿轉到底在那裏呢？

十八

就在同一天——。

夢殿轉又潛回那座神秘的侯府內。

大白天，他毫不避諱的，安步當車地在廣大的庭院內穿梭。這是個修飾的很整齊的庭園，園子那頭的一列房舍，所有的門窗都緊閉著。

——本多甚左衛門眞的住在這裏嗎？

應該是的，這幾天來多方尋查，本多不可能還有別的居處了！身爲幕府御史，行踪小心一些是應該的，但是本多的一舉一動，未免又太神秘，令人生疑。

正如片柳又四郎所說的，本多從未在公開的席宴上出現過，登城下城，也都避開了規定的時刻，以免碰見其他的官吏。連他的屬下，也未曾看過其眞面目。

這個人既不娶妻育子，也不和所有的親戚朋友來往，彷彿將自己藏在深不可測的深淵之中。他這樣做，到底有什麼企圖？

——爲何我所遭遇的事件，都和本多甚左衛門有關？

想到這裡，夢殿轉愈覺得可疑之至！

聽說三年前清姬所參加的「獻鶴行列」，領隊的正史，也是由本多所指定的！

信照尼千枝在芝愛岩山遭到將軍的强暴，也是本多一手安排的！而清姬後來嫁到松平中務少輔家，本多似乎也暗中扮演了媒人般的角色。

如果眞正與幕府有關的事，本多應該聽命於閣臣永井美作守的指揮，但是其所作所爲，却不像是美作守的作風。本多所用的手下，也都不是幕府的密探，而是另外的一批人，這批人似乎與幕府完全無關，其中有浪人、也有武士，而有些武士說話時還帶著西方藩國的口音！

這個人一定也正在搜尋大內帖和天皇帖！

夢殿轉自從和風卷研堂老人研究商討過之後，對秘帖的來龍去脈，有了更深的推測。

秘帖內所記載的，一定與松平家過去緝拿異國船隻、所沒收的貨物清單有關。如果將兩份秘帖相互對照的話，是否就可明瞭那些貨中，有多少獻給了禁廷？又有多少給藏匿了起來？

本多大概也獲悉此事，想要佔據這些隱藏起來的寶物。他讓清姬參加獻鶴行列，故意將白鶴毒死，欲圖嫁禍於清姬，使清姬被送進京都的比丘尼庵內。這種企圖，是否就是要盜取藏在庵內的「天皇帖」？

再說，使清姬嫁到松平家，其目的是否也在於此？

夢殿轉一再警告自己，推斷不可太輕率，但是從這種種迹像顯示，這種推論並沒有錯

！幾乎每件事都有本多的介入！

永井美作守雖身爲幕府的重臣，擁有相當的權力，但是，他不像是個玩弄詐術的人，觀察他過去的作爲，每次要打擊一個敵人時，都堂堂正正的由正面攻擊，絕不會採取卑鄙的手段。在尋找「大內帖」和「天皇帖」這件行動上，永井作守應該是最熱心、最賣力的一個人，因爲是幕府的重臣，有義務替幕府找回寶物。但是他却毫無焦急之狀，除非不得已，絕不會派出密探去活動。

在行事方面，若有求於他，只要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永井美作守都樂意爲人解決困難。他意圖暗殺清姬和松平直元，也許就是想切斷這項秘密的來源及線索，防止意外的動亂。由這點看來，美作守是個實事求是的人，非不得已，不會使詐。

毫無疑問的，本多甚左衞門是最大的敵人！

——沒有錯！本多甚左衞門藉著美作守所托負的任務，擅自背叛美作守的原意。

——這幢空屋子，大概只有在有特別事故的時候才使用，平常都是空著的！

夢殿轉站在樹林下，觀察片刻之後，確定這座房子是空的。

陽光寂寞地照耀，灑在屋瓦上……。

那艘大客舫上的女頭目，大概還被關在這房子的地下牢之內吧？不，也說不定被帶往別處去了？

——又白白跑這一趟！

夢殿轉繼續往前走——如果有人藏在暗處，看到自己在此走動，一定會出來的！

果然，當他走上板廊時，覺得背後似乎有人呼吸的氣息……

夢殿轉慢慢的轉過身來，啊！意外——！

十六夜十兵衞！夢殿轉的勁敵——

「……」

「……」

兩個人默默地對視，相隔約廿尺的距離。

「你果然來了！」十兵衞陰森森地說道。

「果然——？」

「有人告訴我，說你一定會到此處來，我等了幾天，不錯，果然等到了！」

「誰告訴你的？」

「我的僱主！」

「本多甚左衞門嗎？」

「不是！」

「那是誰？」

「我拿誰的錢，就替誰做事——我現在活著的目的，就是要勝過你！」

十九

十六夜十兵衛往後退了一步，擺出拔刀的架式。

「夢殿轉！拔刀吧！」

夢殿轉仍垂著雙手，動也不動：「你向我挑戰，我樂意奉陪，但是在決鬥之前，我還是想弄清楚，到底你的僱主是誰？」

「你自己想吧！」

「我以爲是本多甚左衛門，因爲我曾經向他的手下宣佈過我的名字。但你說不是他僱用你，這我就搞不懂了！」

「死到臨頭，別費腦筋想這些了！」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哼——」十兵衛冷哼了一聲，獨眼盯著夢殿轉，然後慢慢地說：「告訴你吧！是薩摩藩的梶豪右衛門！」

「薩摩藩——？」

「不錯！梶豪右衛門是薩摩府的重臣。」

——原來是島津藩的重臣！這島津薩摩侯和幕府的御史，可以說是水火不容的敵對人物，怎麼會互通聲氣，在此刺殺自己？

「十兵衛！你可知道這是幕府御史本多大人的府邸嗎？」夢殿轉抬眼問道。

「我知道！」

「既然知道，那麼，薩摩家的重臣要你到這裡殺人，你不覺得懷疑嗎？」

「那不關我的事，我的目的是殺你！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那於薩摩侯和御史的關係如何，我更懶得管！」

「你這種見利忘義的人，完全不顧王法與道義！」

「怎麼啦！原來你還是個正義之士！失敬失敬！」十兵衛譏諷著。

「我還不配這四個字！只是在歷經患難中，深深體會利義不可兼得的道理……跟你一決雌雄應該是件很單純的事，但是若非不得已，我實在沒有必要殺人。在我自己來說，目前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現在還不能死！」

「好了！好了！我不聽你這套說詞，有什麼事等殺了我再去做吧！」

十兵衛不耐煩地打斷夢殿轉的話，身形一動，長刀已經在握，刀影一閃，擺出了下段刀法架式。

夢殿轉不得已，只好抽出了腰際的配刀……

「來吧！」十兵衛的獨眼發出了淒烈的光。

夢殿轉也臉色一正，眼看著一場爭鬥就要開始了——

上次決鬥時——

十兵衛想以青眼破的獨妙刀法刺死夢殿轉，但是，失敗了！而他的敗北，完全是因爲無風亭闇齋的一聲長嘯。如果沒有闇齋的干擾，也許夢殿轉早被劈成兩半了！

——今天絕沒有這麼好！我一定要殺死你！

十兵衛在心中吶喊！

但是他忘了，今天的情況和上次完全不同。

今天的十兵衛，只有一隻手！

所謂的「青眼破」招式，是以猛烈的刀法打擊對方，趁隙拔出懷中的匕首，刺向敵方。

這種絕妙的刀法，用單手是絕對辦不到的！

不但如此——

當時的夢殿轉，剛由陰暗潮溼的地牢內出來，兩年的牢獄生活，使他的體力極力虛弱，但是現在，體力已逐漸回復了！

一心一意只想殺死夢殿轉的十兵衛，那裏想到這末多？這位全神貫注於置對方於死地的人，全身散發著一股陰森的寒氣。

——就算我使不出青眼破的妙招，我也會發揮出意外的特招，使你死在我的刀下！

——就算不能使你亡在我脚下，同歸於盡也好！

——我可以不要自己的命，但我一定要你的命！

「……」

「……」

雙方的脚步一寸一寸地在地上移動。

十兵衛的刀，漸漸地抬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

傳來了一聲聲空洞的笑聲，屏氣以待的這兩個人，不約而同的往後一躍。

發出狂笑的，竟是披著散髮的中御門織江！

織江搖搖晃晃地走過來，一手扯著凌亂的衣角，露出了拖在地上的粉紅色內衣。浮腫的雙眼，發青的臉孔，夢殿轉一見之下，嚇了一大跳。

織江狂亂的眼神四處睨巡，一手扯著前襟，宛若逃離瘋人院的瘋女。夢殿轉一看，就知道這位貴族之女在地牢裏受過怎麼樣的凌辱！

十兵衛見來了一個瘋女，立刻將長刀一晃，就想一刀劈下——

「不行！」夢殿轉大喝一聲，立即一脚踢倒了織江。並擺出了青眼破的招式，很明顯

的表示出「若你刺殺此女，我就乘隙殺你」的態度。

十兵衛只得收回長刀。

織江撲倒在地上，慢慢地抬起頭來，望著夢殿轉，突然大叫了起來：「可惡！」

叫著，一把抓住了夢殿轉的衣角，匍匐著要站起來，夢殿轉扶了她一把；突然，織江以銳利的指甲用力地刮在他的胸膛上，一邊狂叫道：

「你還我……還我……你這個魔鬼！」

「還你什麼？」

「混帳梶豪右衛門！你這個魔鬼！」

「什麼！」這是夢殿轉絕不能放過的名字：「快說，梶豪右衛門在那裏？」

「裝什麼傻？你就是梶豪右衛門！還來！還來！」

發了瘋的人，連眼前這位自己過去日夜思念的夢中人也認不出來了！

「到底要還你什麼？」

「我的錢，我的……」

「知道了！還你的清白，是不是？」夢殿轉冷冷的回問，他知道對付發狂的人，只能以最現實的話去刺激。

織江一聽這話，張著嘴站在那兒，楞楞地發著呆，半晌，湧出了大顆大顆的淚珠……

夢殿轉將視線由織江身上收回來，對十兵衛說：

「不管我願不願意，我的人生旅途上，總會有許多可憐的人，等著我去救他們……你懂吧？」

「哼！」十兵衛冷哼一聲，將刀收進刀鞘裏，陰森地回道：「總之你給我記著，我活著的目的，就是要殺你，但我不是乘人之危的人，我們後會有期！」

說完，頭也不回的走了——

二十

晨霧像一層薄薄的白紗，緩緩地罩在那傾斜著的草原上……金紅色的晨曦，一道一道地透過樹梢，穿綴在這薄紗似的晨霧上。

薄霧飄動著、流浮著，彷彿躲避著那萬道金光的追逐，一會兒聚在嫩枝上，一會兒停在綠葉間……早起的小鳥拍著翅膀，飛掠過樹枝，「啪！」地一聲，驚散了歇在林間的白霧……

好一個春之晨！

野花鋪道的小徑上，傳來了清脆的歌聲，那是一首古老的民謠：

唱歌的女子，正是絲路。

絲路背著嬰兒，慢慢地走上了草坡。幼兒張大著圓圓的眼睛，仰著頭看那在樹枝上飛

來飛去的小鳥……

「咭咕！咭咕！」小寶寶學著鳥叫，揮著圓圓胖胖的小手。

絲路停止了歌唱，也抬起了頭，笑道：「啊！少爺——好可愛的小鳥呀！」

「我要！我要咭咕！」

「呵！呵！你怎麼抓得到呢？小鳥飛得好高呀！」

「我要……咭咕！咭咕！」

「好好好！等一下到了廟裏，我請小沙彌捉給你，好不好？」

說著說著，一座古老幽靜的寺院已出現在眼前——。

不錯，這就是夢殿轉告訴自己的深大寺。

絲路拉著小寶寶走進了正殿，虔誠地在佛像面前跪拜了下來……

後面似乎有人？絲路回眸一看，小寶寶正蹣跚地朝一位古稀老人走去。那老人可眞老，一頭蒼蒼的白髮，但是身體似乎還很硬朗，看其穿著打扮，似乎是廟裏的老僕。老僕笑瞇瞇地蹲下身來，把臉湊上前去；小寶寶伸出白胖肥嫩的小手，去拍老僕的臉，一邊還發出「嘻嘻嘻！」的笑聲。

「哈哈哈！小少爺眞像我們轉大人小時候呀！」

「啊？……請問？」絲路站起身來，走了過去。

「夫人有何貴幹？」老僕拉著小寶寶，笑著說道。

「老公公剛才提到的轉大人，是夢殿轉大人嗎？」

「是呀！」

「那麼，老公公知道轉大人的身世嗎？」

老人臉上掠過一抹警戒的表情。

「老公公不要懷疑我，我的父親還稱夢殿轉大人爲少君呢？」

「哦？……令尊是……？」

「我父親名叫河合藤左衞門。」

「……？」老人一臉的驚愕之色，片刻沈默之後，對絲路說道：「請到這裡來吧——」

老人帶絲路去的，是西側的方丈室，不一會兒，來了個老僧，長眉入鬢，一看就知道是個修行高深的和尚。

「你是河合藤左衞門的千金嗎？」

「是的，小名絲路！」

老僧看著絲路膝前的小娃娃，問道：「是你的公子嗎？」

「不，是別人寄養的少爺……」

「嗯……和轉大人小時候一模一樣……不會是轉大人的公子吧？」

「不……眞的和轉大人那樣像嗎？」

「是的！愚僧收養轉大人時，他差不多就是這個年齡！」老僧撚著鬚，慢慢說道。

「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轉大人的身世！」

絲路娓娓敘述著她和夢殿轉相識的經過，一點都不隱瞞，最後，並請求老僧告訴她夢殿轉的身世。

老僧沈吟了一下，終於開口說道：「夢殿轉是琉球國中山王的王子！」

「啊？——？」絲路眞是大大的吃了一驚。

這是廿九年前的事了——。

琉球國的老國王年老退隱，新卽位的年輕中山王隨同薩摩守島津旗宣遠赴江戶。

自從慶長十一年，琉球國就隸屬島津家管轄。每換一王，就得到江戶進謁一番，但是近幾年來却不來進貢，每一次新王上任，島津家特指派首席家老親自赴琉球勸說，終於獲得新王的同意。

進謁的行列規模浩大，除了讚議官、儀衞生、正使使贊、副使使贊、掌翰使等二十名官吏之外，還帶了樂團、隨從等五十多名隨從人員，並帶了堆積如山的貢品。

將軍在大廳內與中山王並坐，共同觀賞舞蹈，將軍欣喜之餘，特賞賜白銀五百兩、錦緞五百匹，各人時服兩套。

一行人所投宿的，是芝前的松平大隅守官邸，逗留的期間約爲十天。

離開江戶的前一天，中山王才發現剛出世不久的小王子伊舍堂不見了！警衞人員徹夜搜尋，可是，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

聰明的中山王心裏有數，這是幕府的安排，將伊舍堂王子留下來當人質。

第二天，中山王忍氣吞聲地離開了江戶。

夢殿轉就是那位伊舍堂王子。

然而，偷偷地將小王子帶出大隅守府邸的，就是絲路的父親河合藤左衞門。

二十一

無風亭。

自從闇齋之妻死於非命之後，闇齋彷彿變了一個人。

這天——是過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後的一個早晨。

千枝和闇齋對坐在品茶室裏。

近來，千枝再也聽不到闇齋的笑話了！千枝曾懇切的對闇齋說過，願意終生照顧他的生活，但是闇齋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從未麻煩過千枝。

「時間過得眞快！又是初夏了！」闇齋看了看外面展開掌狀大葉遮住陽光的靑桐樹，

喟嘆地說。

「是的！該做什麼夏天的準備，請吩咐！」

「什麼都不用準備……那個夢殿轉把妳寄養在這裡，就不再來了……這個人眞沒有人情！」

「……」千枝低下了頭，說也奇怪，日子過去得愈多，記憶中夢殿轉的影像却愈清晰。隨著時日的增加，千枝已把夢殿轉當成自己的丈夫了！

——我的丈夫一定在從事某件大事……正在拼死命的工作著……

千枝不斷地這樣提醒自己，整個人顯得出奇的冷靜，在這種冷靜沈穩的心情之下，千枝愈覺得自己像個賢淑的妻子。

「千枝……我一直想問妳……」

「什麼事？」

「也許妳會覺得難以啓齒，但是我還是覺得該問清楚才好！」

「是的，請說……」

「妳和夢殿轉有過肌膚之親嗎？」

「……」千枝點點頭，雙目低視著自己的膝蓋。

「那麼，有無夫妻之約？」

「……」千枝搖著頭。

「知道他的身份嗎？」

「不知道……他只說自己的命運完全要靠自己的安排……我沒有辦法，只能在心內告訴自己，要好好的爲他活下去！」

闇齋慈祥地看著千枝，眼底含有一抹憐憫之色。

「千枝，我下面要說的，妳要有勇氣接受！」

「……？」千枝心裏不由得一驚。

「妳心目中的人，已有了他傾慕的女子了！」

「噢——！」

「那個女子是個將軍家的公主！」

「……」千枝一下子全身冰冷，臉色鐵青。

「這位公主曾嫁到松平中務少輔家，但是有一天晚上，失踪了——也許是夢殿轉帶走了她，也許不是，不過，沒有人知道她現在在何處！」

「……」千枝咬著牙，緊緊壓抑著全身的顫抖。

「千枝，我告訴妳這些眞相，並不是要妳放棄夢殿轉，而是要妳有心裏準備。他現在已經捲入一場異常黑暗恐怖的爭鬥漩渦中了！有好幾次，我在一旁觀看著他那無法排除的

困難……可是，礙於我本身的立場，我無法出手幫忙。」

「……」

「在這場爭奪戰中，我自己也另有計劃……妳可知道，我曾經抱著無比的雄心，要完成一件理想……可是現在，我不得不放棄了！糟糠之妻先我而去，給我的打擊太大了！如果妳的努力和成功，沒有人和妳相伴同享，那又有什麼意思呢？……也許到我這個年齡，才能體會人生的另一種境界吧！……我現在就像即將下山的太陽，所剩的生命已很短暫……我已經聽到亡妻呼喚我的聲音了……」

「……」千枝不覺打了個寒顫，這些話，怎麼可能出自一位向來豪爽明朗的人呢？

「千枝，不要悲傷，讓我告訴妳我的理想吧！我年輕的時候，就夢想著要有一艘千石大船，駕著它雲遊四海，找一個世外桃源，做個快樂的國王。我一直以為自己能辦得到，不過，這需要一筆很大的金錢，為了籌足這筆錢，我花了大半生，到處奔波……」

「……」千枝望著他，原來這就是闇齋的理想！

「嗨……我妻一死，才猛然覺醒，就好像一個幾十年沒照過鏡子的人，突然有一天站在鏡子前面，才發現自己已是個滿臉皺紋白髮斑斑的老人了！千枝，為了得到大筆的金錢，我什麼事都做過，一個人為了達到某種慾望，往往是不擇手段的。我甚至可以說，是為了那個夢想而活著的！要是能夠得到大內帖和天皇帖，我的願望就可完成！事實上，我也曾經得到過大內帖？」

「噢？」

夢殿轉曾問過千枝有關大內帖的事，而天皇帖，更是千枝被派往比丘尼庵時所負的盜取之任務。

「夢殿轉並不知道大內帖是如此珍貴的東西，那位公主清姬曾將大內帖交給他，他就寄放在小石川水道町眞珠院方丈的手上。結果此事被一個幕府密探知道了，潛入眞珠院，偷到了大內帖……我恰好跟踪而至，殺死了那個密探，得到了大內帖！」

「……」

「可是，那寶貴的秘帖還是離開了我的手……這是命中註定的——」

「又給人偷走了嗎？」

「我給了十六夜十兵衛！」

「啊——？」千枝叫了起來。

「是的，我用它換回了妳的性命。」

那天——。

在無風亭內，十兵衛以刀尖逼向千枝的咽喉，要求闇齋以一件寶貴的東西來換取千枝的命。

闇齋臉色一變，楞在板廊上。

十兵衛出發之前，梶豪右衛門曾告訴他：「那位無風亭闇齋也許擁有大內帖，你設法察察看，最好給我拿回來！」

十兵衛原先並沒有把握，但是見闇齋臉色一變，他就確定了——不錯，大內帖在他手！

闇齋手抱著妻子的屍體，內心絞痛至劇，又見千枝遭辱在即，一瞬間失去了往日的上靜，也忘記了他爲爭取大內帖所付出的心血，竟然應允以秘帖交換千枝之命！

也許，這就是命運吧！

「千枝，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讓夢殿轉實現我的夢想。」闇齋微笑著說：「他一定做得到，……他有最好的條件……雖然現在他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過，馬上就會知道的——妳知道嗎？他是琉球中山王的嫡子，伊舍堂王子！」

「呃？」千枝愕然。

「對夢殿轉來說，琉球王的嫡子也好，浪人之子也好，可能他全不在乎，……可是，流在他體內的血液，却是騙不了人的！所以我說他具有最好的條件來完成我的計劃。千枝，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妳能夠和夢殿轉一起，乘著那千石大船，一同前往琉球國……」

「……」

「要達到這個願望，就得靠妳的幫助了……妳幫他得到大內帖和天皇帖，讓他得以回國

……這樣一來，妳倆的關係一定更加密切……千枝，妳要不要試試看？」

「好！」千枝毫不考慮地點頭。

「薩摩府有個重臣叫梶豪右衛門，是一個城腑很深的人，就算是幕府的全部密探合在一起，也未必鬥得過他！至少，他是一個行踪詭祕的人，從不以眞面目示人，我現在要妳做的，就是去探察此人的底細。如果無法知道他到底是誰，至少也得記錄下他的行踪……這個人很不簡單，他派十六夜十兵衛來奪我的大內帖……其實還不止這些，幾乎我所遇到的一些事，都和他有關，當然，要去揭開他的眞面目，是一件很危險的工作……千枝，妳考慮一下！」

「只要是爲了夢殿轉好，我什麼都願意做。」

千枝昂起娟秀的面孔，堅決地回答。

二十二

三天後，柳橋一家餐室內的雅房中——。

千枝妝扮成一個楚楚可憐的侍女，文靜地坐在房內。

不久，進來一位文士打扮的老年人，一見千枝，就笑著說：「哦……眞是漂亮的姑娘！」

這位老人，就是江戶有名的畫家勝川春湖。

「能夠收認一位這麼可愛的養女，眞是榮幸！」

原來千枝必須以名家養女的身份，被送往薩摩府充當侍女！

「不過，千枝姑娘，妳眞的要到薩摩府去當侍女嗎？那是一個很神祕的侯府，一旦入內，就很難出來了，連回家都很難，更別提什麼賞花、觀劇了！而且，如果在裏頭犯了什麼錯，一定會受罰，他們頂多把遺髮送回家裏就算交差了。這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妳要小心哪！」

「是的！」

……。

天黑之後，薩摩府的人來了，領頭的，是個精悍的壯年漢子。他一雙銳利的眼睛盯在千枝身上，打量了好久，什麼也沒說，就叫了聲：「走吧！」

千枝坐上了轎子，就出發了！

雖然是個月夜，但是雲很多，四周一片黑暗。過了一段很長的路之後，千枝開始覺得不對，他們所進行的方向，並不是往三田的薩摩府！

——要把我帶到那裏去？

千枝從轎內往外看，只見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根本無法了解自己置身何處。

不久，來到了一處有大濠溝、以及幾盞守夜小燈的地方——

「喂！把燈熄掉！」武士下令轎夫吹熄提燈的火，然後打開了轎門，遞進來一塊方巾：「把眼睛矇起來！」

——眞是愼重其事，警戒森嚴。

千枝顫顫兢兢地把方巾綁在臉上，武士伸手一摸，覺得滿意了，才又下令說：「走！」

半個時辰後——。

千枝奉命坐在寂靜寒冷的房間內。

看來這是一座很大的侯府，前門到正廳大門隔著一段很長的距離，千枝在轎內，只聞到濃郁的梔子花香。

在門口迎接的，是位老年侍女，她拉著千枝的手，通過了一道很長的板廊，進入房間之後，才令千枝解下纏在臉上的方巾。

因爲眼皮受到長時間的壓迫，千枝好半天看不見周遭的景物，只能隱約見到朦朧的燭光。有人進了隔壁的房間，可能提有提燈吧？一團燈光隨著人的走動在彫花的紙門上移動著，搖曳坐姿的燭影，使千枝覺得分外怪異。

紙門開了，進來一位老侍女：「請到這邊來！」

千枝走過去，原來是一間陳設華麗的寢室。有一個人躺在被褥上，正吸著紙煙。

千枝小心翼翼地問安，那人動也不動，只顧吸著煙。待女侍走了之後，才緩緩地抬起

頭來，望著千枝。

原來是個六十歲左右的老人，鼻樑高挺，相貌不俗。他面無表情地說道：「替我搥搥腰吧！」

千枝一陣嫌惡，但忍了下來，上前靠近了老人，伸出纖手替老人搥腰。老人的身體像女體一樣地柔軟，千枝不覺有點噁心。

「叫千枝嗎？」

「是的！」

「妳沒有學過按摩吧？」

「對不起，沒有！」

「出身不錯吧？」老人以莊嚴的眼光注視著她，又問。

「似乎是武家的女兒？」

「是的！」

「是旗本嗎？」

「不，是歷代的浪人！」

老人這才回過頭來，看了一下千枝的臉蛋，繼續說道：「窮浪人不可能養出這麼美麗的女兒！」

老人銳利的眼光，掃射著千枝，千枝覺得渾身不自在。突然，老人手臂一伸，攫住了千枝的手腕，千枝本能地抵抗著，驚叫了一聲：「啊！您做什麼？」

「嘿嘿！好像還會兩下子……眞難得！」

「……」

「說！誰派妳來的？」老人聲音一沈，暴喝道。

千枝在這一剎那，還能裝出莫名其妙的表情，完全是闇齋再三調教的結果。

「啊？您說什麼？」

「我在問妳，誰派妳到本府來做間諜的？」這回老人的語氣變得十分冷靜，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似的。

「婢女聽不懂老爺的話！」

「哦？聽不懂？誰介紹妳來的？」

「是我的師父勝川春湖介紹的。」

「……哈哈哈！」老人突然笑了起來：「其實每個新人一來，我都要刺探一番，怎麼？妳以爲這是那裏？」

「咦？這不是薩摩侯府嗎？」

「勝川這樣告訴妳的嗎？」

「是的！」

「其實也差不多！」

「那——這兒是？——」

「對了！我就是覺得妳帶有這種探索的眼神，才覺得可疑，說，妳到底是那裏來的間諜？」

「對不起，婢女只是一直以爲這裏就是三田的薩摩侯府。」

「妳爲什麼想來當侍女？」

「婢女很小的時候就嚮往著要到大侯府中做事。」

「哦？……」

這個時候，聽到外面有脚步聲，有人在房外說：「主公——

「是兵庫嗎？」

「是的！」

「進來吧！」

紙門一開，進來一位神態機警的壯漢。

「什麼事？」老人問道。

「請斥退左右！」兵庫看了千枝一眼。

「沒有關係，這個女人就算是間諜，我們也認了，如果一聽到『間諜』這兩個字就慌

做一團的話，那我們泱泱大府不就完了嗎？……快說吧！什麼事？」

「是！……梶豪右衞門似乎與主公的命令背道而馳了！」

——啊？梶豪右衞門——千枝不禁豎耳傾聽。

「你有什麼證據嗎？」

「不，只是就事實觀察所得。」

「既然如此，現在就讓他載上『背叛』的大帽子，不是太早了嗎？」

「可是，主公！上次感應寺彩券的事，他明明與大內女官有勾結的跡象！」

「嗯！」

「小人覺得很奇怪，彩券被我偷出之後，心想這些人一定大驚失色，不得安寧，可是小的想法完全錯了，幕府只派出一位密探去調查，大內女官們似乎不願意公開此事。後來我再加推測，很可能大內女官們根本不知道千兩箱的內容，只是聽命梶豪右衞門罷了！」

「嗯！也有道理，千兩箱最後還是歸他所有！」

「所以寺廟方面的人還是照樣把千兩箱搬給那個撿到彩券的老百姓，而梶豪右衞門就派人去跟踪，想奪回千兩箱……結果，眼睜睜的看著那口箱子給搬走了！」

「哦？——」老人瞇著的眼睛，突然發出光芒：「那個人不是尋常的百姓吧？」

「對，那傢伙還帶著手槍！」

「哈哈哈，梶豪右衞門千慮必有一失！」

——看樣子在薩摩府中，這位老人的身份在梶豪右衞門之上，而且正在搜尋梶豪右衞門的把柄。

千枝暗中這樣猜測著。

二十三

還不到十天，千枝就看到了梶豪右衞門本人了！

千枝服侍的老人，府中上下都稱他爲「壽翁」。這天，千枝正在自己的房內候命，忽然鈴聲一響，她知道有客人來了，立刻泡好茶，送了過去。

在房間外，就聽到裏面傳來震耳的叱責聲。

「你這個吃裏扒外的東西！」壽翁狠狠地盯著梶豪右衞門。

「什麼叫做吃裏扒外？」梶豪右衞門回視著壽翁，毫不在乎地反問。

「裝什麼傻！」

「主公！我到底犯了什麼錯？」

「少貧嘴！我不是個瞎子，你的一舉一動我都瞭如指掌，怎麼，你不服氣是不是？」

「那有不服主公的道理？不過，主公有什麼證據，說我背叛了您？」

「證據，你是想抵賴嗎？」

「主公，我所做的，都是您派給我的差事啊！」

「所以啊！我可不願讓自己養的狗咬！」

就在這個時候，梶豪右衞門好像發現門外有人，喝了一聲：「什麼人！」

千枝規規矩矩地坐在板廊上，一聽這話，就端著茶盤，低著頭，靜靜地走了進去。

梶豪右衞門一言不發地盯著千枝。

千枝行過禮後，退到門口，很自然地抬起頭來，看了一下梶豪右衞門。對方也一直盯著千枝，千枝慌忙低下了頭，心中急劇地跳動著——這張面孔好生眼熟？

但——忘了是在何處見過了！

梶豪右衞門也以懷疑的神色問道：「那丫頭是誰？」

壽翁的回答異常的乾脆，「她是來調查本府內情的間諜！」

「什麼？」

「怎麼？我覺得就算是個間諜，也值得留在身邊，你不覺得她是個美女嗎？」

「眞是個間諜嗎？」

「可能是的！」

「這不能置之不理！」

「哼！不能置之不理的是你自己！」

「主公……」

「梶豪右衛門！你想奪取感應寺的千兩箱，怎麼失敗了？」

「啊？……」梶豪右衛門的臉色變了！

「你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我……千兩箱內裝的，都是古代的金幣，對不對？怎麼？你想獨吞嗎？」

「……」

「哈哈哈！哈哈哈……」

二十四

「好了。現在該想想怎麼辦了！」

默兵衛坐在黑漆漆的房間內，連燈也忘了去點。

剛剛才將清姬送往一位可靠的鄰居家，託他們照顧。

——必須見見夢殿轉！這傢伙到底去那兒了？爲何一直都不現身？有好多好多的謎題要等他回來才能解決！

姪女加枝的生死至今未明，如果她已經死了，一定得替她報仇，否則她在九泉之下如何能瞑目？

加枝是從遙遠的若狹海邊來投靠自己的，每日孤獨地守在家中，替自己看房子。

她似乎一直抱著再回鄉下的願望……

自己始終未曾替她做過什麼事！

默兵衛一想到這裏，就心痛不已。

——還是出去找找夢殿轉吧！說不定碰得上！

此時，門口有人來了：「請開門！」

「誰？」

「是我，我是庄之助——」

「啊！少爺！」默兵衛驚訝地打開了門。

庄之助自從讓默兵衛從鬼屋地牢救出來之後，就到鎌倉地方去修養。到底是得天獨厚的青年時代，沒有多久，庄之助就已回復他那生龍活虎的體力了！

庄之助一進門，就愼重其事地道謝：「謝謝你的救命之恩，不知要如何答謝才好！」

「你一個人來這裏，未免太危險了！」

「不，我不怕，我要替父親報仇，怎麼可以老是躲起來！」庄之助凜然地說。

「報仇？你可知對方是誰？」

「知道，是本多甚左衛門！」

「你能確定嗎？」

「我看了父親另一本日記，原來的那本只記載了一些日常生活，後來的這一本，才是眞實的悲慘遭遇……那個本多御史太可惡了！他是攪亂幕府，專殺善良好人的元兇！」庄之助愈說愈憤怒，握緊了拳頭，宛如敵人就在眼前似的。

「少爺，不可莽撞！應該先和夢殿轉大人商量一下。」

「不，我要親手殺了本多……我被關在鬼屋地牢時，雖然那幢房子是薩摩府的，但是我知道那些嘍囉們口中的『首領』就是本多甚左衞門……拷打我和加枝的，也許就是本多他自己，這個陰險狡詐的傢伙，他不但對夢殿轉大人一清二楚，就是默兵衞你，他也是瞭如指掌的！」

「不，少爺，你還是得等等！」

默兵衞有點想不通。

那天晚上，在地牢裏時，默兵衞在通道上曾遇到一個垂死的幕府密探，那名密探已經奄奄一息，但仍支撐著最後一口氣，請默兵衞替他去向永井美作守報告一件事。

「……那個本多……本多……是個叛臣，他和……和薩摩藩的……的梶…梶豪右衞門……」只說到這裏，就斷氣了！

——他到底想說什麼呢？

「本多和梶豪右衞門……？」

默兵衞正想把這件事告訴庄之助，突然——

「啊，糟！少爺，有人跟踪你！」

「啊？」

「不要慌，放大膽子，把那些人當做一條一條的蟲子好了——」

夜已深，大地籠罩著一片漆黑——

四處沈靜極了！

庄之助跟著默兵衞悄悄地從屋後出來，穿過許多窄巷，來到了船塢旁邊的大路上。

倏地——

「他媽的！」默兵衞咒了一聲，只見前面出現了好幾個黑影。

很顯然的，這些人是抄捷徑來的。

「少爺，這是你頭一次上陣，一定要謹愼些，放大膽，懂不懂？」

「好！」庄之助咬了咬牙，他並不是沒有殺過人，在由比海灘上，他就曾和河守田旱野格鬥過，但是，那一次完全是靠夢殿轉的協助。現在，只能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了！

庄之助環視著一步一步迫近自己的黑影羣，心情不由得一陣緊張，胸膛劇烈的起伏著，但是，他的鬥志却不斷地湧起……

「後面！」默兵衞喊了一聲，庄之助應聲轉向，長刀一揮，立刻又往後一閃，用力上

劈。

這兩招都沒有殺中人。

當他睬青眼招式的那一瞬間，只覺得四周的黑影宛如巨大的山岩！

「哇！」庄之助大喝一聲，往那浮沈在黑暗中的點點刀尖揮過去！

對方的殺氣不斷地增加，庄之助覺得有點喘不過氣來，但是他盡量沈住氣，面對這批老練的刺客，大意不得。

二十五

——贏了！

庄之助本能地躲過了落到頭上來的刀鋒，手上的刀向左右一橫，只覺得一陣反彈之力，收起刀來一看，果然沾滿了鮮血！

見到了鮮血，庄之助一陣發抖，往後退了兩步，重新調息了精神，準備應付新的攻擊。

敵方的刀陣並不因爲死掉了一兩個同伴而亂了陣脚，仍繼續擺好了劍陣，團團圍住了庄之助。

庄之助只好一步一步地往後退，直到背靠著牆壁爲止。

——嗯！我必須好好的保護自己，以免在這場血戰厮拼中受傷……但是，直逼到眼前的刀光，却愈來愈多了！默兵衞那裏去了？到底有多少人在圍攻他？

「殺！」敵人幾隻刀光一齊劈下，庄之助奮力一擋，往地上一滾，刀子橫向一掃，逃出了劍陣。

沒有時間去想是否殺到了敵人，庄之助就像一隻受了傷的野獸，狠命地、瘋狂地揮著四肢，抵閃著不斷落下來的劍影！

「喔——」

「呀——」

庄之助每一跳躍，都引起了尖銳的喊叫聲。

是殺了人？還是給人殺了？

庄之助自己都不知道了！意識朦朧中只曉得自己狂奔了好一大段路。儘管如此，對方的劍還是如影隨形地緊追不捨。

又是一大片白光迎面而至！庄之助反射地用刀擋住從正面而來的劍，反身跳躍，前後奔轉，左右翻滾，應付著接連而來的刀刃。

這種拼命的打法，是最費體力的。

終於——

庄之助重重地靠在路燈的石柱之下。

四肢已經麻痺了，上氣不接下氣的急喘著，雙眼發紅，眼前一片昏黑。肩膀、手臂、腿上……都有著流血不止的傷口！

困在身旁的黑影，竟然還有七八個之多！

——我完了！

庄之助這時才有了恐怖的感覺。

「老大，是活捉呢？還是砍他的頭？」

「把他的頭砍下來，這小子年紀雖小，可也殺人不眨眼，殺了不少我們兄弟！」

「好，我來！」說著，前面的武士高高地舉起長刀——就在這一剎那——

「哇！」倏然倒地的，不是庄之助，而是舉刀欲揮的刺客！

其餘的黑影見狀大驚，迅速地排開劍陣，圍住了不知何時已站在一旁的蒙面人。

「圍殺一個孩子，你們不覺得可恥嗎？」

——啊！是夢殿轉大人！

庄之助一聽那宏亮的聲音，就知道是夢殿轉來了，心神一動，整個人就昏厥在地！

「小心一點，是個厲害的人物！」領頭的刺客警告著同伴。他們小心翼翼地靠近……

靠近……

夢殿轉也不拔刀，穩如泰山地一動也不動……

「赫！」刺客們一躍，刀鋒一陣接一陣的落下，彷彿一浪又一浪的海濤……

「喔——」海濤轉變爲呼嘯而上的龍捲風，直往夢殿轉頭上罩下去，只見夢殿轉一轉身，「哇！」地一聲，血光四濺，已有兩人斷了咽喉！

「嘿——」夢殿轉身形未動，刀鋒一轉，又先後倒下兩名刺客！

「那裏逃？」夢殿轉輕輕一縱，長刀上下一撐，慘叫之聲又此起彼落。

「哎喲——」

「哇——」

二十六

雨絲飄落在沈寂的江戶城，……漸漸地，雨絲加粗，最後，變成箭矢般的大雨，一根一根射在屋頂和窗簷之上。

夢殿轉靠窗坐著，聽著外面的雨聲。

這是一個小巷中，一家海鮮舖樓上的小閣樓，天花板低垂，稍一不愼，就會撞破頭。

默兵衛從鄰室走進來，說道：「我給庄之助敷了藥了，還好，傷口都不深。」

「睡了嗎？」

「睡了……眞是做夢也想不到，你會來救我們，我到今天才知道眞的有所謂的天佑神助啊！」

「……」夢殿轉笑了起來！

「轉大人，你瘦了，一定殺了不少人吧？」

「沒有，今天算是大開殺戒……你不是說有很多事要告訴我嗎？快說吧！」

「好！」默兵衛一件一件的說著……

屋外的雨又下得更大了，重重地打在板門上。

夢殿轉默默地聽著，一直到默兵衛提到鬼屋地牢中幕府密探所說的話時，眼睛才一亮！

「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

「那個密探要說的是：『本多甚左衛門和梶豪右衛門是同一個人！』」

「噢，我的天！」默兵衛瞪圓了雙眼，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就因爲御史和侯府之間水火不容的關係，大家才不會把這兩個人想在一起，誰又會想到一人分飾兩角的這種詭計？」

「……」

「一會兒是薩摩府的要臣，唆使藩士們奪走了清姬，一下子又變成幕府的御史，指揮密探暗殺我們……這些事，幕府不知道，薩摩府也不會知道！」

「那……這兩人怎麼可能原來就是一個人？」

「詳情我當然還不知道……不過，這個人在薩摩府中，一定有相當的靠山和地位，否則，怎麼能肆無忌憚地指揮那些藩士？」

「眞是不可思議！」

「是的，所以我們才會暗中摸索了半天，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現在好了，管他是本多甚左衛門還是梶豪右衛門，都是同一個人！」

「他的目的是什麼？」

「奪取大內帖和天皇帖！」

「……？」

「本多曾經逼二階堂韌負的女兒送到京師的比丘尼庵裏，想藉此奪取天皇帖。另又派遣密探刺殺眞珠院的住持，盜走大內帖。而梶豪右衛門搶走了清姬，想探測在京都的四個比丘尼庵中，那一個藏有天皇帖。他抓走了二階堂庄之助，是怕庄之助發現其父韌負的日記，而揭開了本多的眞面目……除此之外，他有時是本多，有時是梶豪右衛門，反覆做各種我們所不知道的勾當，攪亂永井美作守計畫的是他，讓清姬嫁給松平中務少輔的，也是他，强暴毘沙門黨女頭目，使其發狂的，更是他無疑……」

「……」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盲目的隨其逗弄，眞是太滑稽了！」

「轉大人……得到天皇帖和大內帖，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我現在還沒有察出正確的原因，不過，一定和松平家所緝拿的異國船隻的寶物有關，……大內帖封皮上不是繪有金幣嗎？一定也是其中的寶物之一！」

「對了，就是這件事！」默兵衛一敲桌子，把感應寺千兩箱的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竟有這麼一回事……那一定是爲了什麼原因，把貨物當中的部份金幣藏在感應寺內，然後利用彩券，將一箱箱的金幣送往大內。這件行動是誰安排的，現在還不清楚，不過，感應寺的住持一定知道。也許本多發現了這件事，硬要插上一脚……我看到你撿到的彩券一定也是他叫人偷出來故意丟掉的……沒想到你還是把千兩箱給搬回來了，這可眞應了你說的天佑神助啊！」

說完，兩個人不禁哈哈大笑。

「這樣看來，那船上的寶物一定非常驚人了！」

「當然可以這樣說。……說不定本多已經得到了大內帖……天皇帖說不定也……」夢殿轉凝視著前方，喃喃地說……。

二十七

拔刺地藏王——大家都如此稱謂。

這座巢鴨高藏王的地藏王佛像，當時還在下谷的平坂坡。爲何後來加上「拔刺」二字呢？

話說——

有位名叫長谷川的旗本，有一名爲千代的女兒，女兒非常美貌，鄰家青年塚田新九郎十分愛慕，但千代自小就許給了小石川的田村。千代嫁過去之後，新九郎絕望而死。

兩年之後，千代產下一子，但却從此臥病不起。人們都說長谷川家自古就有怨魂作祟，現又加一個新九郎，千代可能此命不保。千代自己也認爲不久人世，奄奄等死。

但是家人仍抱一絲希望，於是請石匠刻了地藏王佛像，供在屋內，早晚膜拜誦經，祈求却病。

一夜，千代夢中見一身穿黑色法衣，披著藍色袈裟的僧人，僧人雙手合拾，說道：

「現在賜妳一印，將此印上之像押在紙上，再讓紙浮於水面，妳的病就會痊癒！」

千代醒來，只見一枚石印留在枕邊，將印押在紙上一看，果然顯出地藏王的相貌。於是千代印了一萬張神相紙，在家人扶持之下，來到了兩國橋，從橋上放下了印紙，使其流往南方。

當夜，忽有一青年出現在千代夢中，怨恨地盯著千代，千代驚懼之際，著藍色袈裟的僧人又出現了，以錫杖猛打青年的背，青年哀呼而逃。

千代從夢中醒來，只覺得全身輕鬆異常，疾病已霍然而癒。

這件事傳了開來，到田村家求相紙的人絡繹不絕。

求得神符治病而癒的傳說愈來愈多，其中以「拔刺」一事最爲膾炙人口。

有一少婦誤吞半截縫針，痛苦不堪，家人讓她以水和神符吞下，立刻吐出包在神符之內的半截針尖，不能不謂之神蹟顯現。

於是，「拔刺地藏王」之名從此聲名遠播。

田村家無法忍受信徒們日以繼夜的騷擾，於是將地藏王供於高藏寺內。

這個顯靈的地藏王，在夢殿轉和默兵衛夜談之後沒有幾天，就失踪了！

第二天，有人在山谷通往鹽八提坊的菜圃裏，發現了地藏王站在那兒，旁邊，還立有一告示牌：

「心正者請持鋤掘此地，神蹟立現！」

當時一般庶民十分迷信，各種事情莫不求神問卜。

爲求免於盜災或火災，人們多供奉妙義神；爲求免於水災，則求助於水天宮。逢旱災，唸百萬次佛，長雨不停時，亦要誦經求神。

地藏王既然跑到菜圃之中，又有文字顯現，於是——

數以千計的羣衆，從各地蜂湧而至，人人手持鋤頭，隨地挖掘。

「有了……」

「哇！這裏也有……」

羣衆瞪紅了眼睛，叫嚷之聲此起彼落，每個人都陸續地由泥中掘出金光閃閃的古幣。

堤坊上，立著一個人，默默地望著這些欣喜若狂的羣衆。

這場「地藏王賜金幣」的傑作，就是他一手安排的。

他，就是無風亭闇齋——。

第四章　雲

一

本多主馬之助猛然驚醒過來。

並沒有聽到任何聲音，四週依然靜悄悄的。

——奇怪！是什麼人……？

剛才在夢中，彷彿覺得一團黑影閃電般地掠進房間裏來。主馬之助不是一個尋常的人，從孩提時候開始，他就有深厚的武術根底，長大以後也不斷的繼續修練。靠著平素的艱苦修練，他的本能告訴他：

「這絕對不是夢！」

主馬之助微微睜開了眼睛，一動也不動，集中全付精神，傾聽著房間的每一個角落。還是一片闃寂，連個鬼影子都沒有。燈還亮著。可見從他們睡著到現在，還沒有超過半刻鐘。

——是不是自己心裏有鬼？

主馬之助放下了心頭的石塊，又伸出手去，把躺在身邊的佐賀乃拉過來。

看來，一點也不像是個千石高祿大武士的妻室，佐賀乃身上只穿著一件噴著熱火的深紅色內衣，衣裙捲起，露出粉白的玉腿，她的睡姿撩人，讓人一眼看過去，就有一種淫亂的感覺。

狂風驟雨的一刻烟消霧散後，主馬之助又軟綿綿地睡著了，但是又被佐賀乃的長臂拉了過去。

「……嗯，好睏！」主馬之助懶洋洋地說著。還是伸出手去，纏住她的脖子，湊近嘴唇，壓了上去。

主馬之助想了一想自己毫無倦意的慾情，不禁有點好笑。他探向佐賀乃的胸部，徐徐地撫摸著她那柔軟的雙峰。

「……嗯！討厭！」佐賀乃扭動蛇腰，豐滿的身軀主動湊了過來，壓在主馬之助身上。聲音從鼻端發出：「親愛的……」

三十七歲的佐賀乃曾經很認眞的告訴主馬之助說，自從遇上了他，才眞正嚐到女人的喜悅。佐賀乃比主馬之助大七歲。

霎眼間，佐賀乃已經纏住男人的全身，兩脚用力一夾，發出細如蚊聲的低吟，咬住了主馬之助的下巴。

正當這個緊要的關頭。

「打擾好事，眞抱歉！恕在下冒昧，請問還要等多久？」冷冷的傳來令人涼到脊骨的聲音。

主馬之助的直覺還是對的，確實有人潛入房間裏來了。

主馬之助反射的推開佐賀乃，順手抓起枕邊的長刀。身軀一躍而起。

一個身著玄色勁裝的浪人，紮著宗十郎頭巾，從北側牆壁和六曲屏風之間的暗處，緩緩走出。

「歹徒，好大的膽子！」主馬之助喊了一聲，刀已出鞘。

「呀！——」長刀隨著喊殺聲，狠狠的砍了下去。

但是，主馬之助撲了個空，止不住去勢，刀尖深深插進榻榻米上，身體隨著一幌。

忽然覺得屁股上捱了一脚，不由自主的仆倒下去。

不速之客冷冷地俯視他的對手，兩眼不帶絲毫感情，顯得有點陰陽怪氣。他耐心地等他的對手先開口說話。

主馬之助終於狼狽地站了起來。「我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

「不！不是來尋仇，也不是强盜。」浪人挺了挺身體，靜靜地坐了下去。

「那，那是爲什麼？」

浪人沒有馬上回答。轉眼望了望站在牀上的佐賀乃，凝視了片刻，才徐徐開口說：

「這一位便是令兄本多甚左衞門的夫人嗎？」

這種見不得人的幽會，自己倆人一向嚴守秘密。怎麼竟然被這個浪人查得一清二楚，顯然有備而來。

「閣下是什麼人？」

「原任幕府御下密探——現在只是一個浪跡天涯的市井小民，夢殿轉。」

「既然曾經做過密探，何事至此？」

「本多甚左衞門不但安然健在，還高任幕府監察之職。暗中一直擴展著他的勢力，那有不知自己妻子和胞弟私通的道理？連我這種非親非故的人，也只要隨便探聽一下，醜事就無法遁行了。那麼令兄爲何充而不聞，竟然默許兄台和令嫂苟合？這事實在有點蹊蹺，我相信兄台一定清楚得很。」

「多管閒事！——這又與閣下何關？」

「大大有關！我不能不知道甚左衞門的眞面目。」轉嚴肅地說著。

「家兄一點也不知道我們之間的戀情。」主馬之助像吐出一大塊東西似的，艱苦地說道。

「閣下也不仔細想想，在下特地深夜趕來，還湊巧打擾了兩位的好事，只不過爲了這件事情而已，別無他意。但是，閣下如果還要一味隱瞞，說不定——」

轉伸了伸腰，站立起來，順手拔起剛才插在榻榻米上的長刀，臉上表情變得更嚴肅。

「在此立斬！絕不容情！」

一陣戰慄，傳遍了主馬之助的全身。

×× ×× ××

不多久，主馬之助領著轉走到庭院，天空雖然高懸著明月，但是庭院裏夜幕低垂，視界極狹。

兩人來到院落北端的糧倉前，主馬之助啓開鐵門。

「就在這裏！」

「兄台先請，進去以後先點上燈再說。」轉依然很細心。

主馬之助當然不好推辭，率先走進倉庫，在黑暗裏摸索了一陣子，終於找到火石，把燈點燃。

燈光的紅暈慢慢推開了黑暗，視力逐漸擴展開來。轉在倉庫的深處裏，瞥見一座圓滾不頭架設起來的暗牢。

主馬之助提著燈，向著暗牢走過去。

轉看到一個奄奄一息的人，全身乏力的仰臥在草堆上。

骨瘦如柴，從未整理的鬍鬚，亂糟糟的包住臉頰。鼻梁在亂草中陡然高聳，顯得特別惹眼。

受到光線的刺激，眼皮微微顫抖著，倏忽瞪開一雙圓圓的大眼。然而，他的眼神是空虛乏力的。

毫無疑問，這個人是個瘋子。

「這位就是令兄？」

「正是！我可以對天發誓！」

「那麼，還有另一個本多甚左衛門的存在嘍？」

「我不清楚。」

雖然受著公家的高祿，却是閒職。他的生活實際上和政治已經脫節，再加上最近沈迷於嫂子的美色，這也難怪他對這一切事情，都懵然無知了。

「眞正不清楚？你不會又騙我？」

「眞的不清楚，我不騙你……那裏還會有另一個本多甚左衛門存在的道理呢？」

「但是，他明明就在……」

驀然閃過一絲念頭，轉明白過來了。

——原來現在的本多，竟然是梶豪右衛門這廝的化身。

「令兄什麼時候開始發狂？」

「兩年前的正月。」

「突如其來發作的嗎？」

「他在外頭住了半年，有一次出去，兩天都沒有回家。還是有人路過八辻原的時候，發現到他，把他救回來的。救回他的那個人說，家兄本來是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好不容易把他救醒過來，已經發狂了。」

「原來如此——」轉這次點頭了。

「我相信這場噩運是人爲的。兄台也別老是迷戀著令嫂，而忘掉了一切。既然身居旗本要職，就該多多留心幕府內部的一舉一動，否則不只是令兄，也許將來連兄台都要發狂，再出現一個冒充的人。」

轉義正辭嚴的留下這番話，頭也不回的離開了。

二

同一天晚上。

在「壽翁」的官邸內進裏。

老人一面讓千枝爲他按摩著腰部，一面和往常一樣的，要千枝陪他聊天。

「千枝，妳知道有個諸侯國，叫若狹的嗎？」

「不！婢女從來沒有聽過。」

「出了小浜灣，有個地方叫做蘇洞門，蘇洞門附近有一大片陡峭的岩礁，像展開的屏風般連接著，非常壯觀。」

「……」

「岩礁之陡，像是刀削過一般。岩礁之高，使得走在上面的人，看來像隻螞蟻。那是浪花和岩礁慘烈決鬪的痕跡。紅色的線條，配合織成黑褐色的橫紋，在陽光之下，浮起銅鑛一般美麗的綠青，五顏六色，光彩美妙至極。由礁底到礁頂，足足有好幾十丈之高，自左至右，足足綿亙一里之廣。自遠處望過去，好像巍然聳立在大海之上的巨怪。還有那併排成花房狀岩巢的唐船島，美麗的大瀑布自島上的岩壁間直瀉而下，縱橫交織著自然神奇而韻律的線條，千變萬化，眞是目不暇給。最壯觀的，還是那疊起無數白色巨箱般的巨壁，竟然一大一小的，敞開著兩處天然的洞門，彷彿是在邀人觀賞它的壯麗……，那二十多年前曾經觀賞的景色，到現在只要閉上眼睛，還會清晰的浮在我的眼前……，啊！眞是終身難忘的勝景呀！」

「……」

「千枝，假如我說，現在我有價值好幾百萬兩的財富，埋藏在那蘇洞門裏面，妳會覺得怎樣？」

「耶？」

「哈哈哈哈！……到過但馬的御火浦，越前的東尋坊，乃至剛剛所說若狹的蘇洞門等處的人，見到它們那自然天成的壯麗景觀，當然都會想要把他們巨額的財寶，埋藏在那裏，這應該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吧！」

千枝爲老主人按摩完畢，退回到自己房間的時候，夜，已經很深了。千枝當時只是聽聽就算了，也無心深思老主人話中的涵意。回到自己的房間以後，輕輕取出父親韌負與闇齋夫人的牌位，恭恭敬敬的放在神案上，正要默禱。

但是——

千枝的心，忽然怦的牽動了一下。隔著一扇紙門，她驚覺到嗖嗖嗦嗦的脚步聲，向內進裏潛去。

千枝的腦中，立刻掠過一個不祥的預感。她衝動的站了起來，但是，馬上又頹然的坐了下去。

——自己這麼單薄的一個弱女子，能夠做出什麼事情來呢？不能！不管將要發生什麼事，只有靜靜的等待。

果然不出千枝所料！——

內進裏傳來一聲驚叫，接著是物體激烈的撞擊聲。

然而，那只是一瞬間的事，隨之而來的靜寂，使得她的神經繃得更緊，庭院裏沙沙的樹葉聲，都會使她心驚肉跳，她感覺自己全身都在發抖，手脚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已經像冰塊一樣的涼了。

脚步聲再度響起，是一羣人的足音，雖然沒有人開口說話，但這一次的脚步聲大多了，看來這羣人已經不再忌憚什麼了。

聲音由遠而近，終於來到紙門外面。千枝竭力摒住氣息，連一動也不敢動，渾身上下，冷一陣，熱一陣，好像冷和熱在身體裏面跑來跑去。

脚步聲好像早就消失了，千枝還是坐在那裏，她擔心自己判斷錯誤，依然一動也不敢動。

不知隔了多久，千枝終於鼓起勇氣，打開紙門，踏著顫抖的脚步，走向老主人的寢室。

紙門緊閉著，室內還有燈光。千枝跪在地板上，叫著老主人。

沒有人回答她。

千枝用顫抖的雙手，推開了紙門。雖然室內的情景，必定不出她的意料，但她還是摒住鼻息，連眼睛都不敢睜得太大。

壽翁大人已然倒臥在血泊之中。

千枝嚇得面容慘白，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能呆呆的凝視著老主人。

她就這樣跪著凝視了半晌，突然感到老主人似乎發出了細微的呻吟聲，終於忘掉驚恐，走進室內。

「老，老爺！」

這一次是提高嗓門來叫了，老人也發出明晰的聲音，掙扎著想要爬起來。

「老爺，請振作一點！」

鮮血的顏色和味道，使得千枝的神志有點恍惚。她强壓下心中的不安，扶起老人來。

老人閉著眼睛，以一種微弱的聲音說：「千枝嗎？……」

「是的，老爺。」

「妳，妳是……間諜……吧？」

老人在千枝首日晉見時，也曾經提出完全一樣的問題，在這最後的一刻，實在不必在隱瞞了。

「是，是的。婢女的確是個間諜。」

「什麼人……差，差妳……來的？」

「一位叫闇齋的人。」

「原來如此，是闇齋——」

老人還是沒有睜開眼睛，但千枝感覺老人似乎點了點頭。

「老爺，婢女替妳療傷。」

「不必管它，這麼一大把年紀，受到如此重傷，不會有救的。越是企圖掙扎，越是留人話柄……」

「但是——」

「我說不必管它就不必管它。千枝！我託妳一件事好嗎？」

老人的眼睛此際已經張開，體力好像恢復了不少，但千枝聽人說過，這是迴光返照的現象。看來，老主人眞的沒救了。

「是的……請吩咐。」

「請妳轉告闇齋，就說壽翁臨死之前，已然斷絕貪念……還有，大內帖和天皇帖好像已經落在梶豪右衞門之手。……那厮是我的手下，爲人奸滑無……比，……要特別……留心……那厮，財寶千……萬不要……再……讓……那厮……得……去……。」

說到這裏，老人全身彈了一下，就斷氣了。

千枝將老人的遺體輕輕安放在墊褥上。正回想著老人臨終的遺言時，一個府內的武士大落落的闖了進來。

前幾天晚上，這位名叫兵庫的武士，曾經前來求謁壽翁，稟報梶豪右衞門心懷異志的

事。

瞥見室內這幅悲慘的景象，兵庫只「嗯！」的哼了一聲，咬了咬牙，也不向壽翁的遺體行禮，只是反轉過身來，問千枝說：

「妳叫千枝吧？」口氣冷漠而嚴峻。

「在現場目擊到他被人暗殺嗎？」

「不，沒有——」千枝搖了搖頭。

「妳不是梶派來的間諜吧？是不是妳趁著老爺不備，通知梶的手下來暗殺老爺的？」

「不！我絕不是那種人！」

「老爺曾經懷疑妳是個間諜，是公家派妳來的？」

「不是的！我只是一個浪人的女兒！」

「好啦！算了！」兵庫說著，銳利的眼神開始移轉目標，匆匆忙忙的在室內翻箱倒篋，搜索起來。

千枝看不慣這一種人。

即使是對待一個素不相識的死者，也應該要有相當的尊重，否則就太沒有良心了。

——不管怎麼說，至少壽翁對他是那麼的推心置腹，那麼的愛護倍至！

——而這一個人，竟然面對著主人的遺靈，既不跪拜，也不祈禱，只爲了達到自己的

目的，就忘掉了一切，這是何等的卑劣啊！

——很顯然的，他終於露出沒有良心的一面了！

兵庫翻遍了室內，回過身來，對千枝說：「老爺有沒有留下遺言？」

「沒有，我趕到的時候，老爺已經過世了。」千枝冷冰冰的回答。

「梶豪右衞門這個傢伙！」兵庫憤憤的吐完這句話，轉身離去。

千枝又默默的看了遺體一眼。

——他眞正是一位最孤獨的老人。

不知不覺的，泛起了深深的同情。

三

永井美作守和夢殿轉相對而坐，他身上還穿著睡袍。

當他起床，正想去漱洗的時候，轉突然從木賊草的濃蔭之中出現了。

美作守一句話都不說，轉身走回房裏。夢殿轉也默默地跟著進去。

庭院裏，露珠迎朝陽，已有幾分暖意。但是在室內，夜氣尚未退盡，留有幾分寒意。壁角上的暗影，也尚未完全消失。

官邸內靜寂無聲，在這座官邸裏，每日最早起的，是美作守自己，然後是園丁。通常，在夢殿轉出現的這個時刻，都還沒有一個人起床。

美作守和轉這是第三次會面。第二次會面時，轉曾經衝進美作守根岸鄉間的別館，追問他大內帖和天皇帖之間的關係。然後還請求美作守放棄暗殺清姬的念頭。美作守答應轉的請求，要轉以他的寶刀做爲交換條件。

但事與願違，轉反而揮劍斬死美作守的屬下。照理，轉已經沒有臉再出現美作守的眼前了……。

然而，轉竟然連一句解釋的話都不說，闢頭就問：

「監察大人，您知道本多甚左衞門的眞面目嗎？」

美作守不回答，只是把他的大眸子盯在轉的身上。

「薩摩府邸有個人叫梶豪右衞門，他假冒本多甚左衞門，證據確鑿，已經被我察出來了。」轉有點激動地說。

然而，美作守面無表情，看來一點都不動心。

「眞正的本多已經發狂，被關在他的胞弟本多主馬之助的家宅中，我是親眼看到的。」

「……」

「假如大人對此事毫不知情，不就太疏忽了！」轉的語氣越來越嚴厲，到最後竟斥責起美作守了。

「我知道。」美作守開口了。

「你眞的知道？」轉有點不相信。

「是的，不過我大約是在半年前才知道。」

「那麼，您爲什麼要一直放過他呢？」

「你不懂嗎？」

「小人不懂。」

「像我們這種執掌政治的人，經常會見到幾個奸臣叛徒，如果激於一時義憤，忍不住斬掉幾個，那就失去利用他們的機會了。裝著什麼都不知道，讓叛徒悠游自在地去施展手段，最後再抓住機會，處以嚴懲。不是常聽人說嗎？六韜三略秘法——簡單說，就是佈遠網，待大魚。」

「……」轉突然感到，和自己面對面坐著的這個人物，確實是自己所望塵莫及的。至少，就心機而言確是如此。

「夢殿——，你曾經發現梶豪右衞門和本多甚左衞門是一對雙胞胎嗎？」

「耶？——」

「哈哈哈哈！設非如此，即使幕府之中盲人再多，梶豪右衞門又怎能在殿中來去自如呢？連我本人在開始的時候，都還上了他的當呢？」

「眞有這等事？」

「梶豪右衞門攏絡甚左衞門的胞弟主馬之助，共謀餵甚左衞門吃下南蠻毒葯，使之發狂，然後由梶豪右衞門自己化身甚左衞門。他的目的在於大內帖和天皇帖，化身監察之職，眞可說是再合適不過。雖然知道這個秘密。但是我想到他的勢力比我强大，或許能夠比我更早獲得此二帖，等他達到目的時，我再來下手對付他，這就叫做坐收漁人之利。」

「我相信二帖都已經落入梶之手。」

「可能如此！」美作守似乎也知道這件事了。

「派在薩摩府邸的密探曾經來報，薩摩藩主的大伯，外號『壽翁』的老人，已經遭到暗殺。這件事可能就是梶豪右衞門所爲。因爲他曾經是壽翁的一名屬下，只要殺死壽翁，二帖全都可以歸他所有。這也許就是他原先的計劃。」

夢殿轉昨日曾走了一趟向島，探問發狂的中御門織江，織江自從投靠向島以後，狂疾漸癒，現在差不多已經完全復原了。因此夢殿轉才得問個仔細，曉得了天皇帖曾經落在這一個女子的手中。

但是，中御門織江的貞操連同她的天皇帖，一起被梶豪右衞門奪走了。

「既然梶豪右衞門已經弒殺他的主人，應該可以帶著二帖，遠走高飛了吧？……」

「我雇你來刺殺他，怎麼樣？」美作守說完，展顏一笑，自信滿滿的樣子？

看情形，美作守似乎已經做了萬全的準備。此刻他的屬下和密探，似乎已經在四面八方，爲他佈下了天羅地網。即使梶豪右衞門再狡猾，這次恐怕插翅也難飛了。

夢殿轉斷然地說：「小人認爲除掉梶豪右衞門，是自己的義務。」

「也不管我高興與否嗎？——好的！既然要殺，你就去殺吧！不過這樣一來，我所有的屬下，可能就會集合起來，專攻你一個人。最後那二帖還不是我的？」

「這——恐怕就很難說了喔！」夢殿轉故意把頭一個字的聲音拉長，清瘦的面頰上，各自展開了一朵微笑。

「你是你自己的主人，愛追梶豪右衞門就去追好了，這個我絕不干涉。但是，你也必須知道，這樣做的後果，可是你自己找的哦！」

「是的！小人遵命！」夢殿轉毫不畏懼的頷首答應，接著又說。

「對大人來說，小人也可以算是一個背叛者。而大人之所以願意縱小人這隻老虎歸山，當然是認爲小人還有利用的價值。……但是，小人唯一的目的，只有除掉梶豪右衞門，奪取二帖，以之作爲娶清姬爲妻的交換條件。所以大人可不必費神佈置，反正小人最後如果取到二帖，還是會自投羅網，來和大人交換的……。」

四

同一天，千枝回到了「無風亭」。

闇齋外出，還沒有回來。千枝屋裡屋外找了一陣，終於走進品茶室，自己沏了一壺茶，按禮細細品嚐，穩下心情。

千枝所準備要向闇齋報告的，只有梶豪右衞門暗殺壽翁這件事。其它的事情，她一概不知。在那座府邸裡的幾天，活像是做了一場噩夢；壽翁眞是個奇妙的老人，明明早就看穿自己間諜的身份，不但不盤問自己，反而非常信任自己。連最親信的部屬前來稟報最幾密的事情時，也從來不曾斥退過自己。還有最後一天，壽翁一面讓自己爲他按摩著腰部，一面講那些若狹蘇洞門的故事時，那番神情，全然是個好好老先生的樣子。在千枝眼裡，壽翁實在不失爲一個偉大的人物，和慈祥的長者。

雖然如此，但籠罩著那座府邸的氣息，却是陰森森的。千枝現在回想起那裡的氣息，都還心有餘悸。

「無風亭」的主人，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的行踪詭異，總覺得他的背面有一些暗影。記得自己聽他親口說，曾經做過江洋大盜時，全身曾爲之一陣淡冷。

一個人獨自坐在這裡，越想越覺得孤單，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可輕易置信。

夢殿轉——自己心目中的丈夫——熱戀著另外一個女性，不但如此，那個女性竟然還是當朝將軍的公主。

自從聽到了這件事情以後，片刻也不能釋懷，腦海裡總是夢殿轉，那個女性，夢殿轉

，那個女性……，盤旋縈廻，想忘，却怎麼也忘不掉！

那只不過是自己的單戀。夢殿轉只不過是自己內心的理想丈夫，他眞正有其他的女性，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能怨恨任何人。

從御浜的監牢裡逃出來以後，夢殿轉曾經在船上侵犯了自己。分手時，轉還老老實實的告訴自己，他之所以被囚禁在地牢裡，是因爲犯了强暴將軍公主的罪名。

比起壽翁或闇齋來，夢殿轉才是眞正擁有最黑暗一面的男人。自己竟然愛上了這樣一個男人，多麼可憐啊！

千枝曾經在自己的心裡，偷偷地插繪一張美麗的圖畫，那是自己和夢殿轉，過著無憂無慮生活的一幅畫。

那裡都可以——深山也好，海邊也好，隨便蓋造一間小廬，只要擋得起風，遮得住雨，裡面只住著兩個人，恩恩愛愛，過著寧靜的日子。

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千枝的心底裡，一直抱著這個美麗的幻想。但是，自從知道了夢殿轉的身世，原來是琉球中山王的嫡嗣之後，就漸漸的把它放棄了……。

第二天黃昏時分，闇齋才回到「無風亭」來。

千枝著實的喫了一驚，因爲闇齋一踏進門的時候，面容憔悴，宛如另外一個人。

「您有什麼不對嗎？是不是身體什麼地方不舒服？」

「沒有，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闇齋笑著，向千枝搖了搖頭。

精通醫理的闇齋，知道自己的胃長有癌腫，這幾天突然惡化，不斷的絞痛，已經吃不下任何東西了。

「怎麼可以請假回來呢？」

「不是請假，那是因爲……」千枝把事件的始末，一五一十的報告出來。

闇齋默默的聽著，沒有插入半句問話。

「辛苦妳了！」只說了這樣一句安慰的話，就歪身躺了下來。

千枝站起身來，正想爲闇齋取枕頭和棉襖——

「闇齋！」庭院裡傳來一聲暴喝，雖然隔著一道紙門，依然顯得强勁有力。

闇齋一動也不動，只微微張開了眼皮。

「等你很久了！既然你不來找我，我就自己找你來了！」原來是十六夜十兵衞。

「……」闇齋繼續維持沈默。

「你已經老而無用了！連殺妻之仇都不敢出來報嗎？」

受到嘲笑，闇齋面頰上的肌肉，抽搐了幾下。終於，他緩緩的抬起了上身。

「買下你那隻手臂的梶豪右衞門，此際應該已經從他的薩摩府邸裡，遠走高飛了。你那刺客的任務，不是也應該跟著結束了嗎？」

「你誤會了！前來比劍，是我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

「正是！」

「那麼，你又爲什麼要找我比劍？」

「跟你講也沒有用，閑話少說，出來吧！」

「……」這一瞬間，闇齋心念電轉，已經決定做最壞的打算。他立刻站起身來，取下山水畫，轉了幾下，從畫軸裡面，抽出一捲紙片。

闇齋將紙片交給千枝，低聲說：「逃走吧！」

「……？」

闇齋的眼神，突然變得十分銳利。他盯著臉色已經發白的千枝，催促著說。

「那廝的目的，完全在妳。我在這裡擋他一陣子，妳要趁機逃走，出去以後要拼命跑，跑得越遠越好！」

「……」

「這一張圖，是從大內帖上撕下來的，將來妳如果遇到夢殿轉，可以把這張圖交給他。」

「……」

「在我打開紙門，走入院子裡之前，妳必須一直端坐在這裡，不要讓他發現。等到我把他誘到主屋前巷口的時候，妳才開始逃。」

「……」

「要拼命逃，不許回頭，知道嗎？」

迎接死期的闇齋，在二帖事件上，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情，便是此事了！

五

清姬戴著進香的斗笠，拄著朝山的拐杖，穿著一身武士妻室的行裝，迤邐而行，經過武藏野，來到這個著名的古刹——深大寺。

她獨自一個人來到深大寺，當然不是一種巧合。

夢殿轉曾經說，那裡是他長大的地方。所以想了又想，眞希望去看它一次，如果還能夠在那裡寄居的話，就再高興不過了！

有生以來首度單身遠行的清姬，走過這一望無際的原野時，並不感覺孤獨。相反的，這裡開濶的視野，使她的心情感到無限的輕鬆與開朗。

綠油油的景色，在初夏刺眼的陽光下，看來是多麼的悠閒、和平而美麗。遠處牛隻的啼叫聲，樹梢鳥兒振翅欲飛聲，小小的一朵野花，乃至小橋、流水……，一切的一切，都爲清姬的心靈，添上了無限的寧靜與溫暖。

偶而停下來問路，農人都展開淳樸的笑臉，放下手上的鋤頭，還特地取下裹頭的拭巾，誠懇的爲她指示。

走上一個丘陵，林中傳來嘹亮的歌聲：

雨啊！請勿哭泣
佛寺旁邊
柿子樹底
請聽那雉雞在啼

清姬微笑著，漫步走了上去。

一個年輕女子，背著一個幼童，穿過林叢，也來到了這個上坡路。

清姬感到非常詫異。來到這麼偏僻的地方，竟然遇上一張這麼高雅的面孔，心想一定也是位豪門之女，不願失之交臂，於是主動上前攀談。

「恕我冒昧——」

被招呼的一方，見到頭笠下面高貴的臉龐，也禁不住吃了一驚。

「請教，由這裡到深大寺，是不是還很遠？」

「那裡，馬上就到了。我帶妳去，好嗎？」

「這怎麼好意思？」

清姬當然很有禮貌的辭謝一番，對方笑著說。

「沒有關係，我們也正想回深大寺去呢！」

「——？」

「我們是深大寺的食客。」

「哦——，原來是——。」清姬更睜大了眼睛，重新打量著對方。

「請吧！」這位年輕的女人——名叫絲路，帶著頭，走得相當慢。清姬也好整以暇的跟在後頭。

「啾啾……好不好……啾啾……？」幼童回過臉來，伸出一隻手，說著。

「哎呀！……好可愛！」清姬微笑著。非常開心的抓起幼童肥嫩的小手。

一股柔軟和溫溼的感觸，似電一般地傳到清姬的胸脯裡，她那微笑的臉霎時凍僵，腦海浮現痛苦的回憶。

……一生下來，就强被抱開的我兒，如果現在還活著，是不是也該長的這麼大了？

「遇到什麼人，都要叫人抓小鳥給他玩。」絲路說著，指了指頭上，說：「看哪！少爺，小鳥都怕你了，都飛上天去了。」

到了上坡路的盡頭，絲路指著杉木林中的山門。「就在那裡！」

清姬點了一下頭，說：「這一座寺院很大嘛？」

「是呀！——」絲路望了寺院，又望著清姬說。

「住持到高野山去了，碰巧不在。妳有什麼事情，可以跟我說，我來替妳傳達，好不好？」

絲路的心中思慮著，這麼高貴的少婦，單獨一個人走了這麼遠來，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清姬聽說住持不在，有點失望。「妳和住持是不是親戚？」

「不是的，有人吩咐我，到這一座寺院來投靠，所以我才來的，我也是想在這裡做食客的。」

「妳說的，可是實話？……」

清姬有些礙難啟齒，不過既然已經來到這裡，還是說了。

「我和住持，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只是想，如果能夠讓我在這裡逗留一段時期，該有多好……」

「眞是這樣的嗎？那麼，如妳不嫌棄的話，就請妳來我們的別庵住，好嗎？，我們有三個房間……，只要妳能夠忍受這孩子的頑皮，要住到什麼時候，就可以住到什麼時候，我們絕對竭誠歡迎。」

清姬低下頭去，端詳著幼童。

這一位年輕女子稱呼他少爺，不然就稱呼他公子，一定是她主人家的小孩，說不定有個高貴的身份。

「這個孩子，都是妳一個人照顧的嗎？」

「是的。」

「看妳這麼年輕，照顧小孩不是太辛苦了嗎？」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這位公子已經沒有父母了……不！當初他的父親把他帶來這裡的時候，我應該就可以推測到，是不是吩咐我來這裡投靠的那個人……」

「……」

「眞是太巧了！住持和老禪公只看了一眼，就都說太像了，像是一個模子裡打出來的一樣，我也眞是太疏忽了！一點也沒有發覺這個孩子，是那麼的像他！因爲我遇上他的時候，也只不過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絲路似乎無所不談，話閘子一開，一說就是老半天。

一天過了又一天，除了老禪公以外，再也找不到人跟她談話。

而這位和自己一樣，投靠到這一座寺院來的高貴少婦，給她帶來無上的親切感，難怪她不問就先說了。

清姬呢？她聽著絲路滔滔的講著，忍不住再次端詳著幼童，但這一次，整個人突然像

受到極大的衝擊——。

……太像了！像轉！

「請問——」走過山門時，清姬停了下來，神情凝重的望著絲路。

絲路看到她突然之間緊張起來的神情，嚇了一大跳。

「是不是……我說錯了什麼話？」

「不！不是的！……我只是想要請教妳，那個人，——那個人，是不是叫做夢殿轉呢？」

「……」絲路的眼睛，一下子瞪得好大。

「妳，——妳認識夢殿大人嗎？」

「這孩子是夢殿的……？」

「假如妳認識，就應該知道他們很像。」

「知，我知道。」清姬摸著胸部，有點喘著氣。

「假如說他是夢殿的兒子……，那麼，他的母親是誰呢？妳知不知道？」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奉家父之命，照顧這位公子的……。」

進入庵裡，兩人隔著火爐，面對著坐了下來。

絲路繼續說著照顧幼童的始末，幾乎知無不言。

但是，清姬的態度，也實在太過認眞了。害得絲路雖然一面在說著，一面却心裡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絲路的父親，姓河合，名藤左衞門。二十九年前，當琉球國的中山王出府來訪時，藤左衞門奉幕府之命，充任接待官。年輕的中山王帶著當年剛剛出生的嫡子——伊舍堂王子，下榻江戶。藤左衞門奉命暗中抱走王子，躲藏起來。中山王遇到幕府這種狡猾的策略，無可奈何，只好吞下憤恨的淚水，離開了江戶。

那伊舍堂王子的後身，就是夢殿轉。

藤左衞門把夢殿轉養育到三歲，就帶到深大寺，寄養在這裡。所以琉球國的伊舍堂王子，等於是在深大寺長大的。

絲路出生時，藤左衞門已經改名換姓，叫做倉邊典馬，加入監察官本多甚左衞門旗下，留守本多官邸……。

絲路的話沒講完，清姬已經因爲過度的刺激，感覺頭暈目眩，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害得絲路更加不安。

清姬火一般的眼神，凝望著睡在絲路膝上的幼童，心底裡不斷高聲的叫着。

——這個孩子！

她所聽到的，是自己的小孩出生以後，立刻就被抱走，不久就死了……。

可是，他竟然沒有死！竟然在深大寺這個熟悉的地方，被保護得好好的！而爲她照顧自己這條命根子的，竟然又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年輕姑娘！

清姬把視線緩緩移向絲路，想要開口講話。可是，不知爲什麼，她始終說不出：

「這是我的孩子！」

六

夢殿轉走出永井美作守的官邸之後，就直赴「無風亭」，因爲，他突然想起千枝。

——把她寄在那裡那麼久，從來沒有去理會她！

雖然在分手的時候，曾經非常冷淡的告訴她，自己的一生要自己去設法……，然而，在他心底的深處理，千枝的存在，並沒有完全消失了。

穿過這片雜木林，「無風亭」的隱宅就已在望了。夢殿轉清瘦的雙頰上，不禁漾起了微笑。

首次來到這一座「無風亭」時，闇齋曾經告訴他，當人心深覺世事之無時常，總會想到捨棄俗念。這其實是人性軟弱的一面。有一種方法，可以反過來，利用這種俗念的反面，達到人性最深的深處……。說著說著，就眞的舉了一個實例，讓他看到一幕駭人的光景……。

亭主叫他的妻子仰臥著，掀開她的裙裾，露出一雙冷冷的下肢……，亭主推開妻子的兩脚時的一幕，連同妻子腰際繫著的純白絲絹，到現在都還清清楚楚的印在他的腦海裡。而最最深刻的印象，還是自己那付駭住的神情。

那時正像是在做著白日夢。然而，隨著時日遷移，終於覺悟到那唯有未泯的童心，才能繪出的光景。共相斷守已逾四十年頭的老夫老妻，完全無視於外人的存在，只一心一意陶醉於自己的遊戲……。

那是夢殿轉有生以來，所見識過的，生活得最不成人樣的一對夫妻……。

每次，夢殿轉來到掛著「無風亭」船板匾額的正門前時，都有一股說不出的溫暖，鑽進他的心窩裡。就好像一個浪跡天涯的稚子，在久違了慈愛的伯父母之後，再度踏上了他們的大門一樣。那是另一種類的親情……。

放開了喉嚨，豪壯的向內喊了一聲——。

屋內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回答。夢殿轉這才又轉到偏門，從院落走進去。

驀然——

在品茶室正前的洗手枱下——

夢殿轉望見倒臥血泊之中的人，吃了一驚。

不須跑過去抱起來了，夢殿轉一看，就知道已經斷了氣。他鋼牙一挫。

——是誰幹的？

他知道這一位老人，絕非池中之物，不應該輕易就遭到毒手。但是，事實擺在眼前，明明就是一刀斃命，由此可見，對手必定是個高明的劍客。

夢殿轉抱起遺體，走進品茶室中，使之向北躺下。

——是不是女人不在的時候發生的？

——女人是不是都已經離開了？

心緒一時紊亂不寧，夢殿轉決定暫時就這麼坐著。

須臾，在後門的方向，聽到有人放輕著脚步，慢慢走進來的聲息……。小心翼翼的打開後紙門，伸出頭來——。

原來是千枝。雖然受命必須拼命的逃，不許回頭。但是心裡不安，又倒轉回來了。

千枝看到靜坐著的夢殿轉，和躺著的闇齋遺體，一時之間，驚愕與激動交迸，呆在那裡，半響說不出話來。

夢殿轉靜靜的等著千枝走進來，向遺骸跪拜默禱。然後，才以平靜的口吻問她說。

「這是什麼人幹的，妳知道嗎？」

「曾經報過名，說是十六夜十兵衛。」

「什麼？竟然是十六夜十兵衛——？」夢殿轉頓時愕然。

——十六夜十兵衛，是前來尋仇的嗎？

腦際閃過這個念頭，但剎那又打消了。

——不可能的！十兵衛和自己在小石川的空屋前決鬥時，應該已經全神貫注，沒有時間去辨認發出一聲大喊，而使他落敗的人才對。

「十兵衛爲什麼要襲擊他？」

「那好像是……」千枝摸索著記憶，不敢肯定地說：「我似乎聽說是梶豪右衛門雇用他爲刺客。」

「原來是梶豪右衛門——」夢殿轉走了那麼遠到這裡，還得聽到這個名字。

……千枝正想把闇齋留下來的遺言，轉達給夢殿轉時，突然湧起一股重逢的喜悅，全身發燙……。

×× ×× ××

——我是琉球王的嫡子？

夢殿轉啞然了。

這一段秘辛，是「無風亭」主人向千枝透露的。

千枝娓娓的敍述著，夢殿轉茫茫然的聽著自己的身世，時而抬頭仰望蒼天，時而低頭喃喃自語。

——假定我不是琉球王的嫡子，而是個大將軍的私生子，又待如何？

——對於現在的自己來說，這琉球王嫡子的身分，於事何補？不但不能發生任何作用，簡直一點價值都沒有。

——最後悔的是，爲什麼不能早幾步趕到這裏？

千枝把故事講完，視綫停留在夢殿轉的臉上。

夢殿轉突然急躁起來，身體一直挪動著。終於，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非宰掉梶豪右衞門這廝不可！

——就這麼決定，宰掉他！

——默兵衞應該已經開始調查梶的行踪了。

「千枝小姐——」

「什麼事……？」千枝不再一直注視著夢殿轉。

「這偌大的一棟房子，現在只留下妳一個人了。自己一個人，是不是敢住下去？」

「……」

「假如現在回到令弟那裏，仍感時機尚早的話，那就只好請妳繼續住在這裏……。」

「我想住在這裏，我不想回去……。」

「自己一個人，一定會感到寂寞，但也只好如此。」

「那……那你呢？」

「我啊，我必須找到梶豪右衞門這廝，另外和十六夜十兵衞之間，還有一場比劍之約。」

「我的心目中，已經認定你是我的丈夫！」千枝突然鼓起勇氣，堅定的說。

「我必須娶將軍的女兒爲妻，這一個事實，是任何人也無法改變的。」

「這一些我都很清楚，但是……。」千枝費力的壓住湧上胸腔的熱血。「假如嫁給夢殿轉的希望斷絕，我也不想在這個地方，單獨活下去了……。」

「……」夢殿轉注視著泫然欲泣的千枝，不禁有點悲壯起來。他環顧了一下房間，再看看千枝，心中想著：

——這個地方，我是不是可以再度活著回來？

××　　××　　××

同一天，松平中務少輔直元又悄悄地步出宅邸，懶洋洋地走到大街上。

事到如今，尋找清姬的念頭，早已淡薄了。只是因爲一直呆在家裏，悶得快要發狂了，所以才漫無目的地蹓躂出來。

走著走著，來到深川的八幡宮前。正在感慨著命運的無情、苛刻，忽然瞥見一個乾乾癟癟的中年人，搗著頭向他走過來，湊上了他的耳際：

「高貴的大人——」一對瞇得細細的三角眼，充滿了狡獪的笑意：「日子太無聊了，

是嗎？小人帶您到一個包管有趣的地方，打發打發時間，怎麼樣？」

說完，又拼命哈著腰，搗著頭。

直元那公子哥兒的風度，和高貴華麗的裝束，引起了此人的注意，想要上來動點歪腦筋。

直元停下來，看了看這個中年男子，雖然覺得很不順眼，還是默默的跟著他走了。

深川這一帶的風月場所，最近繁盛異常，已有凌駕吉原之勢。比較著名的青樓，有土橋、仲町、新地、石場、櫓下、裾繼、鴨子等七處，都是聲名遠播。風流之客，川流不息，每到深夜，灯火通明，眞是熱鬧到極點。

然而，這七個地方，並不是性質完全相同的風月場所。依據他們營業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爲「呼出」的區域，和「伏玉」的區域這兩種。

所謂「呼出」，是把女人從別的地方叫到酒樓，陪酒玩樂。供應這些女人的，是通稱「童屋」的店裏。

所謂「伏玉」，是酒樓自行預備著許多女郎，待價而沽。因此這種酒樓，等於是兼營著私娼寮。

在當時，「伏玉」比「呼出」，還算略高一等。

名聞遐邇的辰巳羽織藝妓，比起深川一帶的青樓女郎，又大大不同了。她們雖然也陪

酒，但是她們通常純粹賣藝，很少賣身。也因此她們的「身價」百倍。

久而久之，經常跑跑深川一帶的老風流客，對於「呼出」和「伏玉」的青樓女郎，逐漸也感覺厭膩了。但是，叫他們花下那麼多時間和精神，去進攻一個羽織藝妓，却又都嫌太麻煩。於是，另一種方式的營業，就應運而生了。——那就是，利用良家寡婦或姑娘，悄悄介紹給客人。

通稱這一些營業的場所爲「秘屋」，其實當然也是一種私娼寮，所不同於「呼出」和「伏玉」的，是這裏的女人，大多數是兼差的良家婦女，而不是以此爲常業。當然，凡有男人享樂的地方，就有人口買賣，這些「秘屋」既然以滿足男人爲手段，當然免不了花錢買女人這種生意。

中年男子帶著直元去「打發打發時間」的，就是這種「秘屋」之一。

房間裏不算很乾淨，光線昏暗。天花板很低，像是住在侷促的小閣樓一般，令人有種壓迫感。

直元臉上掛著迷惑的表情，一直靜靜地坐在几前。不久，中年男子上來了，彎著腰說：

「大人的運氣眞是太好了！今天，我們恰好有一位十九歲的姑娘在這裏，保證原封未動的處女，如假包換！不！絕對不討價還價，只要大人您看上她那麼箇一眼，保管會說，

十兩都不算貴——。」

男子講完，露出兩排土黃色的牙齒，堆起虛僞的讒笑。那付尊容，任誰看了都想作嘔

他伸出兩手，高舉過頭，前額觸在榻榻米上，要求直元先付他一兩，做爲「預金」。直元雖然覺得這種地方索然無味，但還是把「預金」付給他了。男人離去後不久，唐紙門輕輕緩緩地打開了。

七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睡著，只記得好像在片刻之前，精神還有點恍惚惚的……。

千枝猛然醒過來。

右手直覺地，從棉被裏平伸過去——。

——啊！還在！

剛才驟然警覺，是因爲夢殿轉沒有發出鼾聲。現在觸到他的肌膚，才放下了心。

那隻伸出去的手，也不縮回來，就直接幸福的放在那裏。黑暗中的千枝，睜開大大的眼睛，一動也不動。

——現在，才有眞正嫁給夢殿轉這一個男人的感覺，那是一種妻子的嬌柔般的感覺。

——我可以單獨活下去了。

千枝非這樣告訴自己不可。假如不這樣告訴自己的話，這一夜的幸福，不久就要消失的恐懼，說不定早就忍受不住了……。

室內的黑暗，已經不再是夜裏的黑暗。室外的天色，現在應該已經亮出魚白肚光了。可以聽到樹梢上，小鳥跳著叫著的聲音。千枝眞想一手擋住時間，不讓它前進……。

「我就住下吧！」

——眞希望時光能夠倒回，再退至昨晚夢殿轉這樣告訴自己的那一刻。

——首次嚐到爲一個心愛的男人，開啓心扉以及身體的歡喜。那是多麼令人爲之顫慄的歡喜……！

——遭到將軍强暴時，只感覺到恐懼與嫌惡。後來在那小舟之中，緊緊地被夢殿轉抱住時，雖然不覺得恐懼，但整個人都是冰涼的，身心都是空虛的。只是隨著他擺佈，活像個死人。

——要委身於一個男人，熾烈的愛情是多麼的重要啊！當漸緩的激情，霎時間開始了猛烈的狂瀾時，全身像輕紗似的飄浮，冉冉的飛昇、飛昇……。啊！那令人迷醉的烈情，這個躺在身邊的男人……。

……夢殿轉已經先躺在床上，當千枝將自己的身體，整個鑽進那個溫暖的被褥中時，胸腔已經瘋狂的起伏，體內的熱血澎湃，全身的血管都熱得發脹，她的本能催促她，立刻

要和身邊的這一個男人，融解在一起……。夢殿轉抱住了她，兩瓣濕唇密密的膠合，全身的官能，立時像崩潰的堰堤一般，瘋狂的奔瀉……，千枝這回，完全脫掉她女人嫻淑的外衣了……。

夢殿轉驚詫於千枝火焰般的烈情，移開嘴唇，溫柔地撫愛著她熾熱的雙頰，輕聲地問：「妳很愛我？」

「愛得快死了！」千枝不再忸怩，整個心溶化般的回答著。

夢殿轉的膝蓋，悄悄地進入千枝的腿間，輕輕地撥開她的雙腿……。

千枝回味著那粗細、柔軟，以及溫暖的斯磨，眞想再咀嚼那融合一體的昂奮，和即將到達其頂點的顫慄。

——再來一次！千枝望著夢殿轉，希望能夠如此。

眞想立刻撲到靜靜地熟睡著的夢殿轉懷裏，捉住他，向他傾吐胸中的千言萬語。

——爲什麼不能這樣做呢？時間像一支利箭似地，飛逝過去，再也擋不住……。

——爲什麼不？說不定就此永別了！

千枝驟然感到胸中的重壓，和全身越來越厲害的悸動，終於忍受不住，滾向身邊的夢殿轉，將臉埋在他那健實的胸膛裏——。

意外地，一直以爲是在熟睡中的夢殿轉，竟然圍過雙手，摟抱著她。溫柔萬千地爲她

撫著背。

「天好像亮了！」

夢殿轉溫和的口氣，遭到千枝強烈的抵抗——

「不！不！我不要！我不要！……」輕聲地低訴著，一顆心激烈的掙扎著。

淚水驟然決堤般奔淌而下，沾濕了夢殿轉的胸膛。夢殿轉輕輕移下千枝的軀體，翻轉身來，將自己的身體，緊緊密密地貼上她的全身——。

「千枝！」

「嗯——」

「這一刻的幸福，也許將爲妳帶來一輩子的不幸。」

「不！不要說！……」

千枝感到渾身的官能都蠕動起來，血液急速地奔騰，四肢不自覺地凝聚起異常的力量，纏住夢殿轉的身體。

雪白而柔軟無比的肢體，竟能產生這種強烈的力量，夢殿轉爲此刻的千枝，眞不知要如何去慰解了。

……又過了將近半個時辰，千枝終於憶起女人的嬌妗，輕巧地滑出被褥，穿好衣服，從後門走了出去。

在厨房裏，喜悅地忙著，羹好了茶，來到品茶室，將室內整理得窗明几淨，坐下來，等著轉。

但是，夢殿轉一直沒有再出現。

他已經走出房子，遠遠地走了。

他無法忍受那種生離死別的場面。

××　　××　　××

同一個早晨，在深川「秘屋」一個簡陋的房間裏。松平中務少輔直元和他昨晚召來的女人對坐著。

她是一個溫馴的少女。雖不能說是一個美人，但她那姣好的面容上，帶有一股憂鬱的氣質，恰恰合於直元的喜愛。雪白的肌膚，看來似乎還沒有受過多少男人的穢辱。

她的舉止動作，都尚稱得上高雅，措辭用語也大致合宜，照理，該不是出自貧賤的人家。

她唯一的缺點，是不願說話，櫻桃小口整日緊閉著，其他經常涉足花街柳巷的人，遇到這種悶葫蘆，大多不太高興。可是，松平中務少輔直元却非常欣賞她。

直元啜了一口女人遞過來的香茗，說：「像妳這種姑娘，不配這種地方。」

「……」

「不用說，一定有什麼難言之隱，才會流落到這裏。如果妳願意，我可以替妳贖身。」

「耶——？」女人驚慌地凝視著直元，有點不敢置信的樣子。「您這樣做，又是爲了什麼？」

「看妳可憐，如此而已。」

「可是……，我的身子，是賣五十兩的。」

「五十兩又如何？一百兩又如何？」

「那……您只不過是留宿一宵的客人……」

「就算留宿百宵，如果心靈不相交往，分手後馬上就會忘掉。但妳却很可能是我所忘不了的人。」

女人低下了頭，眼眶裏的淚水，一直在打著轉。

「妳的眞名怎麼叫？」

「妾身小名叫加枝。」

「是這江戶的人嗎？」

「不，家鄉是在若狹。」

「若狹？——那不是很遠嗎？」

直元那似乎頗爲關懷的口吻，使得加枝壓抑了許久的熱淚，終於奪眶而出，滴落在她的膝蓋上。

自從被賣身到這裏以後，加枝唯一的生存方法，是在自己的胸膛裏，描繪故鄉那平靜美麗的大海、山脈，以及草原……，和自己家裏的房子等等，每當她感到命運的悲慘而又求助無門時，都不禁靠著這些回憶，來支持自己。當那聳峙險峻的巉巖，噴湧著迷霧似的海沫，以及柔波裏緩冷著的小舟，伴隨著朝陽、晚霞，和那明媚的朵朵彩雲，一一掠過她的腦際時，她那被剛殘的餘骸，又能藉此新活起血肉，尋找著未來的一綫光明。

加枝能夠爲自己做到的，只有這些了。

「對了！……我也到若狹去一趟吧！」直元突然沒頭沒腦地，冒出了這句話。

加枝從夢境中醒來，再度凝望著這位年輕的嫖客。

「若狹是家母的故鄉，幼時從她的口中，經常聽到若狹城郭的壯偉，和蘇洞門奇巖的靈秀……」

直元捕住了加枝的視綫，微笑著說：「順便把妳帶去，怎麼樣？」

「耶？——」

「我不騙妳，說眞的，對於這一個人間浮世，我已經厭煩透頂了！妳我兩人到若狹去吧！就著海浜，築間雅廬，夠我們寧靜地渡過此生，就可以了。或許，這才是眞正的幸福呢！……」

直元這一番話，既像是在對加枝說著，更像是在催促自己趕快下決心。說完之後，臉上突然罩起一層嚴肅的表情。

八

當時——。

一般人由江戶出外旅行時，大多趁著清晨鐘聲的第一響出發。——也就是在卯時左右。在多天晝短夜長的季節裡，這個時候的天色，還完全是一片昏黑，連公雞都還不報曉。必須再過一個時辰，天色才會亮起來。

從江戶步行到高輪，天色才漸漸轉亮。

「行至高輪，回顧江戶，糟糕糟糕，忘帶何物？」

這一句歌謠，描寫天色由黑轉亮，以及旅人上路後的情景，眞可說是淋漓盡緻。

路上，有個大木門，通過這個木門，便是所謂的「朱引外」，也就是踏出了江戶府的轄境之外。

一個木門之差，景觀就要完全不同。沿著官道走去，可以發現這一帶的房子，都蓋在路的左側，有牛棚，有車棚，有豬舍……等等，連延成一條直線。除了面臨官道的正面，有許多出租牛車的商店，在後街巷裡，還有許多供路人住宿的旅店。顯然這一帶的居民，

靠著遠行旅客吃飯的，還眞不少。起波（日本俳句詩人）有句話說：

「芝浦之勝觀也，牛車與初霞。」

再往前走，就是一片廣大的空地。

這一片廣大的空地上，經營著許多茶肆。

夏天，從冷泉中洗淨了熱汗，啜食粉條。

多天，高高的屋梁上吊下一隻大鐵鉤，鉤下掛著鐵鍋，鍋內煮著大鍋菜，圍住爐邊，煨著燒紅的木炭，薰著棓柮的煤烟。取出土製的美酒，飲下滿屋子的暖意。

因此，幾乎所有走過這片空地的旅人，每一個都要進入這些茶肆，歇歇脚再啟程。

在朝陽斜照的官道上，有要往伊勢進香的集團，有商旅，有雲遊僧侶，有調遷的武士……等等，個自踏著不同的步伐，向著各自不同的目標前進

這一天，早出發的旅客，大約已經走到六鄉一帶的時候，一列整齊的隊伍，自大木門內走了出來。

那是一個雲遊僧侶的集團，總共人數約有二十名。

他們經過了空地，沒有進茶肆歇息，繼續前進。每一個人神情冷肅，默默地走著。

這時，一家茶肆簷前的長椅上——

一個背對著官道而坐的平民，緩緩回過頭來，將他銳利的眼神，緊盯住這一群雲遊僧侶。

——錯不了！就是這些傢伙！

點了一下頭的這個人，正是默兵衞。

這是一次嚴厲考驗耐性的埋伏。

默兵衞原來有點擔心，他怕這批人或許會迂廻鎌倉的舊官道，從程之谷出江戶。

——眞是謝天謝地！這批傢伙竟然不知好歹，胆敢從大木門大搖大擺地走出來，這也許是上蒼有眼吧！

就算比他們遲了一天兩天，也沒有多大關係。在他們到達目的地之前，沿途還有五十三處市集，可供歇宿。就怕他們不出現，既然已經出現，就可以放心了。

——轉大人說過，這批傢伙也許一路開向島原。即使從大阪上船，在這五十三個市集之間，就非走陸路不可。

問題只在於跟蹤他們的夢殿轉，究竟要選擇什麼地方，去襲擊他們。

——咸認幕府之下第一高手的轉大人，即使發生什麼意外的變化，應該也不會失敗才對……。

然而，看到敵人排得長長的隊伍，默兵衞微微感到有點不安。因爲，既然被梶豪右衞門選中，加入這一群僧侶模樣的行列，至少不會是普普通通的武士。

當天早晨，根岸「御行之松」附近的別館裡，永井美作守很早就醒了過來……。

在京都長大的愛妾，比他起得更早。

永井美作守伸手出去，搖了搖放在枕邊的銀鈴。紙門立刻打開了，探出一張已經化好粧的端麗面龐。

「兵庫大人來了很久，正等著主公起床……」她的聲音，比銀鈴還要好聽。

「兵庫嗎？——」永井美作守一撐，坐起身來。

「讓他進來。」

「到這裡？——」

「無妨，這個人可能有急事。」

木板門打開了。一陣清晨的涼風吹進了寢室。一個武士，也像一陣微風似的走了進來。

令人感到意外的，這個武士，竟是「薩摩的大伯」壽翁最得力的部下之一——姓日下部，名爲兵庫。原薩摩藩的藩士之一。可見他早已背叛了他的老主人。能夠使這個人叛背，可見得美作守的高明。

梶豪右衞門假扮戎本多甚左衞門的秘密，美作守之所以能夠知道得那麼早，顯然全賴這位日下部兵庫的通風報信。如果沒有兵庫的幫助，美作守說不定到現在，都還被梶豪

右衞門矇在鼓裡！……。

兵庫僞裝爲壽翁獨一無二的忠心部下，換取壽翁的信任，使壽翁對他推心置腹。（不！到某一個時期爲止，兵庫的確也是忠心耿耿的）同時，暗中一方面和梶豪右衞門合作，共謀奪取二帖。一方面却不斷監視著梶豪右衞門，將他的動靜，一一密報給美作守。

「聽說梶豪右衞門暗殺了壽翁？」美作守先開了腔。

「當小人匆忙趕到，已經斷氣了。」

「梶這個人，似乎比你高出一等？」美作守搖著頭，故意這麼譏諷他。

「眞遺憾！豪右衞門這廝看小人極力奉承老主人，一定是猜透小人的意圖，所以才急遽下手。」

「梶豪右衞門眞的從中御門織江的手裡，奪到天皇帖嗎？」

「那是毫無疑問的。」

「一個叫做十六夜十兵衞的人，聽說帶來大內帖給豪右衞門，——是不是有這回事？」

「不錯！——」

「梶豪右衞門二帖到手之後，當然要大笑一番。差不多今天早晨，就該走出江戶了。」

美作守猜得眞準！

「走那一條路？」

「可能是東海道。」

「東海道？那豈不是太過自信了？」

「當然敢這樣自信了！」

「爲什麼？——」

「梶隨身帶著二十幾名武術高强的武士。」

「原來如此！——」兵庫這才恍然大悟。

美作守的雙手交抱於胸前，低頭沈思著。良久，他開口了：

「派遣一批探，追擊他們！」

「主公！——」兵庫抬起緊張的面孔，向美作守說：「小人認爲，追擊當然是必要的，但梶豪右衞門一定也有迎擊的手段。所以小人想要採取個別行動，不參加追擊的隊伍……？」

「你的手下當中，有武術高强的嗎？」

「有的，……小人已經拉攏到曾經取得大內帖的十六夜十兵衞，這個人高超的武技，已經被江湖公譽爲『魔劍』，絕對可以擔當重任！」

「兵庫！——」

「小人在！——」

「追踪豪右衞門一行的，不只我們。」

「大人的尊意是說——？」

「有個叫做夢殿轉的人，以前也曾在幕府手下，擔任過密探，你可曾經聽說過？」

「有的，小人確曾聽過此人。」

「這個夢殿轉，武術高强，能夠孤劍擊敗十數名高手，必須特別留心。」

「是的！——」

「他必定也正在追踪梶豪右衞門，要特別注意，二帖絕不能讓他先得手！」

「是的！小人絕不疏忽就是……。」兵庫說完，接著就站起身來。「小人現在就去追擊梶豪右衞門。」

「事成後，我委你本多甚左衞門的遺缺。」美作守下了一個美餌，這就是他的用人之道。

兵庫走後，美作守向走進來的愛妾笑著說：「我們再睡吧？」

「請大人別開玩笑了！」

「那裡是開玩笑？若無如此精力，那裡還能夠治理天下？哈哈哈……！」

九

形勢險要的九十九折坡道，在高可遮天的杉木林中，逐漸往上延伸。

從扶疎的樹葉間漏下來的初夏陽光，已經相當刺眼了。但是山路兩側的羊齒葉和青苔，不時散發著冰冷沁骨的山氣，因此上坡中的旅人，並不會感覺初夏的炎熱。

樹林中的斑鳩，一聲又一聲地啼叫著。

上坡路的右方，是一條很深的溪谷。谷底不時轉來轟轟的水瀨聲，聽來心胸舒暢無比。溪流的霧氣，不能湧上對面的山肌，輕輕地撫摸一陣之後，又漸漸淡了下來。

二十幾名雲遊僧侶打扮的行列，登上了這一段坡道，不久，來到一個將要轉過山腰凸部的地方。

走在前頭的人，忽然停了下來——。

「休息一會兒吧！」說著，脫掉了天蓋（覆面大草笠）——出乎意料的，竟然是本多主馬之助的面孔！

其他的人跟著都脫下天蓋，但，沒有梶豪右衞門。

假如夢殿轉看到這些他想追擊的人，一定會苦笑出來。這些幕府的密探——已經拋棄父母所賜之名，改頭換面，爲幕府担任密探的武士，——天組、地組、人組的組員都有。竟然這麼多人參加了這一群徒黨！

是依附於梶豪右衞門的強大勢力呢？還是動心於梶豪右衞門所答應他們的條件？——無論他們眞正的動機如何，至少，這一些人都已經背叛了幕府，現在正從事於某種秘密的行動，這是千眞萬確的！

「應該快要被他們趕上了……」本多主馬之助說著，向旁邊的人伸出一隻手。

旁邊的人立刻將手中的尺八（長笛），遞給本多。

本多站到絕壁的前端，將尺八的一端湊近右眼。這隻外表看來像是雲遊僧侶象徵的尺八，原來，竟是一隻可以放長視線的千里鏡。

本多主馬之助調整一下千里鏡，望著眼下杉木林間的山道，來回的搜索了好幾遍。突然——

「唔！」本多主馬之助點點頭。他回過身來，環視他的部下：

「來了！——」

一直保持著沈默的二十幾個人，瞬間起了緊張的神色。有的人下意識地摸了摸腰間的長刀。

這一群人，是爲了引人追踪，故意扮成雲遊僧侶的梶豪右衞門部下。他們的任務，在於迎擊，並殲滅所有的追擊者。其前途的危險與艱鉅，是不難想像的。

梶豪右衞門自己，則只帶著兩三個人，潛出了江戶。他們究竟僞裝成何種身份？是走

在前面還是走在後面？連這一群部下都沒有一個人清楚。

梶豪右衛門這一招，躲過了許多追踪者的耳目，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不能算是不聰明！

坡道順著蜿蜒的山勢，繞過來又繞過去，其間有好幾段，本多主馬之助這裡是看不見的。

然而，杉木林中一直走上來的追踪者，遲早是會被他看到的。果然，在一段直路上，他看到了十幾個武士，也是戴著天蓋，往樹葉底下急步趕了上來。

有兩三名部下站到本多身邊，向下面搜尋。但他們的肉眼，只能看到一片杉木的葉子，其它什麼都看不到。

「你們昨天下午的好伙伴！」主馬之助對大家宣佈他的判斷。「幹吧！一個都不讓他通過！」

×× ×× ××

同一個時刻，十六夜十兵衛在平塚的茶肆裡面，仰臥在一間只有兩個榻榻米的小房間裡。

日下部兵庫雇用他追趕梶豪右衛門，他不願參加集體行動，以單獨行動爲條件，離開江戶。

——何必急著趕路？東海道上有五十三處市集，可供旅人投宿，起碼要幾十天才能走完。

——發見梶豪右衛門並不是一件難事。反正已經好了，假如兵庫他們一行先發現，就要立刻前來通報……。

十兵衛所眞正希望的，倒不如說是遇見夢殿轉。他的盼望在這次的追踪使命中，能夠和夢殿轉一決雌雄。因此，他必須單獨行動。

好像有人走進來。在屏風前的長椅上坐了下來。

十六夜十兵衛微微張開了眼睛。

進來的，是兩個人。因爲他們的行動詭異，似乎有意避人耳目，才會被十兵衛銳利的神經察覺。

坐上椅子後，還維持了片刻的沈默——

「公主如果願意就此回到京師，潔身自好，幕府絕對不究既往。——這是永井美作守大人親口說的。」是個年老武士蒼勁的聲音，語氣中有點强制的味道。

「我知道！不要再嘮叨了！」是個年輕女子美妙的聲音。

「既然知道，那麼，旅途上有什麼事，就全部交給小人辦理好了……，小人看得出來，如果小人一有疏忽，公主就要拋下小人，躲到什麼地方去。」

「……」

「事到如今，大內帖都已經遺失了，公主實在應該多多自重，做得像個公主的樣才對！」

「左近，叫你別再囉嚇，你還要囉嚇！」女子突然發出嚴厲的責罵聲。

十六夜十兵衛緩緩抬起了頭。

在滿是煤煙與油污的屏風上面，找到一條小小的裂縫。他貼上眼睛，從那個孔隙裡看過去。

乍見之下，是個豪商的夫人，帶著年老的掌櫃，想要到伊勢去進香的扮裝。但是，伊勢斗笠之下白晰的面貌，却具備著一股無法隱瞞的高雅氣質。的確配做個公主。隨侍的男人，容貌不凡，依照剛才談話的內容來看，應該是個王府底下的武士。

「公主難道不想回家，還要單獨一個人去組織毘沙門黨嗎？」

「我要見一個人。」中御門織江抬起頭來，看著遠方。

「妳所要見的是……？」

「夢殿轉！——」織江的口裡，說出了這一個名字。

——唔！

十兵衛僅剩的一眼，突然閃出奇異的光芒。

「妳所說的夢殿轉大人，是——？」

「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浪人！」

「那麼，妳想要怎樣找到他？」

「他說他要追踪奪去我大內帖的梶豪右衞門。」

「嗯？——」

「他會抓住梶豪右衞門，還會殺死他。我要跟著他去驗屍！」

「公主！——」

「我必須親眼看到，這個世界上最可惡的男人，被夢殿轉斬死時，是什麼模樣！」

這一個時候——

茶肆前面的官道上，出現了一隊諸侯的行列。這一家諸侯的隨從，穿著與配件，都非常的華美。

前鋒箱上有燙金的家徽，鳥毛槍矛上套著有羅紗鞘。槍矛的後面，緊接著的是兩把長柄大刀。從整個行列的裝束看來，無疑轎中坐著的，一定是什麼藩的夫人。但是，因爲前鋒箱上的家徽，看不出什麼特色，所以，一時倒也無法判斷她是那一家的夫人。

這個行列有一個特徵，那就是箱子帶得特別多。可能是裝的替換的衣服，這也是女行列的特色。

十

「馬，馬——客官要不要騎馬？」

抓不到客人的馬伕，整排地坐在官道兩旁的松樹下，向著過往的旅人大叫著，招攬他們的生意。

「喂！喂！那兩位客官——」一個面相長得有點凶惡的馬伕，大聲喊著。

被喊住的兩人，一個是戴著天蓋的武士，一個是年輕貌美的女人，這兩個人誰一看都知道，絕不是夫妻。

「哈哈哈哈……！斜戴著斗笠藏住臉，避人耳目好私奔，是不是呀？我的眼睛，可是雪亮的。這位女仕的腰，用得過度了吧？還沒有越過箱根嶺前，早就挺不直了，是不是呀？哈哈哈哈……！」

馬伕講完一堆不中聽的話，拉著馬走過來。

「這位大人，既然是私奔，可要記得帶這一位女客官的路卡喔！箱根的關卡，最麻煩的規定，是不准入鎗砲、出女人。入鎗砲怕你造反，出女人怕女人太少，沒有路卡，是很難對付的喔……。」

武士對馬伕的話充耳不聞，繼續走著。

馬伕却不識趣，跟女後頭，喋喋不休地講著。「這個大人，您只要買我的馬，保證不

怕關卡了！」

武士被纏著不放，覺得很不是味道，終於動怒了：「少囉嗦，走開！」

「囉嗦？什麼叫囉嗦？我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要教兩位怎樣衝過關卡——。」

在惡馬伕的眼中，這兩個人是一對私奔的男女。絕對不敢反抗。所以故意纏住他們，想好好敲它一筆。

「眞是無禮之至！」武士伸出手去，準備拔刀。

「什麼？你敢拔刀？他媽的！拔就拔吧，怕刀怕槍，老子還能在這名聞天下的東海道上混？」

馬伕拔起插在馬鞍旁邊的木棒，大模大樣地叉開兩腿，將木棒掄了一下，舉上頭頂。——這個傢伙，總不致於敢拔刀吧？

馬伕心中這樣算計著。但是，這回他失算了。

陽光下，一道白光一閃——

馬失扚臉上掛了彩，從面頰到下顎，受到重創。

「他，他媽的！眞敢殺我！」馬伕用手捂住噴出鮮血的傷口，露出猙獰的面目。

馬伕本能的跳開，拔退就跑。一面盡他最大的能力，嘶喊著一連串意義不明的話。

武士從草笠中看出去，四面八方的轎伕、馬伕，都丟下他們的空轎空馬，抓起木棒，

圍了過來。

「……嘖！」

武士咋了一下舌頭，脫下草笠，在陽光下露出年輕英俊的容貌——。

這不就是松平中務少輔直元嗎？

「加枝，趕緊退到樹下去！」

說完，一口氣追上正在求救的馬伕。

「胡叫些什麼！」雷霆一喝，手起刀落，砍中了馬伕。

「哇！——」惡馬伕淒厲地叫了一聲，頸根噴出一道血柱，舉著雙手踉蹌了幾步，終於栽倒在地上。

直元一翻身，穿過路邊的松樹，直往海濱奔去。

官道上的惡徒們，七嘴八舌地亂嚷著，又跑又跳地從後面窮追不捨。

這個地方，是國府津的袖之浦。海浜的沙灘上，漁夫們拖著漁網，朗聲唱著漁歌。海灘的前方，伸出相州府的眞鶴半島。眞鶴半島和初島之間的碧藍海面上，遠遠浮著大大小小的漁船。

直元匆匆穿過岸邊的松林，突然暗叫一聲：

——糟糕！

他深深地後悔了！

在鬆軟的沙地上奔跑，很容易踩到自己的下袴。而後面趕來的惡徒，都只綁著一條腰帶，行動方便極了。

這一個不曾精研兵法的二十歲侯爺，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感到有生以來最大的恐懼。

——好！一個也不留，把你們統統殺光！

直元停了下來，回轉身體，手舉長刀，喝道：「過來吧！——」

惡徒們的手上，拿著各式各樣的武器，表情從容，架勢自然。顯得身經無數次這類格鬥的樣子。他們慢慢把直元圍在中間。

——撥光衣服，拋到海裡！

每一個惡人的心中，都只有這個念頭。

這些擅長打群架的惡徒，手上所持的武器，不是拐杖就是木棒。沒有一個人拿著金屬造的武器。但這種武器，比起沒有受過嚴格訓練的半吊子武士，所持的長刀，具備著更大的威力。

直元還不知道這些武器的厲害，佩有長刀的武士自尊，使他低估了敵人的實力。

惡徒們沈默得有點奇怪，一步又一步地縮小包圍圈，這和經過正式訓練的武士，前呼

後應的攻守方式，幾乎沒有兩樣。這顯然是長期相處之下的一種默契。

直元看到這樣的陣式，暗暗心焦。

敵人已經進逼到兩步距離了。

「惡徒！——」直元高喊一聲，揮刀攻向正面的敵人。

但，這揮下去的一刀，竟砍了一個空。

直元正爲這第一擊的失敗而冒火，突然——

「他媽的！」聽到了這樣一聲，背上重重的捱了一棒。

這一棒，幾乎打碎了他的腰骨。

直元的身體搖幌了幾步，正想站穩——

橫地裡又是一棒掃來，正好打在他的手腕上，手腕一陣劇痛，長刀應聲而落。

羞憤交加的直元；伸出左手，想要拔出短刀——

後腦上又捱了重重的一擊，鼻孔裡湧出一股血腥味，霎時覺得天旋地轉，兩腿一軟，仆倒在沙灘上。

——這下非死不可了！……

心中一陣絞痛，他想到了死。

——竟然在這種地方，遭到這批下賤之輩的毒手！

意識在憤恨的喃喃自語中，迅速的消失了。

……

黑暗中的直元，奮力地掙扎著。突然醒了過來，發現自己的頭竟然插在沙地裡。

——我得救了！

一陣生的歡喜，首先掠過腦際。但接著而來的，却是差點嘔出來的一陣暈眩。

直元抬起抽痛不已的頭，凝聚起視力——

赫然在自己的周圍，發現了不敢置信的奇蹟！

所有圍攻他的惡徒，都已經七橫八豎地躺在沙地上。

——這，這倒底是怎麼回事？

直元再度凝聚他的視力，掃視著四週，終於在海浪與沙灘交會的淺磯上，發現一個面向海洋的人。

原來是個浪人。

——是這一個浪人救了我？

正凝視著浪人的背影，也許對方感覺到他的視線，竟緩緩地回過身，默默地走過來。

直元看到這個浪人蒼白的臉色、消瘦的雙頰，以及一臉的肅殺之氣，不禁又涼了半截

「你，你剛才幫了我的忙——？」

「……」浪人沒有回答。彎身拾起沙灘上的長刀，拋還給直元。兩眼向著四週躺著的惡徒掃了一下。

直元踉蹌地站起身來，道謝著：「多承相助！讓在下重新撿回一條性命！」

浪人轉過身去，邊走邊說：「身爲侯爺，竟然丟下幾萬家臣，獨自跑到這種地方，才會遭到這種麻煩，眞是爲大人感到不值啊！」

「什麼？——」直元瞪大眼睛，驚訝地連退兩三步。

——這個浪人怎麼會知道自己的身份？

——他怎麼會那麼冷淡？究竟是何來路？

「請，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直元隱約記得好像在什麼時候，什麼時間，曾經看過這個知道自己松平中務少輔身份的救星。

在並肩走回官道的途中，直元連續問了好多次相同的問題，浪人都置之不理，只有勸告他說：

「大人最好還是速回江戶！」

「閣下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小人的名字說出來，恐怕有辱尊聽。」完全是一付斷然拒絕的口吻。

「可，可是……我似乎曾經見過你……」

「不！那是絕無可能的！」

「那麼，閣下怎知我是中務少輔？」

「大人家不是有位常駐江戶的重臣，叫做大久保房之進的嗎？是他託小人來保護您的。」

「但是，房之進不應該知道我走出江戶的事呀？」

浪人還是保持緘默，害得直元焦急不已。他想著：

——這一個人，雖然曾經在自己的危機之際，拔刀相助，但是看到他身上那種不可名狀的陰陽怪氣，實在不能太過粗心大意！

浪人似乎也看穿了直元猜疑的眼光，顯得有點不高興，非常厭煩地加快了腳步。

正要回到官道之前，浪人的眼睛突然一亮，他發現樹下站著一個女人，正以凌厲的眼光盯著自己。浪人綳起眉頭，正想仔細瞧瞧那白晰的面貌是誰時，女人已經一溜烟又躲到樹幹後面了。

正在納悶，忽然聽到直元對他說：「這個女人和我是同路的。」

浪人聽了，點了一下頭，說：「因爲看她酷似小人一個朋友的姪女，所以多看了幾眼

……那麼，小人急需趕路，就此告辭！」

行過一禮之後，轉身就走了。

直元有點失望，因爲再也無法更進一步瞭解他了！

浪人解下繫在松樹下的馬繩，輕身跨上馬背，向西疾馳而去，馬蹄聲在經過直元身旁以後，很快的遠離了。

直元目送著浪人的背影，來到加枝身旁。加枝的神情不太對勁，顯得有點哀傷。她那空虛的眼神，一直跟蹤著逐漸變成一個小點的背影，夢囈般地叫著浪人的名字。

「什麼——？」直元似乎聽到了加枝的囈語。「妳剛才說的是什麼？」

直元搖了搖加枝的肩膀，幾乎有點聲色俱厲。

「……」加枝臉上浮起一朵紅暈，羞怯地低下頭。

「妳剛才不是叫著那個人的名字嗎？妳認識他？」

「是的。——」

「他是什麼人？」

「……」

「說！」

「他是——夢殿轉大人。」

「什麼？——」直元覺得頭上轟的一聲，臉色大變。「夢殿轉！此人竟是夢殿轉！」

直元臉色蒼白，頹然的靠在樹幹上。

驟然，他清醒過來，瘋狂地奔向浪人消失的方向。

「大人！——」加枝哀聲叫著，她想到自己一個人留在此地，將多麼地孤單，於是邊嘶喊著邊追上去。

但是，直元再也沒有心情去顧慮加枝了。

奪妻之恨，那有就此放過的道理？而這個情敵，剛才竟然還救自己一命，現在想起來，眞是屈辱極了，恨不得趕緊追上對方，和他算個清楚！

一口氣跑了幾十丈，忽然瞥見一個馬伕拉著他的馬，趕緊跑過去，不由分說地推開馬伕：「借用片刻！」

奪過韁繩，一躍而上，風馳電掣地奔向前去。

「幹，幹什麼？——」

馬伕倒在地上，一時反應不過來，突然張開大口，吼了一聲，撲向直元。被直元毫不客氣地一腳踢開，又一屁股坐司地上，目瞪口呆地望著奔去的背影。

十二

同一個時候，在箱根山中——。

正展開一場極其激烈的血鬥。

這場血鬥，不只是其激烈罕見，連其進行的方式，都極其奇妙。雙方你來我往地交錯著，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地跳躍著，令人看得眼花撩亂。而奇妙的是，在如此激烈的火拼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肯發出聲音，連被斬倒在地的人，都不肯發出一點慘叫聲。

樹叢中突然躍出一群雲遊僧侶，擋住上坡而來的幕府密探團。雙方默默無言地對峙將近一盞茶的時間。

這一些人，直到昨天下午爲止，都還是保持著密切連繫的工作夥伴。現在受到命運的捉弄，彼此素無寃仇的他們，竟來到這荒山野地，準備著一場激烈的火拼。

轉瞬間，感慨支配了他們的腦海。首先發難的，是密探團的領導者。

這位領導者，名字叫做佐藤鐵馬，是深得永井美作守信賴的人物。在所有上級武士之中，佐藤的出身算是較高的。他的家門原來並不是幹密探的，因爲頭腦清晰，曾奉派爲櫻田庭院的密探小領袖，由於表現優異，不久就爬上了統領的地位。

在日比谷城門之外，鍋島侯府邊的櫻田官邸，從前曾經是大內侍女們的閑冶所，內有一排長屋，便是這些密探的官宅。

從表面上看來，這些密探似乎無所事事，只是監視江戶城內庭的閑職。可是，自從幕府的權勢再也不能壓制諸侯以後，這些本質上是充任密探的人員，也就忙碌起來了。他們的任免，當然都是極爲秘密的，爲了防止職務上機密的洩露，必須斷絕一切社會上的交往。連婚嫁的大事，都必須自同事之間去覓得對象。

自從近年來，密探組織採取天、地、人三組，細分成三個黨派以後，他們的行動，就必須更加隱秘了。

因此，要想充任某一個區域的密探統領，非得要超乎常人的手腕不可。而這位佐藤鐵馬，正可以說是最恰當的人選。

「挑一個沒有路人經過的地方，再來決戰。」佐藤鐵馬這樣提議，對方倒是接受了。所挑的決戰地方，亦即將要平添幾具無主屍魂的地點，是一個美到幾乎不適合在此濺血的世界——

腳下是神秘濃綠的「芦之湖」，身邊是爬滿了雜草的「居之岳」的鞍部。

剛才還隱翳地籠罩著一層薄霧，不久都散光了。柔和的陽光照著沒有一株樹木的草山，高山頂上，一叢叢的小岩櫻正是盛開時節，伴著五彩繽紛的野花，臨著輕徐的微風顫動著，眞是美到極點。

遠方視綫的盡處，白色的海洙畫出相模灣玲瓏的曲綫，富士和天城諸峰，更是極眼可望。

約定的時刻到來的時候，這裡依舊是一片風和日麗的寧靜，絲毫不被騰騰的殺氣所影

響。

然而，這不是尋常的一戰！

「孫子」有云：「兵者，詭道也。」

正是這場血戰的最佳寫照。

擊敵而欲建奇功，出諸正道，反而蒙受其害。尤其彼此都深深的瞭解，敵方的每一個人都非泛泛之輩，因此，即使約好了交戰的時間和地點，也沒有人願意老老實實去遵守。

突然，充滿著陽光的青草地上空——

一粒白色的球體，冉冉地飛掠而過。如火如荼的慘鬥，自此展開。

白球落到北側的疎林之中，——

隨著猛烈的爆炸聲，噴起濃濃的黑霧。被黑霧燻出來的，是雲遊僧侶的一方。

然而他們絕不狼狽，甚至連一絲激昂的神情都沒有。一窩蜂地從樹林中飛躍而出，急速跑下斜面。

他們的行動，看來支離破碎，缺乏整體的連繫。實際上，却是爲了防備敵人再一度的襲擊，所能探取的最好方法。他們有秩序地分散開來，在每一個草地的凹處，以及灌木叢與野花的背面，實施著最具威力的掃蕩。

亦即，二十幾個雲遊僧侶，分成兩人一組，正確地撲上爲數僅及他們一半的幕府密探。

除了金屬的撞擊聲，和踢散花草的聲音外，一切都在沈默裡進行。隱在暗處的密探，伺機跳出，隨即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這種每個人都摒住氣息的陰森森場面，比起怒罵叱喝聲不絕於耳的戰鬥來，不知慘烈幾倍！

每隔一些時間，就看到有人倒了下去，鮮血染紅了一大片草地，而誰也沒有心情去管他的死活，有的，只有敵方的人，乘隙高舉長刀，狠狠的插下去……。

佐藤鐵馬瞥見了發號施令的本多主馬之助，一面纏鬥著圍攻的兩個敵人，一面向本多的位置逼進。

若按照常理判斷的話，武技相若的雙方，應該已經顯出衆寡不敵的形勢了。然而，密探的一方却一點後退的跡象都沒有。不！他們似乎反而佔到了優勢。

那是因爲剛才投到疎林中的白球，在它炸裂出來的黑烟裡，含有劇毒。至少有七成以上的雲遊僧侶，吸進了這些毒烟，被奪取了一半的視力。

因此，倒在青草地上流著鮮血的，反而以雲遊僧侶的一方，佔著多數。

雙方人數大約相等了，佐藤這才首次大喊：「勿失良機！敵人已經嚇破胆了！」

攻心的大喊聲落，又猛然衝向本多主馬之助。

「嗚！——」

主馬之助凸出凶睛，眼中佈滿血絲，兩粒眼珠裡快要滴出鮮血來了。

他也主動地向鐵馬撲過去。

雙方的怒焰化成不斷衝激著的怒濤，沒多久，刀與刀的利刃相交，僵持不下——緊接著，兩個鬥志的化身，又彼此像發條般地推開，相距六尺。

雙方都還來不及架起招式，已然電光石火地又撞擊在一起。終於，眼對眼，齒對齒之間，迫近到只剩咫尺的距離。誰都不敢大意，拼全力使出渾身解數，你來我往地，陷入了膠著狀態，也就是神經繃得最緊的狀態。

在他們週圍的草地上，也正展開一幅惡鬼與惡鬼自相殘殺的地獄圖，每個人渾身都沾滿了血濱，不是自己身上流出來，就是被敵方所噴上，但，似乎沒有一個人認爲這樣是不正常的。

慘烈的戰鬥，天昏地暗的進行著，似乎永無休止。

十三

出了江戶府，最先抵達的大都邑，是小田原。

旅人走到這裡，脚步自然都會慢下來。不管怎樣，非得在這裡住上一宿不可。一宿過後，又得起個大清早，以便越過箱根嶺。

參拜伊勢的進香團，從這一段地帶開始，就逐漸習於長程的徒步旅行了。

「喂喂！——你看！那箱根山上明明出著大太陽，怎麼山脚下起雨來了。眞是狐狸姑娘出嫁，笑著淌眼淚！」

「是呀，箱根這座山，一年到頭就是這樣的狐狸姑娘出嫁，浪你們家的女兒像極了！」

「什麼？——」

「你們家那些女兒，早上嫁到左鄰去，晚上就回到娘家來了。第二天早晨又嫁到右鄰去，晚上不是再回來了嗎？這不叫做狐狸姑娘出嫁叫什麼？」

「什麼？開玩笑也不是這種開法！有些話可以講，有些話是亂講不得的，你知道嗎？」

「不！不！請您別見怪！我只是說，你們家女兒經常鬧離婚，這也是事實嘛！」

「什麼事實！你這個傢伙，在江戶的時候，走來走去都碰見債主大爺，有那一條街你有機會抬著頭走路的？哦，現在一讓你逃到這小田原來，你就神氣活現，耀武揚威了是不是？我跟你講，門都沒有！」

「不神氣活現，還能夠領導你們這群井底之蛙到伊勢去嗎？不要多說了！各位記得！旅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懂得時刻。如何懂得時刻呢？聽著你自己的鼻息就知道了！四響鐘、六響鐘、八響鐘的時刻，鼻息都從你的右鼻孔出來，五響鐘、七響鐘、九響鐘的時刻，都從你的左鼻孔出來，每半個時辰交替一次，右是雙，左是單。——跟抓骰子的道理一樣，各位清楚了吧？」

「清楚極了！你這個傢伙從穿開襠褲的時候，就整天仰人鼻息，難怪比誰都清楚！」

「說什麼鬼話！老夫的鼻息，是跑到吉原花街，靠著好幾十打妙女郎修煉出來的。」

一群人七嘴八舌，熱熱鬧鬧地喧嚷著，穿過了江戶口，走進了小田原的東門——。

在這群人當中，只有一個默默不語的男子。

這個男子想要通過箱根嶺的關卡，但是他的路卡在中途遺失了，央求這群人讓他加入在一起，獲得大家的允許。反正多一個少一個，只要不會妨礙到大家的行動，有誰會去在意它呢？

原來，他就是裝扮成規規矩矩老百姓的默兵衛。

參加這樣一個熱鬧的集團，最不引人注目，是最安全的保身方法。並且，即使不斷抬眼觀察著週圍的動靜，也不會過份惹眼。

默兵衛之所以和夢殿轉採取各自爲政的策略，也就是爲了分散目標，避人耳目。當他滿懷興奮地告訴夢殿轉，梶豪右衛門一行，假扮成雲遊僧侶走出江戶時，夢殿轉只是微笑著。

「假扮成雲遊僧侶的方法，早已不算新鮮了。梶豪右衛門這廝，一定不在其中的。」

夢殿轉早已料到梶豪右衛門一定改扮成別種裝束，走出江戶，所以要默兵衛放棄跟踪那群雲遊僧侶。

默兵衛一聽夢殿轉之言，對於自己眼光的淺薄，眞是慚愧死了！一面暗罵著自己的愚

蠢無知，一面在心底裡下定主意，這一回，必定要單獨找出梶豪右衛門的行踪。

對方早就認識自己的面孔，在自己尚未發現對方的行踪之前，如果反而被對方發現自己，那就萬事休矣！因此，默兵衛才參加了這個熱鬧的集團，掩護自己的身份。這一招，當然是最爲穩當的了！

「喂喂！大阪的老板！——」有個人叫他。

「是的，——」他像個白痴般地回答。

原來，默兵衛是假扮成一個大阪來的商人。

「你可知道小田原的旅店，那一家最公道嗎？有沒有只花一百五十文，就可以住上一宿的？是不是晚餐端給我們兩瓶酒，早晨裝給我們一個大便當，讓我們帶到箱根嶺上去吃的那種旅店？我是說，總共連住宿費、連晚餐、連酒、連便當在一起，才一百五十文，有沒有這種旅店？」

「阿熊！你那如意算盤未免也打得太公道了吧？這麼好的旅店，你上那兒去找！」

「要是有怎麼辦？你說是不是，大阪的——？」

「是的，是的。」默兵衛歪著頭，假裝思考片刻，說：「本陣（地方所設的貴賓館）對面，有一家旅店叫做神田屋，要是在那裡的話……。」

「晚餐可以喝它兩杯，還有大便當，是嗎？」

「再加上十文左右，也許可以……，我去交涉一下，應該會算大家便宜一點的！」

「那太好了！就決定到神田屋去！」

一行人走到神田屋前，正要進門。忽然看見本陣裡，來了留宿的謀侯。那是從中御門織江休息的茶肆前，通過官道的女行列。

默兵衛看了一眼張掛在外面幔幕上的家徽。

——松平？倒底是那一個松平呢？

十四

實際上，根本就不是什麼「松平家」的夫人——。

走進本陣內屋，貴賓室裏的，根本不是女性，竟然是一個儀表堂皇，相貌魁偉的武士。找到了上座坐下之後，揭下覆面的頭巾，露出他本來的眞面目，赫然竟是梶豪右衛門。豪右衛門裝扮成一個貴夫人的行列，隱身在轎內，完全出乎追踪者的意料之外。

他收好頭巾，問三個貼身的左右：「主馬之助有什麼報告沒有？」

「直到現在還沒有任何消息。」一個表情凝重的手下回答。

「應該要有報告了才對呀？……」

「假如幕府所派的密探要襲擊的話，除了箱根以外，應該不會有再適當的地方了。不過，或許情況會出乎我的意料，在駿河路一帶奇襲也說不定。」

梶豪右衛門嘴裡雖然這麼說著，壯子裡却早已確信箱根山中的格鬥，應該早就結束了。本多主馬之助也八成早已不再是陽間的人了。

打一開始，他就存心犧牲掉主馬之助。梶豪右衛門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即使是自己的親人，也敢犧牲他。

霎時，滿身血漬的胞弟，癱臥在草叢中的慘狀，浮上他的腦際。但是，他也只眨了眨眼睛，如此而已。

梶豪右衛門輕浮地笑著，說：「河邊，你選女人的眼光似乎內行的很。」

爲了裝扮這些護送貴夫人的隨行行列，必須收買一些隨侍的婢女，河邊這一個得意部下，自己一個人就替他找來十多個女人。

雖然每一張面孔都各有特徵，但是，每一個人都合乎梶豪右衛門的胃口。沒有一個女人是多餘的，每個晚上，她們還要兼負服侍梶豪右衛門的任務。

面貌不同，身材不同，環境也都各異，有以待客爲業的，有浪人的女兒、有寡婦、有商業離婚的女兒、有大家族裡的丫環……，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能夠將這些女人，巧妙地裝扮成服侍貴夫人的殿中婢女，不引起旅人的疑竇，這也可以說是河邊的高明之處。

「請示首領，今晚召寵那個女人較好？」河邊面無表情地問。

「隨便，就由你來決定吧！」

梶豪右衛門已察覺自己這些部下，個個都好色得很。自己玩過的女人，到了第二天夜裡，就要被他們抓去分享了。不過，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根本不在乎這回事。

單獨吃完晚餐，半個時辰之後，梶豪右衛門就準備上牀休息了。河邊所帶來的女人，是個瓜子臉，臉上籠罩著一層寂寞的陰影，看來別有一番風韻。

脫得只剩一件粉紅色的內衣，躺在梶豪右衛門身邊，舉措中，還帶著一股清純的氣質。

——河邊這個傢伙，是不是花下一百兩，買來這麼可人的良家婦女？

豪右衛門想著，伸出手去，將她抱了過來。

女人嬌小玲瓏的身體，受到了梶豪右衛門的煽逗。

受到一陣摸索，缺乏經驗的她，緩緩地往後退縮，梶豪右衛門的興趣高漲起來了。他決定多花一點時間，在今晚的這個女人身上。

事後的睡眠，是舒服的酣睡。

……九響鐘……九響鐘……。

巡夜人拍著響板，走過寂靜的街道。——

梶聽到巡夜人的報時聲，突然醒了過來。

——奇怪！

梶突然覺得全身起了一種下意識的緊張。

除了報時聲以外，並沒有別的聲音。襲人的夜氣，並沒有什麼奇異的流動。黑暗中依然靜悄悄的。一點氣息都沒有。他所聽到的，只有熟睡的女人細微的呼吸聲。雖然如此，梶豪右衛門直覺地感到，似乎有什麼人正躲在這間房裡的黑暗中。

在武藝上，他具備著第一流的身手，全身經常保持著特殊的敏感，對於敵人，擁有最銳利的直覺。即使在睡覺的時候，神經依舊保持著銳利的直覺。一旦發現不利於他的氣息，就能立刻驚醒。

經過這種直覺發現敵蹤，過去也曾經有過好幾次的經驗了。每次，當他的直覺叫著：

——有人在叫！

的時候，從來還沒有失誤過。因此，梶豪右衛門非常信任自己的直覺。

他微微張開著嘴巴，竟然無聲地笑了！

每一次，當感覺到敵人在威脅著自己的生命時，這一個殘酷的人，都打心底裡湧起一股奇妙的快感。

他已經忘記什麼叫恐懼，什麼叫顫慄。——的確確有人在房間裡！

梶豪右衛門固執他的直覺，自己對自己點了一下頭，將全身所有的神經，逼向週圍的每一個角落。

……夢中的女人，翻了一下身，將赤裸的軀體湊了上來。又沉沉地睡著了——。

梶豪右衛門到了這個時候，竟然還有心情伸出一隻手掌，放在她那柔軟的小腹上，來回撫摸著。

他還無法察覺這個不速之客的藏身之處。不是自己的修爲不到家，實是遇上了高明的對手。

對方似乎特別擅長隱身術，將身體溶於黑暗之中。

這一種拉緊神經的沉默，當然必須有一方先採取行動，否則只好一直維持現有的均衡狀態。

自己有耐性，對方似乎更有耐性。時間就在對峙當中，悄悄地溜去。

終於，——梶豪右衛門動了。

他並不伸手去抓枕邊的長刀，反而撲向女人。女人回復了一半知覺，顯示著對於挑逗的反應。梶豪右衛門吻著女人，瞪開雙眸，凝視著黑暗中的一點——。

這時，侵入者終於微微動了一下。

他站在房裡一角的地板上。

梶用力推開女人，抓起長刀。——

梶豪右衛門所最擅長的，是「瞬間拔刀術」的精髓中之精髓——「瞬揮刀」。瞬揮刀不是用刀殺人，而是用自己的身體撞上去殺人。說得清楚一點，是必須在殺人之前的瞬間

，將氣魄貫注於丹田，以便出鞘的刀身也貫滿了氣魄。撕斷細絲的剎那，就要拔刀。但不能說是拔刀，說是讓刀鞘急速地往後脫離，或許更正確。

身體從被褥中躍起，長刀連著身體，以飛箭般的速度，向著敵人藏身的暗處飛去——黑暗之中，橫掃夜氣的白刃告訴他的主人，這雷霆萬鈞的一擊，有了非常充分的反應。——

然而，侵入者却稀鬆平常地引起一陣風，非常敏捷地越上了屋頂上的樑柱。

「……唔！」

這下；梶豪右衛門才發現這個入侵者，早已預知他瞬揮刀的竅門，備好了什麼物體來擋住他了。梶豪右衛門驚唔了一聲，猛然湧起更深的憤怒。

侵入者像猿猴般地倒掛在屋頂的橫樑上，居然倒掛著奔馳起來。梶豪右衛門那曾見過這種秘術？

「耶！——」他凝聚渾身的力道，喝了一聲。

踢開了剛才砍上的糊糊米，刀尖在樑上劃了好幾道深深的刻紋——。

「唔！」

黑暗裡，突然有個什麼東西，發出金屬細細磨擦的絲聲，向著即將發出第三擊的梶豪右衛門捲來。

梶豪右衛門堪堪閃過，不速之客已經瀟洒地飄落地板上，站在後紙門邊。

「大人，今夜就此點到爲止。請大人就把在下當做前來通報大人死訊的使者。大人！您惡貫滿盈的一生，就快要結束了——！」

「閣下是誰？」

「大人應該知道！」

「什麼？——」

「大人這招想得眞妙！裝扮成一個女行列上路。在下差一點就被大人給隱瞞住了！」

「你，你是那個叫做什麼默兵衛的鼠賊？」

「猜對了！順便告訴大人，領著清姬公主逃出來的，也是在下——！」

一大人竟然任二階堂的少爺和敝人的親姪女一絲不掛地抱在一起，再藉故欺凌他們，大人的這種卑鄙作風，就可以算是人盡可殺的大壞蛋！——大人，您那池底裡不知活活淹死多少人，在下看得清清楚楚！」

「你是夢殿轉的手下囉？」

「正是！在下正想立刻前去稟報夢殿轉大人，告訴他大人正假扮一個女行列。稟報完畢，在下的使命就算達成了。剩下在旅途中取大人首級的，是夢殿大人的事。大人還是認命一點，趕快將您的脖子洗洗乾淨吧！」

默兵衛一番冷嘲熱諷的話，說的梶豪右衛門再度激起三丈無名火，魔鬼般地撲向默兵衛，——。

那金屬細細的磨擦聲，再度響徹黑暗之中。

原來是默兵衛的鋼鏈，緊緊捲住了劈下去的白刃。

默兵衛用力一扯，梶豪右衛門的長刀竟然鬆脫了。

「既然來了，就不要讓在下白跑一趟。就請大人賜下這把長刀，當作見面禮吧！」默兵衛說完，雙手一收，轉身就走了。

梶豪右衛門怔了半響，忽然瘋狂般地高喊：「你，你竟將那一把刀……！」

默兵衛聽到他的喊聲，笑了一笑，繼續走了。

當時，默兵衛並沒有想到梶豪右衛門的叫喊聲中，隱含著多麼重大的意義！

十五

走過箱根嶺上的關卡，就是下坡路了。從關卡到三島之間，僅有十幾里路程，雇一匹載貨的馬要花六百六十文，雇一匹載人的馬要四百四十文，人工當然比馬便宜，一個苦力，只要花三百三十文就可以雇到。

越過箱根嶺之後，就可以算離開江戶很遠了。假如是初次旅行來到此地，看到了關西的景色，使人產生連所有的景色都要改變了的感覺。

詩人蕪村也曾經描寫三島一帶晨間的景色：

「曉霧濛濛疑是夢，過往路人置畫中。」

畫家應重也曾經以朦朧的三島神舍之正殿爲背景，畫出濃濃的曉霧之中，幾個即將消失於遠方的旅人，以及被放大的眼前騎馬或乘轎的旅人。他那濛濛飄霧般的畫面，確實道出了旅人夢幻般的憂愁。

一個富商大賈的夫人，載著一頂深深前傾的伊勢笠，拄著一隻拐杖，緩緩地往三島的方向前進。旁邊的隨從，是一個年老的掌櫃。兩人的身影伴著迷濛的曉霧，眞是個畫面上絕佳的題材。

這一對老弱的旅人，默默地走在官道上。不久，行經橫瀨川的土橋。站在土橋上，穿過頭頂上依稀的幾根松梢，仰望富士，格外顯得秀美。

中御門織江脫下伊勢笠，抬眼望著遠處如詩如畫的風景，吐了一口大氣，舒緩一下心頭沉重的感慨。

隨從的老掌櫃從身後走上去，突然肚子上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拳，身子頃刻之間似乎被人折成兩段，還沒來得及發出聲音，已然仆倒下去。

襲擊他的，是個綁著白色頭巾，身穿黑色便服的浪人。打了人還像沒事般，氣定神閑地凝視著織江。

「幹什麼——！」織江驚嚇地問。

浪人用鼻孔發出陰森森的聲音，冷冷地回答。「嫌他礙手礙脚，先揍昏他再說。」

「你是什麼人？」

「這還用得著問？一看就知道只不過是個浪人。」

「你偷襲他，倒底有什麼意圖！」

「突然想要一親公主的芳澤，如此而已！」

「好一個無禮的狂徒！」

「走在這個人生道上，如果眞正知禮尚義，那裡還會落得這樣一身的殘廢？——」

織江這才仔細地看了看他。可不是個殘廢？頭巾之下，有一隻已經殘廢的濁眼，泛著死白的灰色。再看看他的上身，兩袖之中有一袖是空虛的……。

尋常人走在路上，只要瞥見他一眼，都會覺得嘔心，趕忙讓路給他。

然而，中御門織江却不是一個尋常的公主。她拔出懷中的短劍，毫不畏怯地盯著浪人。

土橋前後的旅人，看到這突如其來的場面，都驚叫起來，停住了脚。但是，却沒有一個人敢上前助陣。

「不錯！妳這個公主還眞不賴！」

十六夜十兵衛的獨眼瞇成細縫，原姿勢一點也不改變向著織江又逼近了兩步距離。

旅人看見織江手中的短劍疾刺而下，衣袂和衣裾因爲動作太快而飄起，都在心中暗叫：

——這傢伙該死了！

順著那銳不可當的刺勢，每個人的眼睛一閉，又急急瞪開，準備迎接一幕浪人倒臥血泊之中的場面。

然而，他們都獃住了！——

刺出的短劍，不知何時飛上半空中，久久才摔到土橋下面，傳來一連串的鏗鏘聲。

織江的身體同時崩潰，被十兵衞一托，扛上肩膀。鑽進樹林，拔腿奔跑。只一瞬間，疾風般的身影，就被幾十尺深的竹叢所吞沒了。

中御門織江悠悠地醒過來，抬眼一望，已經被帶到一間樵夫小屋模樣的老舊房子中。

嘴裡被塞進一塊毛巾，兩手反綁，躺在木板房子裡的草蓆上。

十兵衞獨眼裡發出的寒芒，射到織江的臉上。使得織江的眼皮因爲過度的不快感而不斷跳動。

十兵衞仍然不肯移開視線。

「跟蹤著公主，忽然想起公主發瘋的時候，曾經見過公主一面。」

「……」

「公主是被梶豪右衞門侵犯而發狂的吧？一路嚷著還我貞操，還我貞操……，我就是受到公主出現的阻礙，一時分心，失去了擊斃夢殿轉的機會。」

織江握著氣鼻，心念電轉著。

——夢殿轉當時救住了發狂的自己，而這一個浪人說，當時他也在場？

「讓我再侵犯一次，公主再發狂一次，如何？」

「唔！唔！……」織江閉住眼睛，淚水從眼角上泪出來。

「妳的淚水是在告訴我，妳已經認命了嗎？」

十兵衞一伸手，抓住了織江的足踝。織江感到心灰意冷，沒有抵抗。

十兵衞把織江拖了過去，伸出一隻手，由小腿爬上膝蓋，漸再由膝蓋爬進汗濕濕的內腿裡——，

織江仍然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十兵衞毫不容赦地蠕動他的五指，緩緩地內移，內移，探尋那秘寶。……

十六

咬舌自盡吧！——

織江所能夠採取的自衞行動，只有這個方法了。然而，過去所有的事，在這一瞬間都湧上來了……

織江的腦海裡，像走馬灯般地，一幕又一幕的往事，匆匆掠過，又匆匆浮起，短短的時間裡，幾乎憶起一生中所有的事，眼角上，流下了象徵生命的一縷熱淚。

織江望了望屋內黑暗的一角，向人生告別了。

突然——

織江尚未咬斷舌根，不知什麼緣故，十六夜十兵衛竟然從她的身上跳開，不再理會她。

織江張大了眼睛，趕忙跳起來，逃到房裡的一隅。

十兵衛一脚跪地，一脚半起。採取瞬間拔刀的架式，將他的獨眼狠狠地盯住門外。

外面確實有人的氣息。十兵衛根據對方無聲無息的脚步聲判斷，來者絕非泛泛之輩。

……門口，驟然地出現一層黑影。

黑影背著陽光，默默地佇立在那裡。

——有血腥味！

十兵衛從嗅覺裡判斷，對方一定負著傷。

雖然如此，對方那站立著的姿勢，却又平靜，又穩重。像是根本不在乎身上的傷痕似的。

「什麼人！——」十六夜十兵衛春雷般地怒吼了一聲。

對方依然穩重地站著，冷笑著說：「眞是奇遇！是不是啊？十六夜十兵衛！——」

「什麼？——」

「十兵衛，你竟然忘記故人了！」

「……」

十兵衛從黑暗中細細地端詳，看了一個清楚，這才在喉嚨裡發出了低吟聲……。

毫無疑問的，來者竟是他同父異母的親兄弟，佐藤鐵馬！

這一對兄弟的父親，名叫佐藤總左衛門，是個在伊豆轄有領地的輪休官員，薪俸達六千石，在當時的旗本之中，算是高官了。

正室生下鐵馬之後不久，就得病去逝了。總左衛門自此沒有再娶，只在外面買了一棟房子，和一個侍女同居，這個侍女所生下來的，便是十兵衛。

總左衛門是個異於常人的高介之士，罹患胃癌，知道死期將屆，就把兩兄弟寄給平山行藏。

平山行藏是位於四谷伊賀町的「兵原草廬」之創建人，畢生熱衷武學，盡瘁於武道的鼓吹。

在近世當中，平山行藏可說是個出類拔萃的頂尖高手。他志在實用武術、奉獻一生精力於兵法，他的成就，眞可以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來形容！

行藏的出身，是幕府轄下伊賀的忍術世家；他曾經學過長沼流基本刀法；曾經拜齋藤三太夫爲師，學習兵法；拜山田武兵衞爲師，學習眞貫流劍法；拜松下清九郎爲師，學習大島流槍術；拜涉川伴五郎時英爲師，學習涉川流柔術；又曾經拜井上貫流左衞門爲師，學習武術流砲術。

這一些平山行藏所師事的人，在當時都是響噹噹的人物。有一次，神田鬧市裡發生大火，山田茂兵衞聽說大將軍登上城樓觀火，立刻上馬疾馳而來，站在城壕邊大聲向城裡的將軍叫罵著：

「觀賞庶民的災難，以庶民的痛苦爲取樂的材料，眞不知將軍尊意何在？這豈非桀紂的暴虐嗎？」

由此可見，山田茂兵衞是個何等的硬漢！

行藏深獲這些恩師的薰陶，除了領會武藝的蘊奧之外，同時，也形成了日後高尚的人格。

因爲志在沙場，所以行藏的半生，對於自己的要求，非常的嚴格。在天氣極寒時，身上也只穿著一襲單衣，從來脚下就不肯穿上步鞋，不是赤足，就穿著草鞋。一年四季，都只蓋著一件薄棉被，睡在冰涼的地板上。三餐都只是一菜一湯，有時甚至喝著白開水來下糙米飯。早上七響鐘之前一定起床，站在庭院裡拔刀三百次，接著操練長棒，每天至少一千次。

行藏勤奮的修行，尚不只於此。有一次，爲了要嚐試一下寒天的深夜，能夠浸在冰冷的河水裡耐過幾個時辰，他眞的跳進浴盆裡。起先，連半個時辰的一半都熬不住，到後來，只要用棉花保護住睪丸，就能夠整夜浸在寒冷天氣的冰水裡，一點也不以爲苦。

開辦「兵原草廬」之後，行藏越發無遺地施展他的才華。事實證明，他才眞是個武道的化身。

他的軍塾，是由兩個部份所組成，一個是專門講授兵法與儒學的兵聖閣，一個是武術道場的演武場。他自己的家中，宛然像是戰國武將的武館。進門處的木板房間裡，擺著有鎧甲數套，鎗十梃，走過這個房間，就是一個三十張榻榻米大的練武場。再往裡走，就是他的起居室了。室內所存的書籍堆積如山，有兩個很大的鎧甲櫃，一個大背包，牆壁上插著十枝長矛，掛在房間裡的畫，不是畫著尋常的山水，而是畫著武藏野上遍地的骷髏。畫上並有行藏自己親筆所題。

志不忘在溝壑
勇不忘失其頭

在壁櫥裡，經常備有四斗裝的酒甕，每逢佳節都打開來，讓門徒痛飲一番。

練武場上，設有鐵棒、大鎚、射箭筒、長刀、木劍……等：練武用的道具。

行藏沒有妻妾，也沒有侍婢，屋內破濫不堪，庭院更經常爬滿了雜草。

佐藤鐵馬和十六夜十兵衛兩兄弟，都住進這間稀世罕有的軍塾裡，接受片刻都疏忽不得的鍛鍊。

他們所學的刀法，是以戰場上的實用爲目標，因此，訓練過程中所嚐到的苦頭之多，簡直難以筆墨形容。總之，很少有旗本家的子弟能夠熬過幾年的。

鐵馬和十兵衛兩兄弟之所以能夠熬得下來，當然和繼承了父親狷介不羈的個性很有關係，除此之外，就完全是天賦資質使然了。

尤其是年僅十歲就住進道場的十兵衛，練起武來的那種刻苦精神，更令所有旁觀者驚歎不已。

「兵原草廬」所創的刀法，稱爲「忠孝眞貫流」，每一個子弟入門時，都必須誓言：「十四五歲必可上陣，必可立於主公馬前，爲主公盡忠而死。平日必以忠孝兩全爲志事。」

完全是以武士道的精髓爲本意，所創下來的流派。因此，對於少年的訓練更是嚴厲。

行藏練武一生，當然識得十兵衛的稟賦，特別將忠孝眞貫流的短劍秘技傳授給他。

忠孝眞貫流的劍術要訣中有云：

「本流劍術，採用短劍，旨在提高戰場上之雄偉氣勢。蓋若施短劍而無雄偉氣勢，當必立敗無疑。故使本門子弟於習練短劍之中，習得無避無退之氣慨。進而使本門子弟，習得勇往直前，逼向敵身之氣慨云云。」

這套短劍秘技，十兵衛竟然只花了一年工夫，就完全心領神會了，使得行藏更加對他刮目相看。

行藏愛這位徒弟，完全是欣賞他那勇猛勤奮的性格，驚人的稟賦，以及能夠忍受任何殘虐修練的耐性。

只有他的哥哥鐵馬知道十兵衛的內心，隱藏著另外一種冷酷無情的天性。因此，也只有鐵馬才始終懂得懷疑這種修養，對於十兵衛的將來是否眞正有益。

果然，十兵衛二十歲的生日那一天，在向島的一家酒樓裡，爲裡細故和薩摩藩的幾個武士爭吵，終於拔刀相向，殺盡了這些武士。

行藏責罵他爭吵原因的愚劣，然而十兵衛竟毫不認錯，反而狂妄地說：

「今天這場格鬥太有意思了！我從中體會到連師傅都不曉得的秘訣，今後我想自立一派，稱爲十六夜流。」

行藏怒不可遏，順手抓起長矛，用力一刺。十兵衛坐姿不變，短劍從一個奇特的角度揮出，切斷了矛柄。

行藏看到徒弟那迅雷不及掩耳的劍法，一時默住了。

十兵衞趁機衝出門口，一劍劈開陳列在那裡的鎧甲，行藏這才猛醒過來，疾追上去，但是到了門口，已經知道絕對追不上十兵衞了。只好低下頭去，拾起劈成兩半的劍甲，痛苦地呻吟道：

「我放掉一隻瘋狗了！」他的自言自語，果然不幸而言中。

在這十餘年之間，死在十兵衞劍下的人，已經多到無法計數了。

鐵馬已經有八年未曾見過這個變爲劍魔的弟弟了。

十七

「十兵衞！你長年胡作非爲，到現在只剩一眼一臂，還不趕快醒悟？」鐵馬的語氣顯得異常的平靜。

「我愛怎麼活就怎麼活，干你屁事！」十兵衞轉過臉，不屑地說。

鐵馬望了望織江，說：「這位夫人……」

「這一個男人正要侵犯妳，是嗎？」

織江沒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站起身來。緩緩地向門外走去。

十兵衞也站了起來，擋住織江的去路。

「我想要做的事，一定做完，誰也不能阻擋我！」十兵衞輕蔑地笑著說。

「十兵衞！將那女人交給我！」

「不可能！——」

「她不是普通百姓家的女人吧？還是交給我！」

「不願意！……我要娶她爲妻。」

「十兵衞！你在說些什麼傻話！……你看看人家蔑視你的眼神，把你看得連一條蟲都不如！」

「一條蟲都不如有什麼關係？至少我還娶到她這樣一個美麗的公主！」

「什麼？公主？」

「不錯！她就是那個不願下嫁將軍府的中御門中將的女兒。」

「什麼！——」鐵馬一陣驚駭，再度仔細地看著織江。「夫人，此話當眞？」

「……」織江不說話，頭一仰，又想走出門外。

十兵衞緊緊抓住她的肩膀。

「妳是我的妻子！」

「十兵衞！——」鐵馬下定了決心。「到外面來！」

十兵衞轉過頭來。「你受了那麼重的傷，還能殺我嗎？」

「閒話少說，出來！」

「好吧！——這可是你自找的！」

十兵衞突然打了織江一拳，也沒有湊上去查驗她是否昏迷下去，就從泥地房間裡走了出去。

鐵馬已經選好地點，巍然而立。

在箱根山中，經歷了一場慘烈的血鬥，雖然終於擊斃本多主馬之助，自己却也身中數劍，事實上只留下勉强走到這裡的力量了。

然而，既然見到這個已經變成陽世厲鬼的弟弟，正要侵犯中御門家的公主，終也不能不管。

在如此荒郊野外的竹林之中，兩兄弟竟然必須以生命爲賭注，放手一搏，這也許是前世轉下來的因果吧！

但，鐵馬的胸中依然是冷靜的。他選好了地點，就拔出已經缺了口的長刀，等待著十兵衞。

×× ×× ××

同一天，深大寺裡也發生了一場劇變。

清姬來到這裡，與糸路和幼童共住一個房子，已經過了三天。

這三天之間，清姬每次見到幼童，都好想立刻上去抱住他，親熱地叫他一聲：「孩子！」

但是，看到幼童身邊的糸路，又不知道要怎樣解釋才好，終於忍下心頭的淚水，不敢叫出來。

白天裡可以從糸路的手中接過幼童，親熱地撫愛他。多少還有點安慰感。可是一到夜晚，聽到從鄰室中傳來的啼哭聲時，就感覺胸中像什麼東西刺進去一般地疼痛。

有時還會莫名其妙地恨起糸路來。嫉妒她有權利跟小孩睡在一起，慈愛地逗著小孩玩。

到了第四個夜晚，清姬還是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終於下定決心，採取非常手段。

但是，才剛下定決心，突然又猶豫起來。

——把孩子抱過來以後，要走到那裡去呢？

既然知道是自己的骨肉，當然永不分離了。但是有什麼地方可以收容自己和孩子呢？

猶豫的心情，一時舉棋不定。

——不！

清姬爲自己打氣：

——母親養育孩子，就是做個乞丐，也是天經地義的！

清姬悄悄地爬起來。花了很長的時間，打開通往鄰室的紙門，心頭怦怦地狂跳著，無聲無息地爬進去。

糸路每個晚上都點著小小的徹夜灯，以便幼童一哭，就可以立刻抱去如厠，不必再摸黑找火石。這小小的灯，對於清姬的行動幫助太大了。

幸虧糸路面向側臥著。更僥倖的是，幼童和糸路的身體之間，隔有著一點點空隙。清姬小心翼翼地翻起被褥，抱起熟睡中的幼童。

……天空微明時，糸路醒了過來。

——昨天晚上眞乖！

糸路想到的，是幼童整個晚上都沒有吵醒過她一次，使她今天早上的精神特別好。懷著輕快的心情，糸路反過身來，忽然吃了一驚：

「啊——？」慌慌忙忙地踢開被褥，環視著屋內。

——是不是自己睡得太熟，隔壁的夫人聽到少爺的哭聲，把少爺帶去毛房了呢？

糸路首先想到的，是這一個可能性。

「請問——？」糸路隔著一扇紙門，向鄰室叫著。

沒有任何人回答她。

糸路來到走廊上向四週看著，到處都沒有人的氣息。還沒有全亮的庭院裡，飄著薄霧，連一隻鳥兒的影子都沒有。突然——

糸路直覺地產生一種不吉利的想法。

她走進隔壁房間，果然看見有一封信，擺在几上。刻不容緩地撕開信封，唸完了信，糸路呆住了。

——她，竟然是清姬公主？

糸路茫然地垂下雙臂，望著空中，腦際一片空白。

……良久，糸路才突然清醒過來。

——不！即使她眞的就是將軍的千金，也不一定是少爺的母親。在沒有得到確證之前，我絕對不可以把少爺交給她，……我必須去把少爺搶回來！

不久，糸路已經出現在武藏野僅有的一條小路上了。

此時，太陽還沒有從山上昇起，薄霧還包圍著樹林。

十八

天空的雲朵迅快地移動著，時而爲大地籠罩上一層陰影，時而又放過刺眼的陽光，讓它直直地照射下來。

過午不久，風停了。林中的坡道上，像睡著了般地靜寂，連個人影都沒有。是的！正因爲太靜，連一棵大松樹的根部上，一個一直靜坐不動，戴著饅頭笠的托鉢僧，也像是雪石刻的地藏菩薩般地，完全溶解在風景之中。

就在這太陽正烈的時候，忽然林中傳來轎伕的么喝聲，劃破了四周的寂靜——。

呀、呵！

呀、呵！

坡道上，隨著轎伕的喊叫聲，出現了一乘轎子。

轎子來到松樹下，前頭的轎伕突然停下，向後頭拋了一個眼神，輕輕放下轎子。

轎伕們四下望了望，似乎已經認爲山中完全沒有人了。

這條坡道，是由鎌倉通往山內的七條輻輳狀小路之一。

兩個轎伕裝做要休息片刻，把轎子移靠崖壁，臉望著臉獰笑了一下。其中一個轎伕，突然掀起轎帘。

「哎！——到了嗎？」探出頭來的是清姬，膝上抱著她心愛的兒子。

「夫人……，妳要到東慶寺去，必須在這裡下轎。再穿過樹林走兩里的路程。因爲東慶寺規定，凡是要到東慶寺去的人，這一段路一定都要步行，不能搭轎。」

「好的！——」清姬一點兒都不懷疑，立刻接受了。

「路太壞了，讓我替夫人背著公子吧？」

清姬看到這位路旁隨便喚來的轎伕，竟然這麼好心，忙不迭地感謝著對方，把孩子交了出來。

「有勞你了！」

幼童似乎受到驚嚇，哭叫起來。

「哈哈哈！他一定是指我滿臉鬍子……，男孩子呀！應該勇敢一點！……」轎伕說著，不管孩子的哭叫聲，就把孩子揹起來。

幼童哭喊的聲音越來越高，到後來乾脆啪啪際啪際地打起了轎伕滿是汗臭的肩膀。

「不要！不要！……糸路！……糸路！救救我呀！」

清姬聽見兒子的哭叫聲，心中又疼了起來。

一大早把他抱出深大寺，在武藏野就醒了。醒來後一直嚷著糸路，清姬費了好大的勁去逗他，才止住他的哭聲。

清姬告訴幼童說，自己才是他的眞正的母親。並且再三向幼童保證，一定要取代糸路，好好地疼愛他。幼童雖然不見得就此接受了，但也許是清姬的眼淚奏效，一直來到這裡，他都沒有再鬧過蹩扭。

現在，孩子一到緊急的時候，本能地向糸路求救，壓根兒忘記了站在他身邊的母親。

清姬爲此而痛心不已。

她決心寄居鎌倉松岡東慶寺裡，過兩三年平靜的母子生活，可是一聽到兒子求救於糸路的哭喊聲，才深深感覺到擅自奪回自己兒子的罪過。

「嘿嘿嘿！少爺，不要哭。唱條山歌給你聽，好嗎？

轎伕一邊喝著，一邊隨著歌聲跑起來。跑得太快了，清姬落在後頭跟不上。

「請你走慢一點，好嗎？」

清姬要求轎伕。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清姬看見對方把背上的幼童翻轉過來，抱在胸前，用手捂住幼童的口，露出凶獰的面貌，睨視著自己。

「你、你、你要做什麼……？」清姬一怔之後，結結巴巴地說。

「怕什麼呢？再怎樣他也不會吃下這個孩子！」從後面走來的轎伕說著。

清姬爲這突如其來的遽變戰慄著，全身都快凍僵了。但是憤怒又像火一般地把她加熱。

「你們這些卑劣無恥的小人！」

「是的，是的，我們眞的也是小人，連品川的女郎看到我們，都不屑地擺過頭去。不過……諸侯與旗本是男人，我們也是男人呀！像我們這種小人，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想抱一抱像妳這麼漂亮的女人，不過動作稍微粗了一點，先抓到妳的小孩做人質，再慢慢來消磨，嘻嘻嘻，嘿嘿嘿……。」

「哼！下流！」

「對！——對極了！就是這樣罵！這樣罵那張生氣的臉才漂亮，哇！——我快受不了啦！」

清姬忍下心頭的怒火，說：

「請你們放過我吧！錢統統都給你們，請放過我吧！」說完，還合起雙手來拜。

轎伕們又笑了：「那張哭喪著的臉就值千兩黃金……嘿嘿！那還用得著說，錢當然統統都要，還能講價嗎？」

「啊！……」清姬至此才知道，單獨一個女人旅行是多麼的可怕！絕望之餘，整個頭腦一陣暈眩。

逼近至她背後的無賴漢，毫不留情地抓住她。

「做，做什麼？」清姬拼命地掙扎。

抓著幼童的無賴漢大喊：「乖一點！要這孩子的命，妳就忍耐著點！只要閉住眼睛就過去了！……我們沒有那種耐性，惹火了我，一手扼死這個孩子，省得麻煩！」

清姬全身的力氣都消失了。

十九

清姬被按倒在地上了。

——這也是從糸路那裡奪走孩子的報應！

清姬閉住眼睛，絕望地想。

「這樣才乖！老熊，抱歉！抱歉，讓我先來。」按倒清姬的無賴漢說。

「等她差不多了，我再來讓她哭……，不要拖得太長！」另一個無賴漢說著，兩手把幼童抓得更緊。

「那還用得著你說，放心好了！——」

無賴漢將他樹根般粗糙的手，伸進清姬的衣裾裡，摸了一下小腿，叫出一聲：「好嫩！——」

清姬全身像患了瘧疾一般，因爲惡寒而顫抖，又因極度的厭恨，燃燒得想立刻跳起來和羞恥，起了一層鷄皮疙瘩，發抖不已。

「媽的！妳不想要小鬼的命了？」

清姬見到魔鬼般的凶像，又癱軟了。

無賴漢那隻像爬蟲的甲鱗般又粗又冷的手掌，爬上了清姬的小腿，摸上了膝蓋，漸漸到達了大腿。

這是清姬有生以來，首次暴露在白晝的陽光之下。她的下肢那雪白的皮膚，因爲恐懼

「嘻嘻……！好嫩！好嫩！像剛蒸出來的饅頭一樣，媽的！」

高度的興奮，使得無賴漢喉嚨不斷發出低沉的聲音。一手猛抓起膝蓋，正要撥開——

「哇！——」背後突然傳來同伴的絕叫聲。

「什麼事，——」無賴漢回過頭去，看見他的同伴，雙手痛苦地掩住臉頰，鮮血從他的指縫之間噴出。原來緊抓在手上的幼童，已經掉在地上。

「你，你怎麼了？」無賴漢大吃一驚，正想趕快爬起來——

突然不知從何處飛來一塊石頭，狠狠地打在他的眉心。

「哎唷！——」他也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清姬立刻躍身而起，扶起幼童，緊緊地摟在懷裡。半響才抬起頭來，發現二十尺許的前方，有一位托鉢僧悄然地佇立著……。

××　　××　　××

松岡東慶寺——「弱女子的天堂」。

在封建時代，絕不容許悖逆雙親、兄弟，以及丈夫的女人們，若是無法忍受家庭裡的欺凌，只要能夠拼死命地逃到這座寺院裡，靜靜地度過三年的時間，就能獲得一生的自由。——這是在日本國土之內；長久以來唯一的一個救濟弱女子，收容弱女子的機構。

一個時辰以後，清姬隨著托鉢僧來到山門之前。

山門上，掛著一塊由後宇多天皇親筆御書的「東慶總持禪寺」匾額。

寺院佔住了整個丘陵的中腹，寺外築有石垣和土牆，從牆外向內望去，可以看見大鐘

塔，觀音堂、丈室，和佛殿等等的尖頂，在樹林之中依次高聳。

「就在這裡。」

托鉢僧一直沒有脫下他的饅頭笠，清姬母子兩人也一直沒有機會看清楚他的面貌。

這座寺院的大門，據說是由駿府城移過來的。門邊立著一隻很大的木牌，木牌上寫著「禁止男子出入」等字樣。對於受過百般凌虐，不得已而離家出走的弱女子來說，這一個大門，正不啻地獄與天堂的分界線。

每一個女人來到這裡，即使尚未進入大門就被抓到，也只要將隨身所帶的髮櫛或木屐或任何一件東西，丟進山門裡面去，就被視爲人已入寺，可以脫離魔掌。

門的旁邊就是崗哨所和公堂，只要山門外有了動靜，崗哨所的負責人就隨時可以伸出救援的手；如果來人不服崗哨的救援行動，可以到公堂裡議論。

寺院的北方是斷崖絕壁，西方是老松老杉蒼鬱的密林，南方接境於鎌倉五山第四淨智寺。再加上四週環繞著內外兩層高牆，外人很難侵入。

「那麼，希望夫人在此的生活很安祥——。」托鉢僧恭恭敬敬地向清姬道別。

「請，——請告訴我大師的法名，永留心底，一生不忘高恩……。」

「舉手之勞，何足掛齒？貧僧只不過是個漂泊和尚，既無法名，也無法號，——」

「不，即使大師不願讓他人知道您的法名，也請讓我永存心底……。」

「我——不！貧僧乃是爲了贖前半生深重的罪孽，而浪跡天涯，這一點點善根，絲毫都不足爲念！……不留姓名而別，反倒覺得清爽！」托鉢僧說完，行過一禮之後，轉身就走。

但是，才走了幾步，又停下來：

「假如貧僧能夠在什麼地方碰見夢殿轉，會告訴他公主已經投身此寺。」

清姬大吃一驚：

——這個和尚，竟然知道一切！

「請，請等……！」清姬從內心裡高喊出來，但托鉢僧已經快步離去了。

再度走回坡道的托鉢僧，饅頭笠下的神情，顯得無限感慨！

曾任幕府密探——「地之一」的托鉢僧，過去曾與「地之七」的夢殿轉齊名，兩人高超的武術，齊被譽爲「幕府雙傑」，曾經名噪一時。

因爲厭煩被剝奪一切人格，他悄悄脫離了密探團，浪跡天涯，變成今天這個模樣。

爬上坡道以後，托鉢僧才稍微掀一下斗笠，仰頭看了看檜樹的樹梢。

人稱這一株老樹爲回頭檜。逃到這株老樹底下的弱女子們，稍微可以放下心來，回頭過去，看看她們拼命跑來的路程。

這一株檜樹在過去的幾百年間，都一直靜靜地站在這裡，照顧著那些可憐的弱女子。

——那個幼童，是夢殿轉的兒子嗎？

托鉢僧心中這麼想著。

四年前，拳之鶴在熱田被人毒殺，清姬正要自盡時，被夢殿轉奪走了。這件事以及其後的一切經過，「地之一」完全清楚。不！事實上，奉了永井美作守的命令，設計活捉夢殿轉，將之關進浜御殿地牢的，就是這位「地之一」。

事情也眞湊巧——。

沒想到這一次被他救到的，竟然是清姬。

——做和尚這麼久，才得到這一件功德。

托鉢僧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

突然，他聽到跑上坡道來的馬啼聲。立刻又壓低他的饅頭笠，緩緩前進。

迎面馳來五騎，每位騎士都戴著熊谷笠。他們很快地閃過托鉢僧的身旁，像飛箭般地疾馳而去。

——奇怪？

托鉢僧目送著他們的背影，饅頭笠的的眉宇緊縐。

——他們不是幕府的密探嗎……？

剛才與過身邊的五人當中，他認得最後的一名。

——不錯！是天組的人……。

腦際裡掠過一個不祥的預感。

據他猜想，一定是爲著清姬而來的。

——不會有事了吧？公主已經進入東慶寺了。

托鉢僧揮去不祥的預感，又慢慢地走下坡道。

來到坡道的盡頭，托鉢僧又遇見一個氣質清雅的少婦。

「請問，走這一條山道，可以到鎌倉嗎？」

托鉢僧點了點頭，表示肯定的答案。接著反問：

「妳要到鎌倉的什麼地方？」

「我要到東慶寺去。」

——又是一個不幸的女子。

托鉢僧不語，凝視著少婦。

這個問路的少婦，原來是千枝。

二十

走下坡道，千枝又回頭看了好幾遍。

托鉢僧剛才告訴千枝一件大事，接著請求千枝幫忙。

——爲什麼一個遨遊四海的托鉢僧，會知道這種大事？眞是令人難解！

——他是不是大有來頭的武士，故意裝扮成托鉢僧？

千枝想著想著，又停了下來，目送著托鉢僧逐漸遠離的背影……。

托鉢僧聽到千枝說要去東慶寺，非常懇切地爲她指路，然後閃過千枝身旁就走了。但是走沒幾步，又站定下來，對千枝說：「妳進了東慶寺後，可不可以幫忙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只要我做得到，一定幫忙。」

「剛才有一位夫人，比妳早一步進寺……，她的身份是很高貴的，不過我必須替她保密，不能跟妳說，這一點請妳原諒！她的身邊帶著一個幼童，生活上一定有許多不便之處，如果妳肯幫忙的話，是不是可以替她照顧照顧小孩？」

「好的，到了東慶寺以後，我也沒有旁的事情好做了，幫忙照顧小孩，我會很樂意的！」

「那麼，多謝妳了！」托鉢僧虔誠的道了謝，又說：

「凡是住進東慶寺的女人，都有一段悲哀的往事。我相信妳也可能有一段不願告人的隱情吧？剛才我對妳提起的那位夫人，出身雖然很高貴，但是受到命運的捉弄，反而嚐盡人世之間的各種辛酸。現在還有許多密探，正四下尋找著她的下落，如果被他們抓到，可

能就會暗中殺害她！」

「那……那眞是太可憐了！——」千枝滿懷同情地說。

竟然有那麼一個高貴的夫人，爲了逃離密探的追殺，抱著幼童東躲西藏地，才躲進東慶寺。自己的命運和她比起來，似乎還算幸運得多了！因爲自己並不必躲些什麼人，只不過是抱著重逢愛人的希望，暫時跑到菩薩的庇蔭之下，過一段清靜的生活而已。

大約同時，東慶寺的山門前出現了一位氣質高雅的尼姑，她的身邊帶著一個婢女。附近的人遠遠看見她那白色的頭巾，都會相告：

「看！——庵主回來了。」

這位尼姑已有五十多歲，她的美貌是遐邇聞名的，甚至有許多人說，只要能夠獲准拜見她一面，就能修得功德。

寺院武士走出崗哨所，對尼姑行了一禮。

「恭迎庵主回寺！」話音一落，正想湊上去再悄悄告訴她什麼。

這時，有兩個武士從公堂裡快步地走出來，擋住了尼姑回寺的去路。

這兩名武士，原來就是托鉢僧剛才在翻山小徑上所看到的，五名幕府密探當中的兩名。

「啟稟庵主！——」

這兩名武士說話的時候，帶著密探特有的冷淡面孔，以及沒有抑揚頓挫的聲音。尼姑清澈的眸子回視著他們。

「小人們聞報，將軍的千金清姬公主今天入寺。」

「……」尼姑當然不知此事，回顧了一下寺院武士。

武士用他怯怯的眼神看著尼姑，傳了一段話後，低下頭去。他說話，尼姑顯然已經瞭解了：

「無論什麼夫人進入本寺，本寺依法都不得告訴外人。所以你們所提的這個問題，恕本座不能回答。」

「小人等已經調查得很清楚了。」

「你們兩位是幕府的——？」

「是的，小人等任職於櫻田官邸……，奉命前來接回清姬公主，煩請庵主代爲說服清姬公主。」

「本寺裡沒有什麼將軍的千金！」尼姑斷然地拒絕。

「庵主！接回清姬公主，是將軍親自下的命令！」

「即使是將軍親自下的命令，不在的人還是不在！」

「庵主難道想抗命嗎？」

「本寺對於前來投靠的女性，一概不過問她們的前身。無論是貧富貴賤，也不管是那一家的妻子或女兒，所有來此投靠的女性，都一視同仁，平等看待。——我們唯一的任務，只有盡力庇護這些不幸的婦女，即使你們所說的這位夫人，眞的是將軍的愛女，來到這裡也和百姓家的女兒完全無異。這是我們東慶寺的規矩。如果我們對於前來要回妻子的庶民，輕輕鬆鬆地就打發掉，而對於前來要回將軍愛女的武士，竟畏於强權，乖乖地交出這位夫人，那麼本寺的威嚴，豈不是就要完全掃地了？……本寺自從開山始祖覺山女尼，爲了普渡苦難而薄倖的女子，奉勅創建以來，至今已有四百多年歷史。不管外面歷代的權力如何興替，本寺一直存在，也一直受到保護。曾經經過足利幕府，小田原北條氏、太閤秀吉，再經東照權現乃至今天，每一個朝代，爲了維續本寺的法灯，都沒有各種禁令，以庇護本寺。換句話說，本寺乃是幕府所庇護的寺院，——那有將軍本身會來破此禁令的道理？貧尼忝爲庵主，實在是不敢相信！再說，即使兩位的身上，帶有將軍親筆的御令，貧尼也不敢接受，當另外透過閣臣，稟明將軍，此處已無兩位的事，兩位請回吧！」

尼姑侃侃而談，言辭舉措之間，既柔美又溫和。但是她那一步都不肯退讓的毅然氣勢，壓倒了兩個密探。

二十一

東慶寺的中門之內，有五座高塔。

北面的是陰涼軒丈室和妙喜庵，靠近山門右邊的是海珠庵，山門左邊是永福軒，東北面是青松院佛殿。

住在這五座塔裡的，有投靠而來的女人，有世居在此的女人，總數超過一百人。

隨著女人自己的意願，可以做女紅，可以染織，可以烹調，也可以製造玩具。女人當中有許多製造螺鈿的行家，也有製造羊羹的高手。她們每個月辛勤工作的成果，可以給寺院帶來一筆相當可觀的收益。

過去只懂得屈意奉承色徒的神女，到了這裡可以學到烹調、書法、女紅等等技藝，在店家陰暗的厨房裡渡過大半生的女人，到了這裡才接觸到插花、茶道等禮法。

在這裡的每一個女人，都是經歷過人生的辛酸之後，才獲得珍貴的自由。因此，在她們的世界裡，已經沒有什麼好爭吵的了，生活裡盡是一片融洽與和睦的氣氛。

每一個女人都有助人的熱忱，彼此安慰與勸勉。

織布的人、煮飯的人，因爲所織所煮的是爲了讓大家穿，讓大家吃，所以工作起來特別賣力。

然而，眞正的幸福是早已失落了，這裡的幸福，只能算是聊以自慰，或是微不足道的幸福。每個人只要踏進山門一步，立刻就會感覺到這種寧靜而特殊的幸福空氣。

……在黃昏的薄暮之中，一個身穿白衣的妙齡尼姑，巡迴著各庵，通告寺裡第二天的

計劃。

走過觀音堂邊，正想繞到後院去，忽然——

觀音堂中一陣風似地跳出一團黑影，從尼姑的背後伸手塞住她的口，輕輕地抱進觀音堂中。

尼姑連掙扎和發出驚叫聲的時間都沒有，嘴裡很快地被塞進一塊布，雙手被反綁到背後，兩脚忽然被人一踢，變成了跪拜的姿勢。

來人毫不留情地掀起她的衣裾。

尼姑自從十歲剃髮，至今已有十多年。從來還沒有讓任何人看過她的下肢。現在連臀部和下腹都暴露出來了，一陣羞辱和憤怒湧上心頭，昏厥過去。

觀音堂內共站著三名武士，其中的一名很快地脫掉衣襟，貼上了尼姑……。

尼姑那本來已逐漸遠離的意識，突然因爲受到一種污穢的觸覺，又回復了過來……。

尼姑瘋狂般地掙扎著，但是她的左右肩膀和腰部都被人抓緊了，一切的掙扎都完全是徒勞……。

終於——。

尼姑爲了劇烈的疼痛，全身痙攣起來。

又過了片刻——

尼姑在俯視著的三雙眼神中，滯呆地低著頭。

「清姬公主的住處是在什麼地方？」

由極端的汚辱感當中被放開的尼姑，首先遭到的，是這樣一個問話。

尼姑的心中只有死的一念。

而這些幕府來的密探們，也都很有等待回話的耐心。他們一直冷冷地俯視著這個低頭不語的犧牲者。

「說——！」其中一個人伸手扳起尼姑的下顎，尼姑被迫仰起了頭。淚水自她緊閉著的眼角淌下。

「說！要是不說，等一下再換個人侵犯妳！」

武士不管涕泗縱橫的尼姑多麼傷心，繼續施以殘忍脅迫。——

× × × ×

清姬的住處，是在蔭涼軒丈室後方的一間小茅屋。

這間小茅屋是座古老的建築物。很可能是從覺山女尼開山的時候就留傳下來了。直到昨天以前，這間小屋都是庵主專用的品茶室。清姬來到寺院裡，庵主特地開給她住。

屋內的中央是個火爐，爐上吊著兩隻扇形的掛鈎，鈎上掛著一個古意盎然的茶壺。

室內立著一個小屏風，屏風前面有一張小几，几上有筆、硯，几旁是個香爐，香爐旁

邊還有整套的茶具。

——從明天起，每天就都要在養育孩子和茶道之中度過了，這樣的生活，自己過得慣嗎？

獨坐在室內的清姬，仍然感覺極端地寂寥。

清姬的兒子在鄰室的被褥裡，已經安安靜靜地熟睡了。屋外已經全部黑暗下來，松林被風吹過的沙沙聲，給清姬的心裡帶來更大的寂寥。

——要到那一天才能夠碰見夢殿轉？

深心裡一直亮著的希望之外，突然又像是要熄滅了一般地，越想越感覺無依。

清姬生長在大內，從小就由一位只懂得禮儀的老姥姥帶著，過著一種嚴肅的生活。自從懂事以後，生活更加嚴肅，似乎還沒有高聲地歡笑過。

雖然夢殿轉將她拉到另外一個天地裡，但是，夢殿轉當時的擁抱，並沒有使她的愛情沸騰，因爲當時的清姬，根本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配合他的熱情。

和夢殿轉分手之後，清姬雖然曉得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沒有夢殿轉就活不下去的女人，但是這份依賴，却並不是因爲從夢殿轉身上學到了官能的喜悅之原故。

清姬在還不能拋棄一切矜持與羞恥，顯示出自由奔放的熱情之前，就不得不離開夢殿轉。

但是，女性追求這些的本能，現在却如爐中的燠火一般，竊竊地燃燒著。

在不知歡悅，只知悲愁的情況下，生了夢殿轉的兒子。現在既然已經將那孩子要回身邊了，下一步的希慾，只有讓自己的熱情瘋狂般地沸騰。

清姬吁了一口氣，那是一口無限哀愁之氣。

門輕輕地開了。清姬還沒有感覺到——

「是清姬公主吧？」

清姬聽到了突如其來的男性聲音，反射地拔出懷劍，轉過身來——。

三個武士不知何時已經進到室內。

「小人等特來護送公主下山。」

「你們是受到誰的命令？」

「不能奉告！」

「哼！要捉我的，只有永井美作守一人！」

「……」密探們默默地逼近清姬——。

霎時，清姬站了起來，尖叫了一聲。

「歹徒！走開！」喊叫聲劃破了夜空，響徹整座寺院。

這時，受了托缽僧之託的千枝，正巧也走到小茅屋前面。她聽到喊叫聲，心底一怔，

停了下來

接著，屋裡傳來一陣短暫的猛烈碰擊聲。

又是一聲令人喪膽的悲叫聲——。

屋裡迅速地跳出三條黑影，竄進左方的樹林裡，立刻消失在夜暗中。

千枝踏著發抖的脚步，走進室內。

千枝一眼就瞥見躺在爐邊的清姬。清姬渾身都是鮮血，呼吸已經快要停止了。

鄰室裡跌跌爬爬地出現了一個幼童，大聲啼哭著。

「堅强些！……堅强些！……」

千枝忘掉了一切，匆匆跑上去，扶起清姬來。在清姬的耳邊尖聲嘶叫著。

清姬的嘴唇微啓，眼皮急劇地跳動著。

「振作一點！……」

千枝還想爲清姬打氣，但是，她忽然看到清姬的臉色微黯，面露死相，心中一緊，趕忙喘著氣問道：

「有什麼話要留下嗎？……」

「孩，……孩子……。」不聽指揮的嘴唇，吐出了清姬的願望。

「是的！我負責，我絕對負責照……！」

「請，請把……這、這孩子……交給夢……夢殿……。」

「耶？夢殿——？」

「轉！……交給……夢、夢殿轉……。」

「啊！」千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夢殿轉——！」

「請、請幫忙……把這孩子交給夢殿轉……。」

被扶在千枝臂彎裡的清姬，突然間說話快了起來。

但是，這個薄倖的女性，只勉强擠出這一句話，就香消玉殞了……。

二十二

「東海道名勝記」這本書中，有這麼一段記載：

「大堰川——又名大井河，位駿河與遠江之交，猶切割此世與彼世之大河世。南風則水盈，西風則水落，降大雨則淵瀨屢變，而洪濤竄流不定。或捲東山之岸，或浮島田之驛站、或沿金谷山麓西流，或滙成一巨河而流大木、滾大石。或於一里沙洲之間，分歧成數小流。

自古未有舟、橋能渡。來往行旅人馬，俱不識河之瀨。下則宿於金谷，上則止於島田，以待水落。蓋水高則流濁，河底輒有大石流滾，渡者因而多溺。方水高之時，渡資之高

也無度。」

……夢殿轉就住在大井河上游的島田旅店裡。

傾盆大雨已經連下三日，一點也沒有放晴的跡象。

夢殿轉坐在旅店二樓的房間裡，背靠著牆，閉著眼睛——就是以這個姿勢坐了三天。直到昨天爲止，還可以靠輩轎和「騎脖子」的方法渡河，趕路的旅人都願意付出高得離譜渡資，冒險渡河。

夢殿轉之所以繼續端坐不動，是因爲他判斷梶豪右衞門還沒有渡過這條大堰河。

夢殿轉曾經在三島碰過默兵衞一面，知道梶豪右衞門假扮女行列的事。

但是——

默兵衞潛入梶豪右衞門的行館，奪走梶的佩刀之後，梶的構想又爲之一變。翌晨，他的女行列沒有登上箱根坡道，反而掉頭往江戶方向浩浩蕩蕩地開去。

默兵衞仍然跟踪在行列的後面，看到行列經過酒匂川之後，竟離開東海道，向大山的方向前進。——這時，默兵衞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雖然心裡早就有一點疑問，但是仍然尾隨在這個行列後面，眞是一大失策！不用說，那頂轎子裡面坐著的，一定是梶豪右衞門的替身，絕對不會是梶豪右衞門自己。

女行列怕惹人注目，不敢在官道上就地解散，準備開往大山道，在那裏化整爲零。

——梶豪右衛門一定已經重新改裝，越過箱根嶺了。

默兵衛想到這裡，就飛也似地趕往箱根。

可是，終於沒有能夠發現梶豪右衛門的行踪，再趕往三島鎮，在三島鎮裡碰見了夢殿轉。

夢殿轉在當天晚上就快馬加鞭，一口氣跑過沼津、原宿、吉原、蒲原、由井、江屬、府中、鞠子、岡部、藤枝等埠。

他不分晝夜地疾馳，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趕過梶豪右衛門，絕對不讓梶渡過這條大井河。

大井河的河水，今天眞正漲到任何人都渡不過去的程度了。這家簡陋的旅店裡，擠滿了旅人。每個人爲了必須長期逗留而厭倦地發出牢騷。

夢殿轉聽著旅店裡的噪音，靜靜地等待默兵衛出現。

他相信默兵衛一定會幫他找到梶豪右衛門。

……夢殿轉聽任自己的思潮起伏，一點也不抵抗！

——原來我是琉球王的嫡子！

當時聽到千枝這樣說的時候，夢殿轉曾經啞然，緊接著的是茫茫然的自我解嘲。

——即使是個將軍的私生子，又待如何？

當時的夢殿轉確定是這麼想著。

可是，說也奇怪，這件事明明當場就該忘得一乾二淨，然而日子愈久，這個事實愈像一個重擔般地，壓在夢殿轉的心頭。……

——自己這一個流浪漢，畢竟注定要和所謂故鄉、家、家人……等等東西絕緣的！

——從呱呱墜地的那一瞬間開始，就已經注定了這種流浪的命運，任誰也無法更改！

一種陰霾的感慨，在夢殿轉的心中重重地沈澱下來。

——到琉球國去看看吧……！

「說不定會有落葉歸根的感覺吧？……」夢殿轉的嘴裡，不自覺地喃喃說著。

走廊上有向著這裡走來的脚步聲——

「請問——，有人在嗎？」

一個商人模樣的人，站在紙門外面。

夢殿轉沒有回答，靜靜地拉開紙門。

來人並不馬上進來，只垂下兩手，行了一禮。

「恕在下冒昧！請問，是不是夢殿大人？」

夢殿轉這個名字並不響亮，知道的人應該寥寥無幾。可是，這個大商號的掌櫃模樣的人，竟然會知道這個名字，而且自己和他素昧平生，從來沒有見過——。

夢殿轉懷疑了。

「剛才敝主人在走廊上見到大人，特地差小的前來請教，所以很冒昧地來訪了……。」

「貴號老闆是？——」

「敝號女老闆在大阪的北碼頭開了一家布料行，叫做三池屋布料行。」

「三池屋——？」夢殿轉似乎一點印象都沒有。

「是的！——」

「女老闆？——」

「是的！……」

「我似乎沒有見過她呀？」

「這個——，敝主人沒有告訴小人，她只是說，大人一定叫做夢殿轉。叫小人務必請大人過去見一面，獻杯薄酒，只不知大人是否肯賞光？如果大人覺得不便，大人這就過去帶敝主人來訪……。」

夢殿轉沈思片刻，縐著眉頭：「不！還是由我去拜訪她好了！」

× × × ×

不愧是一個大阪——不！是一個全國首屈一指的布料行女老闆，有一副雍容華貴的相貌。

年紀大約剛過四十，豐腴而雪白的肌膚，在萬人之中都難得選其一堪與之媲美。面貌不能說是十分地美，是屬於扁平臉的一型。但是却很恰當地呈現出大商號女主人的嫵媚，使得對坐者的心，也一時開朗起來。

她的衣裳比年齡還要年齡，而從她的髮型上看來，似乎是一個寡婦。

「謝謝大人賞光！按理應由我親自去拜訪才是，眞對不起！」

婦人說著，從坐墊上挪到几旁，畢恭畢敬地低頭行了一禮。舉措言辭之間，不卑不亢，大方而溫柔。

「——妳知道我叫做夢殿轉？」

「是的！——」

「我自稱夢殿轉至今還不滿兩年，在這段期間裡，我們似乎沒有碰過頭，怎麼可能知道呢？」

夢殿轉說著，凝視對方，顯出一付非常在意的表情。

三池屋的女主人對於夢殿轉的表情，絲毫不以爲意，似乎預期過這是必然的現象。她莞爾一笑：

「也難怪你會動疑……，不過，我還很擔心你現在是不是自稱夢殿轉的那個人呢！當

然，這樣地跟你說話，還是頭一次……。」

這話說得夢殿轉心頭更是一團霧水：

「可否請妳詳細談一談？」

「當然！我什麼都會慢慢地告訴你的。」

女主人這才斥退了掌櫃和婢女。

「您是琉球國中山王的御嫡子，伊舍堂王子吧？」

「……」

對方開門見山，一語中的，夢殿轉提高了興趣，默默地注視著對方。

三池屋的女主人繼續說了下去：

「現在算起來，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

「那一年，琉球國的新國王中山王遠道而來，想要晉見大日本天皇。途經大阪的時候，在我們店裡停了一天……。」

當時，店家的獨生女美惠才十三歲，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前往服侍中山王。中山王看她長得可愛，笑瞇瞇地說：

「你喜歡什麼東西，不必客氣，只要妳說得出來，我一定都送給妳！」

淘氣的美惠聽到中山王這麼說，認眞地指著中山王身邊的侍女手上，剛剛生下不久的

嬰兒說：

「就給我這個寶寶吧！」

「那怎麼行！他是本中山王的嫡嗣呀！」

「可是，國王自己明明說過，只要我說得出來的東西，都要送給我的！國王騙人！」

美惠非常認眞地說。

中山王不得已，垂下兩手，在榻榻米上行禮道歉。

第二天早晨，中山王送給美惠一面鑲有珊瑚珠的懷鏡做爲補償，就往江戶去晉見天皇了。

一個月以後，中山王再度經過東海道，回到大阪。

美惠也再度打扮得漂漂亮亮，迎接中山王。

這時，中山王身邊的伊舍堂王子已經不見了，國王垂頭喪氣，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悶悶不樂。

「王子到那裡去了？不願送給我，是不是在江戶送給別人了？」美惠淘氣地問著。

中山王苦笑了一下，扭曲著臉，把空虛的眼神，投向遙遠的天邊。

美惠非常焦急，再三追問。中山王才露出寂寞的苦笑，忿忿地對她說：

「王子被人拐跑了……。」

「眞的！——」美惠大吃一驚，瞪大了眼睛。

不久，她立刻轉驚爲怒，生氣地說：

「你看！都是你！叫你把王子留在我們家，你偏偏不要！如果留在我們家，就不會有這種事了！」

「是的，正是如此！假如當初送給妳有多好！就不會發生這種悲慘的事了！」

中山王不知想到什麼，凝視著美惠許久後，說：「假如將來妳發現王子，準備怎麼辦？」

美惠毫不猶豫地說：「等到王子變成一個堂堂的男子漢以後，我要嫁給他爲側妾，把這家三池屋送給他。」

當時，美惠的父親爲她選了一名掌櫃，準備招贅爲婿，美惠一見到那個掌櫃就討厭。其實，美惠本來想說收王子爲乾兒子，但是她實在太討厭未婚夫了，所以才會想到，不如做個王子的側妾還要好些。中山王看她年紀雖小，似乎還頗爲懂事，對她說：

「是嗎？——」接著，中山王又說：

「其實，我知道是誰拐跑了王子，他並不是壞人，只是奉了幕府之命，不得已而犯的錯。他的名字叫做河合藤左衛門，我沒有逼他認罪，只請求他把孩子帶大，等孩子長大成人時，讓孩子的名字叫做夢殿轉。夢殿是我們歷代中山王在心中有苦悶，不能解決時，獨

自去沈思的一個王宮。轉這個字，是取自淮南子兵略：『輪轉而無窮』，有鑒於王子未來孤獨的宿命，希望他能夠『像日月之流轉』，否極而泰來……，將來，如果妳遇上了一個叫做夢殿轉的男子，就當做他是我中山王的兒子好了！」

中山王說完，把一件用黑油紙包著的東西交給美惠，託她轉交給夢殿轉。假如過了三十年，還不能遇到夢殿轉，她可以把這件東西據爲已有。在此之前，則先不要打開來看，中山王是這麼交待的。

過了這約定的三十年，現在已經成爲三池屋女主人的美惠，終於有緣遇上了夢殿轉。……剛才在走廊上，美惠聽見旅店的待女，指著正要走進房間裡去的夢殿轉背影，說

「夢殿，眞是一個奇妙的姓——！」

「不過很好聽，不是嗎？夢殿轉，這個名字太好聽了！我喜歡他那冷冰冰的表情……。」

侍女們的竊竊私語，被美惠無意中聽到了。美惠的心底，起了一陣騷動……。

美惠說完了三十年前的故事：

「您知道自己是一位王子嗎？」

「最近才知道。」夢殿轉平靜地說：「不過，我認爲這是一件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

「但是，您糊里糊塗地過了三十年，眞辛苦了！」

「太閣秀吉也曾經是個貧農的子弟，現在的這些諸侯，也許有一天他們的後裔會淪爲乞丐……，這和個人的命運有關，或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美惠用她那陰鬱的眼神，靜靜地注視著夢殿轉：

「想不想要三池屋——？」

夢殿轉一驚，抬起頭來，望著美惠。一看就知道，她不是鬧著玩兒的。

「我不懂買賣，送給我偌大的一爿店，反而害我！」

「那麼，我就只把國王託我轉交的東西，還給你了？」

「如果妳堅持要我接受的話……。」

「請您一定要接受！不過，在此之前，我還有一件事情必須請您做。」

「什麼事呢？」

美惠站了起來，說：「請到這邊——。」

……到了裡面的房間，夢殿轉縐眉了。

房間裡已經準備好被褥。還擺著兩個枕頭——

美惠一點兒也不忸怩地說：

「我和國王有約在先，當有一天，您長大了，成爲一個堂堂的男子漢時，要嫁給您做側妾……。」

房間裡突然靜默下來，沒有人再開口講話。

三池屋的女主人坐在被褥的中央，很有耐性地等著夢殿轉的回答。

夢殿轉和美惠隔一段距離，兩手交抱胸前，若有所思的眼神，投到了窗外。

室內的空氣，似乎被這過久的沈默給凝結住了。

雨已經變小，但一時似乎還沒有停止的跡象。

……終於——。

夢殿轉收回投向窗外的視綫，看著美惠：「我不想收妳做側妾。」

「可是，只陪我一夜，也不行嗎？」

「一夜和三百六十五夜沒有兩樣。」

「那麼，國王交待的東西，您還想要嗎？」

「假如妳存心要還，又何必如此費事！」

「不！」美惠搖了搖頭，微笑著說：「這三十年來，我每天都盼望著能夠見到您，這已經變成我今生唯一的美夢……，現在，我的美夢終於實現了，難道您忍心讓我這三十年來的美夢，毀於一旦？」

「……」

「請您讓我貫徹初衷，好嗎？」

「……」

夢殿轉再度移開視綫，投向窗外濛濛的細雨。

——這算什麼呢？女性的固執嗎？……

他突然感覺到極端的厭惡，甚至因此全身起了一陣寒意。

「轉大人——。」美惠似乎有點費力地說：「我還是處女。」

「……」夢殿轉感到很意外，詫異地凝視著美惠。

美惠低下頭，兩頰飛上女性的嬌羞。

「一直到四十三歲的今天，還沒有……。」

她垂下兩手，撐在被褥上。又很快低抬頭：

「請您答應好嗎？就這麼一夜，……請您……。」

「……」夢殿轉那鐵石心腸，一點都不動搖。

房間裡又是一段久久的靜默。

終於，美惠閃動著妙目，打破了沈寂：

「至少，您吮一吮我的乳頭，好嗎？」

「……」

「一個老處女，也難怪您會討厭……，您就把我當做是您的奶媽，吮一吮我的乳頭，讓我這個可憐的女人，實現她一生的美夢，好嗎？」

夢殿轉看到美惠的眼眶紅了起來了，心腸一軟。

他不願開口，只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謝謝您！……」

美惠似乎回復了平靜，徐徐地站起身來。

她輕輕地解開繫在腰際的緞帶，兩隻細嫩的手伸向肩膀，往後一翻，讓和服緩緩地滑下……。

夢殿轉默默地看著她，心中的遲疑與矛盾，依然很强烈。

美惠連下衣也脫掉了，全身只剩一件薄如蟬翼的粉紅內衣，誘人的胴體隔著一層薄紗，散發著一股的熱燄。

她含情脈脈地看了夢殿轉一眼，就慢慢地橫躺下來，閉住了春情蕩漾的眼睛。

夢殿轉眞想掉頭就走，但是，他還是極力把這個衝動壓抑下來。臉上的表情因爲心中激烈的掙扎，變成非常地冷酷。他靜靜地盯著躺在被褥上的美惠。

美惠純眞無邪的表情，終於打動了夢殿轉的心。夢殿轉像個小兒般地，用膝蓋和兩手

撐著榻榻米，慢慢地爬到美惠的身邊。

他不再躊躇了，伸出一手，拉下粉紅的內衣。

蹦出眼前的隆起物，不應該屬於一個四十三歲的女人所有。

豐腴柔嫩的白桃，隨著呼吸聲微微地起伏著，隱隱約約還逸出一股幽蘭的清香。

美惠輕輕地將兩手移到乳房邊，熱情地企盼著……。

「對不起——！」夢殿轉故意用冷淡的語氣，來强調他心中的不情願。

他伸手按住乳房，把臉湊了上去。啣著美惠挺上來的乳頭，吮了一口。

驟然間——夢殿轉的舌頭一痲，口腔裡頓時沁滿苦澀的津液，順著喉嚨滑下食道。

——痲藥！

曾經幹過幕府密探的夢殿轉豈有不識貨之理？

「糟、糟糕！中了圈套了！」他迅速地移開面龐，怒視著美惠。

然而，美惠那粉紅色的身影，很快地就模糊了……。

當意識逐漸遠離之際，夢殿轉只來得及想一件事：

——這個女人所說的故事，全是虛構的嗎？

……不知又過了多久，夢殿轉突然回復知覺。

他發現自己的四肢，已經都被捆縛起來了。

假如只是如此，倒也罷了。躺在被褥裡的他，除了被牢牢綁著以外，竟然還有一個女人抱著他。

夢殿轉沒有睜開眼睛，透過皮膚的傳導，他感覺到美惠的柔肌，一直倚在他的身上，而這個高明的女騙徒，正安安靜靜地凝視著他的睡臉。

柔肌的暖意隨著脂肪的香氣，滲進夢殿轉的官能裡。朱唇微啓，吞吐著惹人的氣息。

「妳想怎麼辦？」夢殿轉閉著眼睛問。

女人沒有馬上回答。她扭了一下水蛇般的纖腰，更使勁地纏住夢殿轉的身體，輕輕地咬住夢殿轉的耳朵：

「……我很想要你——。」

溫溫的氣息，輕輕地在夢殿轉的耳邊吐著。

夢殿轉猛一擰腰，肩膀重重地擊在女人的乳上。

「哎唷！——」女人痛叫一聲，被彈到被褥外，痛苦地扭動著雪白的胴體。久久才站起身來，喘著氣說：

「這，這不是我的本意。」

「……」夢殿轉保持著緘默。

事實上，夢殿轉一開口，除了講些嘲笑自己的話以外，又能夠說些什麼呢？他咬了咬

牙，暗恨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會上了這個大當。

女人悲哀的面容，痛苦地扭曲著：

「我確實是三池屋的女兒美惠，也確實答應過中山王一定要找到伊舍堂王子……，只有一件事是騙你的！」

「……」

「我說我身邊一直帶著國王留下來的油紙包，這是騙你的，其實，那件東西早在三年前就被人搶走了……。」

「是梶豪右衛門吧？」夢殿轉一語中的，望著瞪大了眼睛的美惠：「說中了吧！」

夢殿轉冷冷一笑：「我不想知道那是件什麼東西，——。」

夢殿轉移開視綫，望著天花板說：

「梶豪右衛門一定知道，有了這一段故事做香餌，就足夠讓妳來活捉我夢殿轉了！」

二十五

後紙門徐徐地打開了——。

夢殿轉看到走進來的，是個魁偉高大的武士：

——這個人，一定是梶豪右衛門了！

這兩個在許多凶惡事件上糾纏不清的仇敵，本來早就該碰過面了，誰知陰錯陽差，竟

然直到今天才碰面。

這兩個各執宿命一端的仇敵，絕對不是在正面的衝突下，結成深仇大恨的。過去，凡是夢殿轉所出現的地方，從來都沒有見過梶豪右衛門的影子。而梶豪右衛門出現的時候，轉也從來都不在場。

實際上，夢殿轉雖然經常地墜進梶豪右衛門的殼中，但是，他一向沒有察覺到梶豪右衛門就是主謀者，只和那一些眼前見得到的敵人交過手。

今天，兩人狹路相逢，不禁彼此對視許久。

梶豪右衛門端坐在榻榻米上，微笑著說：

「夢殿兄，你是來這個小鎮裡等我的嘍？」豪右衛門講話的語氣，不像是在對一個積怨已深的仇敵講話，倒像是在和一個老友嘻喧。

「不錯！——」夢殿轉的語氣也很平靜，不像是個被縛住的囚犯。

「你絕對沒有料到，今天會變成這副德性來迎接我吧？哈哈哈……！」

「你我誰勝誰負，還在未定之數，不必高興得太早！」

「對！對極了！——當然還在未定之數，但我絕對不敢暴殄天物，讓你這麼一個出類拔萃的頂尖高手，不明不白的死在這裡。」梶豪右衛門譏諷地說：「我只是想用你的生命，去換一樣東西，才斗胆施了這麼一個小技巧，把你捉來。」

「東西？——」

「好，好，請稍安勿躁，聽我慢慢道來……。」

梶豪右衛門慢條斯理地說：

「想不到你竟然是琉球國的王子，這眞是一件大意外！或許是我們兩個人之間，有一種奇妙的緣份吧……！」

梶豪右衛門持續著奸獪的微笑：

「三十年前，你還是個初生嬰兒的時候，有個叫做河合藤左衛門的人，奉了幕府之命，暗中把你抱走。你的父親中山王在痛失愛子的情況下，一時怨憤交加，就把老遠從琉球運來的貢品私藏了一部份，不願再獻給天皇。」

「……」

「說是一部份，其實這一部份比他獻給天皇的貢禮，價值不知要高出幾十倍。中山王把這一部份巨額的財寶裝在船上，準備再度偷偷運回琉球……。」

「……」

「截下你父親那艘財寶船的，便是松平中務少輔的部下……。你知道，天皇帖和大內帖都是由松平藩所繪製的，二帖上詳細地繪明琉球財寶船隱藏著的正確位置。」

「……」

「所謂天皇帖和大內帖，是後來的人這麼叫的，在松平藩，原來只稱做甲帖和乙帖。這二帖必須拿來相對照，才能夠察出財寶藏匿的場所。……不久，幕府的密探潛入松平藩的官邸，盜走甲帖，將之帶回江戶，呈獻給西宮大內，從此稱爲大內帖。……」

「……」

「松平藩唯恐乙帖再失竊，就暗中將之寄交在京都的一家比丘尼御所裡。這張乙帖，被企圖打倒幕府的中御門織江盜出，自此人們都稱之爲天皇帖。後來，這張天皇帖又落入了我的手中。」

「這和我們之間的奇妙緣份，有什麼關係？」

夢殿轉的兩眼眨都不眨一下地，凝視著梶豪右衛門：

——所謂梟雄，大概就是指的這種人吧！

「雖然你也曾經得到過大內帖，但是這張大內帖終於也變成我的了。現在，兩帖都好好地放在我的懷裡，那些無價之寶，可以說有九成都已經在我的手中。」

「……」

「怎麼樣？夢殿轉！難道你不想回復伊舍堂王子的身份，回到琉球去？」

「……」

「你可以理所當然地繼承中山王的王位，而我可以用鉅額的財富協助你，我們兩人

個有勢，一個有財，要做什麼事，不是就都輕而易舉了嗎？」

豪右衛門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了。

「這就是你所謂的緣份？」

「是的！——」

「我不幹！——」夢殿轉毫不考慮地拒絕了。

「不幹？一個窮浪人，有什麼出息？」

「哼！人各有志，跟你講也只是對牛彈琴……，你說，這些財寶已經有九成算是你的了，爲什麼不敢說是十成呢？一定是還有很大的不安！……可憐呀！你的不安，不久就要實現了！你得不到財寶的。」

「你想搶？——」

「正是！——」

「我現就可以刺死你！」

「想刺的話，以你的個性早該刺了。一定是有不敢刺的原因，那是你親口說的！」

「對了！——」梶豪右衛門沈穩地拔出插在腰際的短刀，刀尖架在夢殿轉的咽喉上，抬頭看著天花板，沈聲說：「鼠賊，下來吧！」

天花板上確實躲著一個人。雖然這個人一直很小心，可是梶豪右衛門似乎老早就察覺

到了。

天花板上的人朗笑了兩聲，踢開一塊木板，輕飄飄在跳下來。——這個人，原來是默兵衛。

夢殿轉一時無法判斷，梶豪右衛門既然曉得天花板上有人，爲什麼肯耐心地等這麼久？

默兵衛自己找了一個地方，緩緩地坐了下來。

「喂！鼠賊！有什麼東西該還給我了吧？」梶豪右衛門先開腔了。

——原來如此！

夢殿轉想起來了。

他憶起默兵衛深夜潛入小田原行館，奪走梶豪右衛門長刀的事。

——難怪梶豪右衛門這麼耐心！

默兵衛靜靜地解下繫在背上的細長布包，擺在身前。

「好！」

「東西在這裡。」

「還我主公的自由？」

「當然！——」梶豪右衛門握著短刀，割斷了綁在夢殿轉身上的繩子。

……不久之後，在這一家旅店的樓下，突然響起了一陣猛烈的爭執聲。

一個昨夜就已經投宿到這家旅店的年輕武士，吵著要渡過大井河。旅店的掌櫃無論怎樣說，他都不聽，非要在今天渡河不可。掌櫃的應付不過他，只好請來靠渡資爲生的水伕，和他理論。

水伕說明了老半天，年輕武士還是不管。到最後竟然拿出高壓手段，命令水伕無論如何，要立刻抬出輦轎來。

水伕一怒之下，把手一插，忿忿地說：

「你這不是無理取鬧嗎？要渡河的話，你脫下衣服，自己泅過去好了！誰奈何了你！」

「無禮的下人！」年輕武士勃然大怒，右手伸向腰際。

「什麼？你還想殺我呀？這倒有趣了！殺死一條大井河的水鬼，把河水染紅，你曉得後果有多嚴重嗎？要殺就殺，到外面來！」

水伕抓起一根拐杖，大聲叫罵。

年輕武士下不了台，只好拔起長刀。

這個年輕武士是誰呢？原來是丟下加枝不顧，想要追趕夢殿轉洩恨的松平中務少輔直元。

二十六

夢殿轉和默兵衛冒雨走在河堤上，他們看見一間小柴屋，匆匆地跑進去躲雨，想不到雨反而停了。

夢殿轉愉快地微笑著。他眺望著斜陽下一片潮溼的大地，心底深深地感受到大自然清新的生氣。

默兵衛側過臉來，望著夢殿轉說：「夢殿大人，我必須道歉！」

「快別這麼說，有什麼事？」夢殿轉趕忙地移過視綫來，望著默兵衛說。

默兵衛低下頭：「我早就知道您是琉球王的嫡嗣了！」

「是嗎？——」夢殿轉點了點頭，淡淡地說：「都是些過去的事情了，何必再提？……我還是一個平平凡凡的浪人，夢殿轉。」

「可是，您有足夠的資格和權利，取得天皇帖和大內帖……！」

「這就很難說了。……其實，我只是不願意讓寶藏落到梶豪右衛門的手裡而已！」

夢殿轉說完，眼前又浮現梶豪右衛門的身影：

——這一個傢伙夠份量，值得一殺！

默兵衛摸向懷裡，取出一件油紙包著的東西：

「就是這個！」

「什麼……？」

「藏在梶豪右衛門的刀柄裡面，看！——」

夢殿轉打開一看，大感意外：

——正是這一張！

雖然說是一張，其實是把兩張薄紙併起來，貼合在一起的。

這正是許多人拼命尋找的東西。

爲了它，曾經犧牲了多少條人命？

在天皇帖和大內帖中，各夾著一張薄紙。將之貼合以後，成爲一張完整的地圖。

不用說，這一定是梶豪右衛門貼的。他一定是爲了遠行的方便起見，把二帖貼合，藏在刀柄裡面。

默兵衛奪取梶豪右衛門的長刀，完全是巧合。

他的原意，本來只是想捉弄一下梶豪右衛門，給這個倨傲無比的傢伙一點難堪，當個笑柄。

可是，當默兵衛擊敗豪右衛門時，說：「就請大人賜下這把長刀，當作見面禮吧！」的時候，梶豪右衛門竟然瘋狂般地高喊：

「你，你竟將那一把刀……！」

當時，默兵衛聽到他的喊叫聲，並沒有察覺到什麼奇特的意義，只當他是輸不起而一時亂了方寸，所以淡淡地笑了一笑，就繼續走了。過了許久，默兵衛又回想起這件事情，才懷疑到其中必有蹊蹺：

——這就奇了！

他拆下刀柄來一看，竟發現了這張地圖。不禁欣喜若狂，雀躍不已。再三地自言自語：

「原來是這寶貝！哈哈！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被松平藩所截拿下來的琉球財寶船，無疑地是隱匿在這張地圖上所指明的地點。

然而——。

夢殿轉推開地圖一看，竟然連一個地名都找不到，不知如何是好……。

只知道這是一個海浜，而且在地圖的中心處，寫著「奇異門」，如此而已，其它簡直一點綫索都沒有。

——奇異門！

全國這麼大一塊地方，要到那裡去尋找它呢？

「默兵衛——。」

「是的！——」

「你可曾聽說過奇異門這個怪名嗎？」

「這個……？」默兵衞低頭沈思。

夢殿轉又說：

「既然叫做奇異門，一定是個天然巖洞。你知不知道海浜有這麼一個奇異的洞窟？」

默兵衞又想了一想，抬起頭來：「是不是指若狹的蘇洞門？」

夢殿轉還不曾去過蘇洞門。但是，蘇洞門這個名字，夢殿轉却非常地熟悉。

幼時，夢殿轉總想不透自己爲什麼沒有雙親。他經常整天吵著奶媽，要奶媽告訴自己悲慘命運的原因。

奶媽的心裡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她告訴夢殿轉：

「少爺是由一隻海鳥抓來，丟在若狹之國一個叫做蘇洞門附近的海底的，那個海底住著一隻好怕人的魔鬼，整天欺負少爺。後來，海神看少爺好可憐，就命令大浪把少爺冲到一個叫做唐船島附近的岩礁上，奶媽有一天走過那裡，看到少爺躺在石筍狀的奇岩中間，就把少爺救回家了。」

奶媽在夢殿轉幼時告訴他的這些話，至今還鮮明地在他的腦海裡。

「蘇洞門嗎——？」夢殿轉的胸中一動，突然瞪圓了雙眼，若有所悟。

「岩礁海岸的景觀是非常壯麗的。像但馬的御火浦，越前的東尋坊，以及若狹的蘇洞門，都是異常靈秀的海岸。尤其是蘇洞門的壯麗奇絕，更是舉世無雙。」

「哦？——」

「這個蘇洞門是一片陡峭的岩礁，高達十寸，寬可一里，巍然聳立在大海之上，遠遠望去，就像一扇很長的屏風。這一片大岩礁的巨壁上，只有兩個地方可以泊船，那是兩扇自然鑿成的巨門。大的叫做大門，小的叫做小門，從門的入口處可以泊船上岸，也可以把船開進去避風。」

「一定就是蘇洞門，錯不了！」夢殿轉說著，往堤防上走去：「故意取了奇異門的名稱，又能騙過幾人？」

二十七

松平直元的長刀和短刀都被奪走了。十幾個水伕圍住他，有的拿木棒，有的拿長刀。

直元所握在手上的武器是石頭。

這個場面看起來，就像是貓在殺老鼠。——先將老鼠咬個半死，再慢慢地凌遲它。

除了已經睽違數日的太陽，偶爾從雲堆裡探出頭來看一眼以外，這個殘酷的殺人場面，連一個見證人都沒有。

直元已經身受數處重傷，艱苦地在鵝卵石上，一步一步地往後挪動著。他的背後，就是大堰川的激流。

「殺！——呵呵呵！」

一個水伕舉起長刀，逼進兩步，裝做要殺直元的樣子。直元慌忙地拋出石頭，又趕緊彎腰去撿……。

筋疲力盡的直元，已經連恐懼感都沒有了，只剩下本能的動作。

再這樣後退下去，直元就要栽進滾滾濁流之中了。

水伕們就是企圖把直元逼下河岸，讓他活活溺死。如果直元膽敢反擊的話，就要把他亂棒打死。

……終於，直元的後脚踩了一個空，趕忙又縮回來。

直元挺了挺胸，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兩眼之中射出了瀕臨死亡邊緣的人所特有的亮光。

「……」

沾滿了鮮血和污泥的嘴唇牽動了一下，似乎很想說些什麼，却又擠不出聲音來。

斜陽映照著直元的側臉，奇異的寂靜，籠罩著他那滿身污泥與鮮血的軀體。

水伕們突然莫名其妙地起了一陣寒意，靜了下來。

每個人都呆呆地立在那裡，沒有人想動。

直元一步接一步地，緩緩走向包圍著他的敵人。

「他媽的！幹掉他！」

人群中突然爆發了奪命的罵聲，水伕們像猛然從咒術中驚醒一般地，嘩啦嘩啦地鼓噪起來，齊向直元撲去。

夕陽之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窮弩之末的直元，逐漸移向河堤。

突然——。

水伕群中有個人口噴一道血箭，倒在地上。

「怎麼回事？」

旁邊的人一怔，回過頭來，才看到一道閃光，就已經被劈開了面孔，仰身而倒。

「他媽的！有同黨！」

「媽的！混賬東西！」

「渾蛋！窮浪人！」

水伕們丟下奄奄一息的直元，圍住突然殺出來的一個怪浪人，大聲地叫罵著。

「哈哈哈……！」瞬間就殺死兩個水伕的怪浪人，大聲地笑著。

白頭巾底下，有一隻灰濁的眼睛。陰慘的嘴角上，掛著吸過生血的快感。

十六夜十兵衛的出現，並非巧合。

他匆匆忙忙地趕到島田鎭來，目的是想要找到梶豪右衛門，趁梶還沒有渡江之前，將

梶殺死。

十兵衛總希望靠著他的武功，親手殺死梶豪右衛門。

想要找人，這兒確實是個絕好的地方。震怒的大堰川捲著駭人的濁流，任誰也不敢冒險渡河。

日下部兵庫的一夥人，目前雖然不知道在那裡，但是至遲在今日明日之間，一定會趕到島田。

十兵衛想在兵庫他們到達之前，收拾梶豪右衛門的性命。所以才走上河堤，準備到鎭裡搜查每一家旅店。

就在三天之前，十兵衛正要强暴中御門織江的時候，沒想到自己的同父異母兄——佐藤鐵馬，突然意外地出現在門口，插手管自己的閑事，結果雙方一言不合，演變成骨肉相殘的局面。

當然，以十兵衛魔劍的雄威，足夠在一劍之下殺死身受重傷的佐藤鐵馬。然而，十兵衛却沒有這麼做，他只用刀背重重地一敲，把鐵馬擊昏。

——劍魔的劍，也有生銹的一天！

三天以來，十兵衛爲了自己無法脫離血肉親情的羈絆，不斷地嘲笑自己。

胸中一股悶氣，正在無處發洩。聽到可是這邊的喧喊聲，忍不住血液沸騰，迅速地跑

過來。

正在飢渴著鮮血的白刃，在奪過兩條人命以後，很滿意地狂喜起來，將異乎尋常的快感，傳達到十兵衛的獨臂上。

殺這一群人就像切蘿蔔一樣，既容易又痛快！

相反地，對於水伕們來說，這可眞是一個最不痛快的經驗。每一個人都心驚肉跳地，如臨大敵。

雖然群情激憤異常，忍不住破口大罵，但是想到剛才一霎眼之間，就已經倒了兩個同伴，每一個人不禁都涼了半截，誰也不敢先動手去殺這個敵人。

——這個古怪的浪人，倒底是個什麼東西？

在水伕們的感覺裡，這個可怕的敵人簡直就是一隻妖怪。

骨瘦如柴的十兵衛，一手隨隨便便地提著沾滿血漬的短劍，沒有殺氣，更沒有所謂鬥志一類的東西。

在這群根本不懂得武術的水伕們看來，十兵衛提劍的姿勢實在不像個樣子，完全是個不會打架的白癡。

「這個傢伙是瘋子！——」水伕群中，突然有人大叫。

——不錯，這個傢伙是瘋子！

瘋子經常會有超人的力量，因爲他們經常可以激發超人的潛力。而眼前這個怪人竟然能夠在瞬息之間斬掉兩個人，不是瘋子又是什麼？

只要知道是瘋子，事情就好辦了。因爲，瘋子也只不過是瘋子而已！

「他媽的！幹掉！」

「把他揉成肉醬！」

大家終於想起了團結的可愛。

這一群慣打群架的水伕們，也懂得「兵貴神速」的道理，迅速地分向左右，奔跑在河堤的斜面上，在十兵衞的四周擺成了包圍的陣勢。

十兵衞像個白痴一樣地，任敵人把他包圍住。

水伕們看到十兵衞站立著的姿勢，都暗自好笑起來。他們判斷，要打倒這個白痴的肩、臂、手、腰、脚、或頭部，都是輕而易舉的事。而只要在任何一個部位打他一下，他就要應聲而倒。

「他媽的！」

一個水伕高舉著長刀，像劈柴般地對著十兵衞的後腦袋上砍了下去。

十兵衞緩緩地轉過身來，好像對背後的長刀渾然不覺。短劍在眼睛的高度上，從右向左橫掃了一下。

十兵衞這一連串的動作，說多慢有多慢，然而，劈下來的長刀却很快地被他閃過。說時遲，那時快——

水伕的脖子，竟然自己伸到短劍劃過的路綫上，連哀叫聲都來不及發出，頭部已經離開了身體，飛也似地掉落地面，拖著鮮紅的尾巴，滾了兩滾。接著——

十兵衞又跨出兩步，平靜地說：

「下一個該輪到你了嗎？——」

話音一落，有個水伕就像中了魔術一般，不知所措地把自己的頭伸向閃亮的刀尖。——

——這是怎麼回事？

——爲什麼一個接一個，簡簡單單就被殺掉了呢？

——眞是邪門！

水伕們面面相覷，臉上露出困惑的神色。

「來吧！下一個？」

十兵衞冷冷的視綫，緩緩地環掃一週。

殺機起得很快，胆怯起得更快。一群人的喉嚨裡，突然都不自覺地響起一種低沈的聲音。——

「殺！——」十兵衛高舉短劍，作勢地吼了一聲。

拿刀的丟下刀，拿棒的棒也不要了，一群人爭先恐後地拋下武器，四散而逃。

十兵衛不再理會他們，緩緩地走向河堤邊緣的草叢。

——這傢伙已經不行了！

十兵衛看了倒在草叢中的松平直元一眼，輕輕地縐起眉宇。

「咦？——」

眉宇縐得更深了！十兵衛直覺地感到，躺在草叢裡的這個武士，絕對不是尋常的人。

「喂！」十兵衛扶起直元，在直元的背上猛力拍了一下。

「喂！你是什麼人？有沒有遺言？」十兵衛又猛力地搖了幾下直元的肩膀。

直元的眼睛終於張開了，但只剩下一條小縫而已，視力也已經完全喪失。

「喂！」十兵衛再用力地搖了幾下。

「……啊，啊！……」直元吐出一塊烏血。

「有什麼遺言？快告訴我！」

「……啊！啊啊！……」

直元一面痛苦地呻吟著，一面凝聚起臨死前全身的力量，想要伸手去取出懷中的什麼東西。

但是，右手才伸進懷裡，就已經斷氣了。

十兵衛移出直元的右手，伸進去一探，摸到了一個小錦囊。他輕輕地拉出錦囊，解開繩帶。

錦囊裡面放著的，是一張疊成豆腐干大小的宣紙。

十兵衛展開宣紙：

「咦？——」他全身一顫，嘴唇陰陽怪氣地向下一撇，笑了出來。

二十八

這一條官道，稱爲若狹官道。

由東近江通往越前與若狹的這一條官道，沿途所越過的，大多是小山。唯一可以稱之爲大山，予人蒼鬱高聳之感的，只有位於藩界上的大杉山。其他都是一些平平凡凡的小山丘。

來往旅人可以投宿的市集當中，以熊川鎭爲最大。熊川鎭是個有名的驛站，也是個交易和轉運的中心。小浜藩的人如果有急事要趕到江戶去，都必須經過這裡。

近幾年來，熊川鎭裡逐漸熱鬧起來。因爲最近從日本海上捕到的魚蝦大量增加，爲了將這些魚蝦搬運到京都與大阪去，若狹官道上出現的「快運」大量增加，也促進了熊川鎭的發展。

在南海所捕到的魚蝦，必須經過伊勢，越過鈴鹿嶺，再行經矢走鎮，由大津裝船出海，送往京都。這一條搬運路綫很便捷，行動非常快速。

若狹的漁民爲了和南海的魚貨競爭，必須將下午捕獲的魚蝦略敷食塩，澈夜趕路地擔到京都去。

此外，若狹所產的木炭、油渣、穀物、魚干、木屐、菜籽、等等商品，也都必須走這條若狹官道，搬運到京都去。

京都人稱這些擔著各種貨物而來的人爲「若狹駄伕」。京都的幼童們，都稱之爲北方來的「怪物」。

這天早晨——。

若狹官道上，照例地有許多「若狹駄伕」絡繹不絕地往來著。

大杉山上，有一個人站在山腹的灌木叢中，俯瞰著朝陽中活動頻繁的若狹官道。

這個人就是日下部兵庫。

兵庫背後的松樹下，還坐著三個人，他們是兵庫的手下。

樹幹上綁著一尊大砲。這一尊大砲，是日下部兵庫親自指揮，一夜之中趕製完成的。

砲身是將一截圓木鑿穿而成。圓木的外皮已經剝掉，粘上一層一層的宣紙。粘劑是用封膠和鐵砂混合攪勻而成。這種砲，就是所謂的旱砲。

砲管的厚度爲寸半，木質軟硬適中，這種木製砲管的外面，如果只粘上普通的紙，只要打出一兩發砲彈，就會裂開，非常危險。可是，一層一層地粘上宣紙之後，就變得堅如鋼鐵，只要在開口處再鑲上一圈鐵絲，就絕對不怕它裂開了。

日下都兵庫在這一類技術上面，倒是出類拔萃。

砲管內已經塞進鉛丸，塡滿火葯。

「喂！」日下部兵庫回過頭來，叫了一聲。

松樹的陰陽下，有個人慢慢地站了起來。

「我再問你一次，梶豪右衞門是不是一定會走上這一條若狹官道？」

「除非從東近江到小浜之間，另外還有什麼捷徑……。」

「那倒沒有，可是……？」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婆婆媽媽的，未免也太多疑了吧？我說會來，就一定會來！」

答話的人，原來是十六夜十兵衞，難怪有手下對長官講話，敢用這種口氣。

十兵衞怎麼敢確定梶豪右衞門的目的地是小浜灣呢？說來也是一種巧合，那是松平直元懷中的宣紙告訴他的。

這張宣紙，原來竟是一張複製的地圖，和默兵衞拿給夢殿轉的那張地圖一樣，也是繪製著蘇洞門附近的藏寶圖。不但如此，這張地圖上面的記載，比默兵衞發現的那一張更詳

細，所有的地名都寫得清清楚楚。

可想而知——。

松平直元這個小侯爺，竟然放棄了自己的藩國，千里迢迢地趕去若狹，一定是知道了蘇洞門內隱藏著財寶的秘密，想要取得這些財寶，再找個地方去隱居起來。

十兵衛並沒有出示那一張宣紙，但是兵庫依然相信他。那是因爲兵庫曉得十兵衛曾經受雇於豪右衛門一段時間，他判斷十兵衛是因此而料到了梶豪右衛門的目的地。

「啊！快看——！」

官道上出現一個戴著天蓋的武士。

「會不會是他？」

兵庫問十兵衛，顯得有點心浮氣躁，手下們都站起來了。

「不會的！梶豪右衛門還沒有卸去職位，絕對不會打扮成浪人。再說，身材也不對。」

十兵衛輕描淡寫地加以否定。

然而，當他再仔細地看了那個浪人一眼之後，蛇一般的獨眼突然一亮：

——他也來了！

夢殿轉顧然也是指向若狹而去。

——他也要到蘇洞門去嗎？

十兵衛的肚子裡，已經決定好第三度決鬥的地點了。

……官道上的夢殿轉，根本就不知道十兵衛的視綫正盯在自己的身上，很快地走過十兵衛的脚下，馬上又消失在十兵衛的視綫之外了。……

……又過了半個時辰——

官道上出現了一群人。這群人似乎押著一批貨物。

從外表上看來，這一批貨物應該是交到火溝或朽木當地的侯府，遭侯府退回的一部份貨物。人群的後面，緊跟著出現一頂轎子，轎子後面，有幾個武士護送著。

十兵衛銳利的眼神，一直盯著這一群人。

終於，他拉了兵庫一把說：「不錯！一定是他！」

「哦？何以見得？」兵庫緊張地問著。

「你看！那個拉馱馬的苦力，走起路來的步伐，是不是有點不自然？」

「對！對極了！——那些苦力，毫無疑問地，一定是武士去裝扮的！因爲腰上帶慣了刀，所以走起路來不太自然，——還是你比較高明！」

兵庫說完，指著眼下，命令道：「快！瞄準那隻石猴！——」

官道旁邊有一間既老舊又骯髒的小廟。小廟前的草叢中，一字排著三隻石猴。只要瞄

準其中任何一隻石猴，就可以將走過廟前官道的目標，放在一直綫上。

兵庫點燃了火把，命令手下將綁在樹幹上的旱砲，重新再綁過一遍。

手下們異常緊張地忙碌著，十兵衛也有點緊張，手心淌著汗水，靜立不動。

……幾匹馱馬徐徐地走過小廟前面的官道。再後面，就應該是那頂轎子了……。

兵庫一看到轎子已經出現在石猴前面，即將擋住石猴，心裡怦然一跳，趕忙蹲在大砲的右後方，點著引信，飛也似地退到大砲的十步以外去。

令人幾乎窒息的瞬間裡，砲口噴出了白烟。

同時，砲身也猛然往後一震。

松樹沙沙地猛搖了一陣，突然——

「轟！——」

整座山隨著猛烈的爆炸聲震動了幾下。

不用說官道上的人了，連山腹上的幾個人，都感覺到一陣猛烈的震撼。

本來像蝸牛一般徐徐前進著的一行人，瞬間突然像飛狗跳地，亂成一團。

轎子在揚起六七尺高的土烟中被炸裂開來，馬兒縮起前腿，豎立起來，驚聲地嘶叫。

奔來跑去，亂成一團的武士和苦力，根本就不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沒頭沒腦地四散而逃了。……

「命中了！——」

兵庫在逐漸稀散掉的青色硝烟中，滿意地笑了。

接著，他走近大砲邊，彎下身子。

「唔！沒有裂痕！啊……？」

兵庫正要點著頭自誇幾句，突然發現十兵衛來到他的背後。回頭一看，臉上的笑容頓時僵住了。

一身骨頭的十兵衛，滿臉佈著狠毒的殺氣。

「……」

「……」

兵庫在十兵衛的沈默中，察覺了對方的意圖。一陣戰慄，襲遍了兵庫的全身。

「你，你……！」兵庫只說了這兩個字，喉嚨就不聽指揮，發不出聲音來了。

「日下部兄！閣下的任務，應該已經達成了吧？」十兵衛冷冷地說。

「什，什麼？——」

「取梶豪右衛門的性命，——這是你過去的任務！」

「……不！不！……」

「過去的任務已經完成，這裡再也沒有你的事了！」

「……你！不！……」

「後頭的壓軸好戲，應該由我十兵衛來演了！」

「……不！……我跟你拼了！」

一步一步往後退的兵庫，猛然拔起長刀，往十兵衛的頭部砍了下來。

這正是十兵衛所期待的……。

……兵庫的兩個手下摒住氣息，全身哆嗦，看著兵庫慘叫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倒了下去。

十兵衛看了他們一眼，終於頭也不回地走下斜坡。

他來到官道上，走近支離破碎的轎子邊，望著那血肉橫飛的屍體。

死著的一手一脚，已經不知飛到何處。

臉上雖然染滿血漬，扭曲得不成原形，但是梶豪右衛門那傲岸的神采，並未失去。

——死了！……

十兵衛在心中自言自語著。

一代奸雄落得這個下場，或許是罪有應得吧？

但是，這一種悲慘的結果，却未必能夠令人產生絲毫過癮或痛快之感。

每個人必然都有死去的一天，死後一了百了，似乎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像梶豪右衛門這樣，一生奸詐狡獪，害人無數，到頭來遭到如此令人慘不忍睹的報應，死後還要將屍骸暴露在大白書裡的官道上。這使得十兵衛想不透梶豪右衛門作惡多端的一生，究竟爲的是什麼？

——就這麼突如其來的一發砲彈，糊里糊塗地就被奪去了寶貴的生命，連想都來不及想吧！……

——浪費生命！毫無意義！完全就是空忙一場！

十兵衛想到這裡，猛然意識到自己一時的感慨，嚇了一跳。

「我這個人，今天是怎麼搞的……？」

他喃喃地自語著，又看了梶豪右衛門的屍體一眼，轉身離去了

二十九

由小浜到蘇洞門大約要坐十幾里的船。船從小浜出發，穿過十浜灣，往東繞過形成小浜灣一岬的松之崎小半島。從那裡開始一直到久順夜山之間的五六里路上，都可以看到海岸上千奇百怪的花崗岩，拼湊成一幅美麗壯觀的海上風景。

這天——平靜無波的小浜灣上，泛著一葉扁舟。

小舟上坐著的，是夢殿轉和默兵衛。默兵衛的臉上，展開了難得一見的微笑。

昨天早晨，比夢殿轉晚了兩個時辰出發的默兵衛，走過大杉山下的官道時，看到了梶

豪右衛門慘死的現場。

「眞是因果報應！」

默兵衛向夢殿轉敍述完以後，作了如是的結論。

「假如眞有因果報應這回事的話，那我也很危險了！」夢殿轉以一轉沈重的心情回答。

天亮之後划出一舟，夢殿轉的心情還一直沒有開朗起來。

强敵已經死了，夢殿轉並不歎息沒有親手殺死他。

不管是誰下的手，至少也眞的讓梶豪右衛門死得「轟轟烈烈」了！

這件事情，到此暫時告一段落。以後，生存下來的人只要按圖索驥，取得財寶，事情就該完結了。

理性可以做如是的判斷。

然而，積存在夢殿轉胸中的感慨，越來越沈重，越來越昏暗，根本就不能夠靠著理性去排除。

堆積如山的巨額財寶，應該由需要它的人去取得，才算有意義。而夢殿轉却一點也沒有這種卽將獲得巨額財寶的喜悅。

小舟划出小浜，沿著內外兩個海村半島的西岸，瀏覽著小浜的名勝之一——二兒島。

灣口的另一岬是大島半島，現在所繞過的是松之崎半島，夾住了小浜灣。

一到這裡，海浪突然間高起來。

一望無際的日本海，在小舟的兩邊展開。船首繞過松之崎半島的尖端以後，向東一轉。

夢殿轉沈重的心情，突然消失。他的視綫和心情，被展開在眼前的陡峭岩礁奪走了。

巨大的岩壁上，縱橫交織著紅、黑、青、綠的綫條，從山頂到山脚之間，削得陡峭，有數十丈之高。

這裡有太古的形象，有原始的遺跡，奇絕壯麗，如果只用屏風來形容，那是絕對不夠的。

不久，小舟搖搖擺擺地引經白堊巨壁旁邊。

巨壁上，排列成花房狀的岩巢下面，赫然出現了兩個以岩礁爲柱的洞門。

——奇異門！

夢殿轉在內心裡暗暗地讚歎了一聲。

「夢殿大人——。」默兵衛指著洞門：「我相信財寶一定藏在那裡！」

「……」夢殿轉沒有回答，緩緩地抬起視綫。

聳峭的岩壁上，懸著一道美麗的瀑布。瀑布的下方站著一個人，從小舟遠遠地望過去，瀑布下的人影像是一隻小螞蟻。

——果然來了！

夢殿轉的心直往下沈。

臨著海風，飄飄然佇立在瀑布下方的人，毫無疑問地必定是十六夜十兵衛了。

「默兵衛……。」

「唔？」

「最後還有一個人要死……。」

「怎麼說？——」

「你看看上面吧！」

「啊！——」默兵衛仰頭一看，緊張地發出一聲驚叫。

小舟穿過了「大門」。

大門邊有一條小徑，由岸邊沿著斜坡伸到山頂。

夢殿轉跨下小舟，毫不遲疑地走上小徑。

終章

厚雲的一角崩潰了。一道光束自裂開的雲隙裡鑽了出來，穿過了灰暗的空中，筆直地

照射到地面上。

象徵著神的意志一般的光芒，將掛在白堊巨壁上的瀑布，染上了奇妙的淡紅，也照亮了洞門裡外的海岸。

默兵衛從小舟中仰望山頂，閃著亮光的眸子裡，映出對峙在絕壁頂端的兩條身影。

十六夜十兵衛終於獲得了和夢殿轉第三度決鬥的機會。兩人一言不發地對峙著，時間在異乎尋常的寧靜中悄然溜去。

他們兩個必須有一個倒在此地。

這是最後的一戰！

十六夜十兵衛除了殺死强敵的念頭之外，已然調整呼吸，進入渾然忘我的境地。

胸中已無一絲雜念，隨時可以在鬥志奔騰的一剎那，暴發出最洶湧的洪濤。……

……另一方面，夢殿轉却被捲進了迷惑的狂流。

爲了天皇帖和大內帖，已經死了多少條人命？

生命的價值，難道比不上巨額的財寶？

即使是天下最貪的人，到了生命的尾端也一定會感到空虛。爲了取得金銀財寶而累積了一生的惡業，假如到頭來所必須面臨的只有一死，該有多麼空虛呢？

每一個人在聽到死亡的敲門聲時，必定都會忘掉所有的慾望，想起人生的空虛與悲哀

。

尤其是被一隻惡虎逼到死角上的人，在他的生命決定性的一刻裡，該有多少悲慘的迴響盤旋在他的腦際。

現在，藏匿著巨額財寶的奇異之門就在脚下，而兩個人世間的倖存者，却必須爲此一決生死——。

夢殿轉被這種迷惑和空虛的狂流吞沒了。

——假如戰勝而取得財寶，就能夠說是獲得幸福了嗎？

夢殿轉的心意，不知不覺地流露在臉上。

突然——

十兵衞眼中的寒芒一閃：

「夢殿轉！你竟敢侮辱我？」十兵衞的聲音，是從齒縫裡擠出來的。

他看到夢殿轉異樣的表情，以爲對方是在侮辱自己。

「我沒有侮辱任何人，只是想到決鬥的無意義！」夢殿轉的臉上，依然籠罩著一層迷霧。

「無意義？哈哈！我不懂什麼叫做無意義！」

「不管決鬥的結果如何，都沒有絲毫意義！」

「住嘴！咱們兩個各憑眞本事一決勝負，誰也不用顧慮後果！」

「不！……我們往日無寃，近日無仇，只不過在無意中變成宿敵，何必爲了毫無意義的勝負心，就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呢？」

「一派胡言！劍道者，立證也！殺或被殺，如此而已！和寃仇根本就扯不上關係。」

「哈哈哈……！」夢殿轉的笑聲中，充滿了悲壯與淒涼：

「在世厭之，亡後思之，是嗎？——十兵衞！」

「不用多說！」十兵衞迅速地滑出一步，空臂的衣袖落了下來：

「看劍，——」

「……」

海風送來十兵衞全身的殺氣，夢殿轉兀立不動，僅僅抽動了一下眼肉。——

從天上直射下來的光束，突然消失了。

滿天的烏雲鎖住了碧空。

「……」

「……」

十兵衞的短劍飛快地刺出之後，夢殿轉只撕去了縛劍的繫絲，迅速地滑向右方，正好站在斷崖的邊緣。

夢殿轉的應變行動，出乎十兵衞的意料之外。

十兵衞在短劍出鞘的瞬間，算計過夢殿轉必定不敢退到斷崖邊緣，所以出手的方位，指向夢殿轉的左方。

假如夢殿轉眞的移向左方，後果就不堪設想。

兩人的眼光交換著騰騰的殺氣。

從此以後的一舉一動都不能有絲毫瑕疵！

「……唔！」

十兵衞將衝喉而出的低吟聲音吞了下去，斜舉獨臂，擺出旋轉自如的架式，短劍控制住夢殿轉的左右方。

夢殿轉雖然出奇不意地躲過一招，但是他所選擇的位置，却是最危險的斷崖邊緣。再往後退兩步，就非得摔下數十丈高的絕壁不可！

夢殿轉之所以選擇這個最危險的位置，是採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戰略。

對方的心靜如止水，鬥志高昂。而自己的心却竄流不定，意志消沈。爲了彌補這種精神力的差距，所以夢殿轉寧可背水一戰。

當然，十兵衞必定也看得出夢殿轉這種誓死的決心，所以並不敢有絲毫的大意。

然而，有一件事是非常明顯的。——在這一場對峙之中，握著先機的是十六夜十兵衞

，而不是夢殿轉。

十兵衞必須在一擊之間擊斃敵人。

他的胸中充滿了自信，因爲他曾經苦練獨臂劍法一年，而這一套獨臂劍法，正好又是以一擊斃敵爲主，可以說是「新十六夜劍法」。

十兵衞胸中的自信，驟然溢出——。

× × × ×

「吔！——」

巨壁的頂上，有人發出了撕裂天地吼聲。

一直盯著上面的默兵衞，看到一條身影宛如猛虎般地，向著斷崖邊緣上靜立不動的另一條身影猛撲上去。

兩條身影即將接觸之際，受攻者的身影，竟猛然往後滑動。

「啊！——」

默兵衞閉上兩眼。

兩個格鬥者只發出一個聲音，就不再有任何動靜了！

默兵衞心驚肉跳地張開眼睛。

斷崖的邊緣上，只剩下一條身影。……

……夢殿轉提著長刀，正搜索著遠處巨壁的下方。

十兵衛從那裡摔下去，身影已經消失了。夢殿轉此刻還想不透自己是如何得救的？

十兵衛雷霆萬鈞的一擊，夢殿轉根本就無力招架。千鈞一髮之際，夢殿轉向後滑退了兩步。

眞正領悟這個後退動作的正確，是以後的事。

十兵衛萬萬料不到夢殿轉還敢後退。

一擊落空的十兵衛，暗叫一聲：

——不好！

間不容髮地，立刻施出第二擊。

夢殿轉連閃了兩下，最後把身體伏在地上，才勉强地躲過——。

十兵衛越打越慌，最後的一刺去勢過猛，脚底踩了一個空，終於摔下數十丈高的斷崖。……

……夢殿轉的胸中，沒有一絲勝利之感。

這個可畏的敵人，只不過是一時失手而已。

——在世厭之，亡後思之！

夢殿轉想起剛才在十兵衛面前所說的話。

所留下來的，確實只有空虛與悵惘！夢殿轉輕喟了一聲，無限感慨地站立在那裏。

× × × ×

「轉大人！——」

夢殿轉聽到默兵衛的叫聲，轉過身來，從懷中取出地圖。

默兵衛看到夢殿轉一語不發地把地圖撕成碎片，不覺一怔。

「轉大人？……」

「唔？……」

「您要做什麼？」

「丟掉！」

「丟掉？——」

「不錯！……」

夢殿轉將撕成碎片的地圖往海裡一扔，空虛的眼神目送著繽紛的雪花徐徐散落。緩緩轉過身來：

「這東西一到人手上，就會產生無數的罪惡，還留著它做什麼？……」

「可是，那些財寶……？」

「那些財寶在岩石底下，和一塊泥巴沒有什麼兩樣，你說是嗎？」

「是的，可是……？」默兵衛一時無法理解夢殿轉的心情。

夢殿轉又緩緩轉過身去，眺望著縹渺的大海：

「……倒底是自然太大？還是人類太小？……」

× × × × ×

「無風亭」。——

這塊掛在雜木林中的船板匾額，今天還在那裡。

掛上這塊匾額的主人，雖然已經遠離塵世，但是，他的住房仍舊飄逸著風雅的氣息。

夢殿轉慢慢地走進庭院，感慨萬千。

剛才站在匾額下，差一點就要大叫主人的名字，夢殿轉苦笑了。

回來了一個不該回來的人。

夢殿轉抱了千枝一夜，第二天就不告而別。

那是暗示自己不會再回來的意思。

夢殿轉放輕脚步，走到屋後。正要走過洗手台，夢殿轉看到一個幼童從洗手台的後面站了起來，看到不速之客而大吃一驚：

「哎！」

夢殿轉忍不住微笑了。

一個好可愛的小孩！

「寶寶是這一家的人嗎？」

夢殿轉輕聲地問，小孩點了點頭。

「跟誰住在一起？」

「阿姨。……」

「阿姨？……」

夢殿轉覺得這個幼童很面善。

——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呢？

夢殿轉拼命地想，却怎麼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這時——。

「敏也！敏也呀！……你在那裡？」

屋內有人喊著。

——千枝！

夢殿轉抱起幼童。

幼童一點也不怕，瞪大了眼睛看著他。

有人打開紙門：

「……啊！」千枝爲了突如其來的意外，怔在那裡。

「千枝，我回來了！」夢殿轉笑著說。

「不！不！……」千枝猛搖著頭。

「那，那孩子……。」千枝指著幼童，聲音在發抖。「你，你竟然抱著他……！」

「我抱著他有什麼不對嗎？」

「是，是的！」

「爲什麼？」

千枝因爲興奮過度而口乾舌燥，不得不喘一口氣：「那是你的孩子！」

「什麼？——」

「我說，他是你的孩子！」

「眞的？」夢殿轉重新打量幼童。

——這個孩子？

「那是怎麼回事？」

「敏也是清姬公主生的……。」

「嗄！」夢殿轉突然全身發燙，凝視著幼童：

——這孩子是我和清姬的結晶！

夢殿轉開心地笑了。

千枝坐在走廊的地板上，手托著腮，兩眼一直盯著夢殿轉。

——這一刻，讓我等得好苦！

千枝從心底裡露出幸福的微笑，陷入了沈思……。

本局出版

——日本劍俠叢書系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荒城浪人（美男城）	孤劍奇異門（上、下）	遊太郎傳奇	最後勝利者	猿飛佐助	新選組風雲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司馬遼太郎著
王家成譯	蘇遠謀譯	譚英凱譯	王家成譯	蘇遠謀譯	
售價48元	售價（100元）	（排版中）	（排版中）	（排版中）	（排版中）

「健康叢刊」

①睡眠健康法

蠣崎要著　王家成譯　售價40元

睡眠與健康有直接的關係。

人們常說八小時的睡眠最正常，然而却有人睡十小時，仍顯得萎靡不振，也有人只睡五小時而精力充沛。其實最重要的並不在於時間，而在於睡得熟不熟。

此書從各種角度廣泛討論關於睡眠的方法或條件，期望本書對苦於失眠的人，渴望更健康的人，有所助益。

②奇蹟活現經脈美容術

月乃桂子著　林振輝・陳炳崑譯　售價45元

本書榮獲國際美容獎，是日本理學美容研究會副會長月乃桂子的精心傑作。

經脈美容術，不但排除了現代生活的緊張，更進一步地促進精神的安定和身體的調和，成功地創造了最優秀的健康美。本書一出，舉世震驚，是首次公開卓越的美容術臨床實證效果。

「生意經」

①股票致富68秘訣

足立真一著　簡文祥譯　售價50元

足立眞一是位傑出的股票專家之一。他的優點是：①能一眼洞穿股票價值的所在。②就事論事，從不隱瞞那種便宜又可賺錢的股票是該買的。

本書正是股市低沈時，買股票賺錢者的最佳指南。

——會作生意的傢伙——

②遍地是黃金

龜岡大郎著　王家成譯　售價40元

——稍一模仿便成功的方法——

開始創業或事業呈現呆滯時，最重要的是讓腦筋柔軟地動一動。本書是那些稍微動一動腦筋便賺大錢的人們的列傳。只要讀完這本書，您便獲得了賺錢的頭腦。

並非「只有有錢人才能錢滾錢，賺錢」，本書以衆多的實例，公開「會做生意的傢伙」的秘密，傳授通向成功的寶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出版

孤劍奇異門

售價50元

原著者：柴田錬三郎
翻譯者：蘇遠謀
出版者：南國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者：林維實
台北市晉江街十八巷二號
電話：三四一〇二四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六一號
總經銷：明德書局
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六號
電話：五九二〇一〇八
郵政劃撥：一〇二四三六號
承印者：福峰彩色印刷公司
三重市福德南路二四巷二之三號